

史學叢書

漢書注校補

第三冊

顏注曰黃治在郊祀志壽昌奉郊祀志云黃治變化注晉

灼曰黃者鎔黃金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

大約如隋經籍志金丹節度金丹藥方唐藝文志燒煉藥

之類本書對向傳向得淮南鴻寶苑說書無術重道延命方

上言黃金可成卒不驗論久得詳皆此類書也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

壽昌案周世多良醫除秦和秦緩扁鵲外如周禮天官疾醫

疏引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蹇之病使子明炊湯子

儀脉神子術案摩又中經薄云子義本草經一卷義與儀一

人也亦周末時人扁鵲有弟子子陽子約見史記本傳漢有

倉公若非史公立傳早晚昧矣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精醫

無傳其弟子臨菑宋邑濟北高期王禹太倉馬長馮信高水

杜信臨菑召里唐安皆傳公學亦無傳晉元康中裴頡謂醫

方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葢醫為生死所係

如此劉歆有方技略而班立列傳無此一門終是闕典

陳勝項籍傳第一

陽城人注地理志屬汝南郡

齊召南云陽城據志屬潁川不屬汝南注誤壽昌案潁川郡

有陽城是縣名汝南郡亦有陽城是侯國則未定勝所籍之

陽城何屬不得遽謂注誤也又案此師古照漢地志言之若

秦時祇有潁川郡無汝南齊只兼地理志正之義亦未備

勝廣皆為屯長

顏注云人所聚曰屯為其長帥也壽昌案屯長如里長亭長

之屬不能稱帥也彭越傳有較長猶此類自官志下有屯

屯長一人比二百石殆秦時有此官漢因之

夜篝火

史記作篝火徐廣注篝籠也此作篝火古以結起輝之蓋構

本訓結荀子怨之所構注訓結又選魯靈光殿賦觀其結構

頗意謂結物以起火也

袒右稱大楚

壽昌案國策齊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

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本書周勃誅諸呂又以爲劉者左

袒合於眾蓋左右無所區別但以下一時眾心之從違耳上

氏應麟引儀禮觀禮左右袒以證周勃事則此陳勝倉卒造

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嚴謹門中

守令通鑑作守尉胡三省注謂一史令下脫尉字而通鑑尉

上缺令字也壽昌案陳屬淮陽國係高祖十一年置此在秦

時陳當為秦潁州郡屬縣故有守令守丞等官尉位卑或在

所略也劉攽謂秦不以陳為郡何龐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

者耳攽放此說亦本於張晏云郡守及令皆不在非也陳

止是縣言守令則守非官與下守丞同也則皆字是衍字然

觀下圖榮陽李由以三川守守榮陽則守亦何嘗不守縣乎

劉氏權守之說通鑑胡注取之愚以為班書於守丞名氏尚

不記何能記其官之為權守與真也顏注守郡守令縣令則

皆字自不可去顏又云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

丞故曰守丞壽昌攽縣亦有守丞不必郡丞平時倉頡廟碑

碑陰題名衙守丞臨晉張疇字元德衙固左馮翊屬縣也亦

雲傳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華陰京兆尹屬縣也

謹門注晉灼曰義關師古曰謹門謂門上為高樓曰望者耳樓

亦名謹故謂美稱之樓為麗譙

壽昌案謹門若今望樓然謹無訓麗義說文謹燒燒也謹志

呼也廣雅呵也廣韻實也方言謹也齊楚宋衛荆陳之間曰

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言相責讓曰謹讓謹門者設重門

以譏祭出入有呵責之義謹亦非美麗設樓望遠有何美

麗可言蓋麗即麗櫺集韻屋棟也莊子秋水篇梁麗注與櫺

通一曰屋棟一曰重名列子力命篇居則連麗注同湯問篇

亦作麗櫺即此麗字麗謹言於屋棟以謹訶出人也與謹門

同義特辭有上下耳

監諸將巨西擊榮陽

周文陳賢人也

榮陽屬河南郡河南在秦時為三川郡李斯子由即守其地

高祖紀應劭注周章字文自應稱周章為是此乃變文稱字

與紀不合下又云周章軍已破不稱周文

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栢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

方扶南曰柱國祭賜勸陳涉賀武臣之策在張良勸高帝王

尊信前事有成敗名遠有顯晦矣

汝人秦嘉鋒人董縱符離人朱錐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

壽昌案董縱即功臣表成散侯董澤也深縱傳寫異此五人

皆勝初立為張楚王之將卒皆以戰死獨縱從漢立功獲爵

至元孫

諡曰隱王

壽昌案荀紀楚人葬之碭諡之隱王蓋勝雖為其御莊賈殺

以降秦其弟人呂臣復殺賈而為楚故葬與諡皆自楚人也

徵兵復聚

壽昌案復聚復相聚也如注作聚欲非聚欲是兩義聚可兼

訓為欲邪

影涉之為士沈洪者  
秦影史記作夥顯注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案又言顯者助

聲之辭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庶物夥多驚而侍之故稱夥  
頤也壽昌攷方言齊宋之間曰巨曰碩凡物盛多謂之寔齊  
宋之郊楚魏之際曰夥是非得楚語然也說文繫傳禦字注  
引史曰禦乎涉之爲王歎歎者也禦即夥亦無頤字顧夥僅  
訓多用爲驚詞之辭無頤字則音義未足頤雖無驚義而有  
貽音唐韻頤與之切正韻貽虛之切西都賦猶愕貽而不能  
陪李善注愕驚也貽驚貌夥頤今吳楚人乍見物之盛多者  
驚呼曰夥嗒俗轉呼作呵呀皆此音也此應从史記疑轉寫  
脫去頤字耳

夥涉爲王由陳涉始

壽昌案以一夥字加涉上如世俗之譚說也大如車丞相徵  
如王尊傳之朋張築酒趙放皆是

梁嘗有樓陽遠

壽昌案訟辭所及則追捕故謂之遠見刑法志遠繫注

吳有奇士桓楚

壽昌案此卽後羽殺宋義使報命於懷王之桓楚此時項梁  
特令羽殺其名以入後此人亦別無所見

楚雖三戶事案必疑

注蘇林曰但今有三戶在其德深足以亡秦壽昌案下云羽  
使蒯將軍引兵渡三月注服虔曰渚水渚也孟康曰在郢西

三十里是三戶實地名不得如蘇說

立曰爲楚懷王從民也

壽昌案與上陳勝傳迺詐稱公子扶蘇項其從民也同  
用意故復此四字

北阮馬服注賜號馬服

注馬服當作馬服君

於是韓生說羽曰

案楊子法言重黎篇韓生作蔡主沐候作木矣斬韓生作亨

之亨卽烹也

取卽公申陽者張耳贊臣也注取卽縣之老人也姓申名揚

申陽旣爲張耳愛幸之臣非老人可知稱曰公必張耳時借

稱如楚之葉公白公也注以誤前之南公服注亦云南方之

老人齊召南云案南公自是姓南處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土

識廢與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本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

時人在陰陽家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此亦可證取卽公

之非老人又案當時稱公者多本傳稱縱公薛公滕公侯公

皆戰將非老人後又有知星之甘公范陽令徐公中大去體

公

迺爲高祖置太公其上

太平御覽百七十六引郡國志曰滎陽縣有大武城高祖與

項氏各在一城東城有高壇卽項羽置太公於上處今名之

曰項羽堆亦呼爲太公臺

有美人姓虞氏

史記作有美人名虞壽昌案婦人從夫姓卽以己姓爲名後

世猶然也後書曹世叔妻班昭字曰惠班晉李恆妻衛謙稱名曰李衛元趙孟頫妻管道昇稱名曰趙管皆是

肥儀之地

史記作肥美

兼韓魏越宋衛中山之眾

史記楚楚齊趙此無楚齊非是四賢中有孟嘗春申何得不

將楚齊敘入

南越杜赫

壽昌案呂氏春秋不廣篇南越可謂知用文武矣注南越趙

之中牟人也論大篇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注杜赫周

人杜伯之後

帶他兒員王廖

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兒員一篇師古曰六國時人蘇氏易林

益之臨曰帶季兒員明知權兵將師合戰破不能當趙魏以

強據此則員當為趙魏人未知帶季即帶他石史記索隱引

呂氏春秋曰王廖員先兒員員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文選

佐同案此見呂氏春秋不二篇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

也兒員作兵謀貴後

材能不及中庸

中庸史記作中人壽昌案中庸古止訓中人庸人非美稱也

唐劉知幾史通兩稱中庸俱作中人解可證

兩免名釋陌之中

史記作偃起兒即勉古今字也

張耳陳餘傳第二

官為外黃令

史記作宦魏為外黃令壽昌案魏滅於秦始皇廿二年耳尚

及見公子母忌之死在始皇四年耳即以其時為外黃令至

此已十八九年又云耳少時為母忌客則亡命外黃令時不

過二十餘至秦滅魏以千金購求之耳幾四十矣

富人公乘氏

壽昌案公乘秦第八稱此皆陘之富人史以審氏之失其姓

也匈奴傳有漢校尉公乘音是皆以審為氏

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

壽昌案耳令外黃秦滅魏以千金購求之宜也餘並未仕乃

亦購以五百金益秦時阮儒餘好儒術且有賢名也

號武信君

武臣號武信君尚在項梁前此豈當時美名武臣號於前梁

復襲之以威狄邪

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

前云吳廣周文此復云周章與陳勝傳同班史獨於周章若

此他人尚不然

相國房君諫曰

陳勝傳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後即稱柱國曰不稱

房君此稱相國房君蓋當隨亂時官無定制柱國相國從其

傳者稱之耳

王離圍之

離斬之手

追殺趙王歇襄國

韓信傳云高祖王歇不云彼之襄國此史家詳略互見非情

事有異也

要之置雁注文類曰置人廟壁中以伺高祖

壽昌案田儻傳至戶鄉設置注臣竇曰應置謂置馬以傳驛

者孟子速於置郵注置驛也此置字當作此解應即寒削之

厠言要之於置中之厠也

曰私問之

裴安注曰以私問之臣贈曰字多作私謂以私情相問也

壽昌案裴安及所說知古漢書本有作和問者和與私字相

近轉寫耳誤也

問之儀取前

顏注曰儀與者編竹木以為與形如今之食與矣壽昌案公

羊文十三年笥將西來也注笥者竹篋一曰編與齊魯以此

名之曰笥食與是唐制殆即舊唐書與服志開成木所乘之

篋子也謂之兜籠亦呼兜子

印視世公

史記作印視曰世公邪

尚魯元公主如故

壽昌案昭雅尚上也云崇也前云說以尊君故

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承亦有御承之意古者王姬曰王嫁

後世公主適夫家曰降皆不故敬尊之意顏注未明

魏豹田儻傳第三

答為其民約降約降定答自從

顏注云但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方扶南云師古注魏德答

為其民約降乃不能得之於民而民服自約於章部當是時

約猶未知約成否及約降定答自殺則自知民畔不死而民

亦必死之故自殺絕非答自約降又無欲全民之本末而亦

妄為仁柔之高度不顧本文之無驗一若徐偃王之為者誤

矣案魏答本非民立立之者特周市市殺亡而民懸不附答

此灼然之勢也壽昌案符與儻皆以秦二世元年秋九月各

立為王以二年六月同為章部敗死共十月

際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弑殺奴

服虔注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故詐縛奴以誣也壽昌案據

服注則皆後漢時王殺奴婢可不告官矣今時不准擅殺如

古制

楚懷王曰田儻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

壽昌案項籍傳作項梁語此作懷王語者蓋楚懷之立由項

氏時有美言義舉皆歸之項梁至後始能別自其言出自懷

王也上魏豹傳楚懷王子豹數千人復初魏地皆懷王事之

傳見者

守相田光走城陽

田汝成曰田光有二曰先生者見信陵君傳曰守相走城陽者見田儵傳言昌家田廣之相為田橫橫之次為田光故稱

守相也

橫來大者王小者乃族耳

顏注曰大者為橫身小者其徒屬劉奉世曰高帝特召橫耳

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亦不失為族爾詳語意豈謂其徒屬

哉壽昌案劉說是也玩橫橫語是專召權並未令其率眾來

也大小以俗言亦專指橫說

至尸鄉廢置

文選李善注引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皇帝召田橫至尸鄉

目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焉尸鄉續郡

國志引帝王世紀曰尸鄉在偃師縣西三十里春秋時曰尸

氏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之師于尸氏即其地也

嗟乎有曰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

史記作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

不賢乎哉班史以有以二字屬下讀不另作句符紀嗟乎下

省有以二字更下加立為一字豈非作豈不全似後來文法

通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諫而

歸及其諫東鄉可曰爭天下注師古曰高紀及韓彭並處傳

皆稱斯說豈是王韓信之餘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

誤錯乎

壽昌案高祖紀拜信為大將軍罔以計策信對曰云云與此

微有詳略信即淮陰侯也而韓彭英處傳並無此段語不知

師古何以云然又案史記韓信說韓王曰云云集解徐廣曰

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與此傳同是高紀有誤從傳為長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

專死者輕生不能謂之勇專生者惜死不能重其任

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黃

曼邱姓臣名王姓黃名觀史記陳稀傳乃各以千金購黃臣

等可知又兩人皆曰土賈人亦見稀傳

胡騎稍稍引去

各本俱作胡騎稍引去惟宋景祐本作稍稍與此同

胡者全兵

言胡全用銳利之兵以殺敵加刀矛戈戟皆是無楯鎧之類

以禦弩矢也

令王黃等說誤陳稀

此誤字即詳談之誤

姊弟說

孝武時兒寬有重罪繫說諫之上感而寬見劉向傳又案

功臣表韓頰當論壯矣嬰論哀矣說論歷矣

相世費幼為忠臣

壽昌案幼為忠臣語不甚可解功臣表陽都敬侯丁復注為

將軍忠臣侯亦有忠臣字若後書趙溫傳建安十三年以辟

以全曹操子不爲操操怒奏淵時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  
時操久封武平侯是如功封列侯得稱忠臣必漢制如此不  
然曹操奏劾人豈肯自稱爲忠臣耶○後書鮑昱傳帝報曰  
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案昱父永封關內  
侯非列侯羊續傳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家續先七世二千  
石卿校祖爲司隸校尉父爲太常其先並未以忠節著是世  
卿之家亦可稱忠臣長沙王吳芮傳高祖定著令稱芮爲忠  
功臣之名忠臣或肇於此也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注  
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疑亦是紀述功臣也

馮復封與弟增爲龍領侯又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  
龍領侯薨子持弓嗣

功臣表增作曾增兄子岑岑作共持弓作敵弓一本作敵與  
傳絕異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

長沙周壽昌撰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迺行營高燥地

案營度也

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

案南昌爲下鄉所屬亭名與豫章所屬縣名異史記案隱曰

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

吾哀王孫而進食

秦時多六國諸王失國之後故以王孫稱之

爲連敖

功臣表作入漢爲連敖票客史記功臣表作連敖典客案隱  
云典客漢表作票客知票字本作粟也又百官表有治粟內  
史無都尉其驛粟都尉係武帝時軍官不常置也下信又官  
治粟都尉殆亦軍中偶設之官時漢制亦未定也又案連敖  
功臣表如氏注連敖楚官左傳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  
也時功臣內以連敖起家者尙有柳邱侯戎賜隆盧侯周覽  
河陵侯郭亭朝陽侯華寄若煮彘侯革朱則以越連敖入漢  
知當時不獨漢有此官也

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

至南鄭爲高祖元年夏四月時項王立沛公爲漢王都南鄭

諸將及士卒皆思東歸故多道亡



信再拜賀曰唯

史記唯讀若惟屬下句讀

特劫於威彊服耳

史記威彊之彊讀平聲不斷句彊下無服字

何不散

散訓解散又散敗也何不散言項王之眾聞此有何不解散

也顏注滯又案下漢兵敗散而還足證散字之訓敗散也又

有散走字是訓解散也

關中民戶知之

史記作威知之宋祁新唐書長孫后傳安業向遇妾不以慈

戶知之即用此三字顧炎武謂殊不成文殆偶未檢此書邪

合齊趙共擊楚彭越

西漢年紀敘異云楚方擊齊於城陽齊安得助漢入彭越意

齊字後人妄加耳壽昌案項羽傳云田榮弟橫反城陽田榮

傳云橫反擊項羽於城陽是齊反擊楚非楚擊齊也時齊復

織與楚爲讐故漢乘其勝而令之共擊楚亦情也似齊字非

妄加親句云共擊可知若僅令趙何必云共也

信復發兵

發兵史記作收兵壽昌案收字是高祖本紀二年云韓信亦

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榮陽南京索間破之卽此

役也

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

呂木與伍度軍

魏史記作伍壽昌案功臣表祝阿孝侯高邑注云屬淮陰罷

度軍破項籍及稀侯則此役高邑爲有功或卽其所畫策也

班故於此傳不詳而特詳於表

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

案禮古者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事師之禮師東鄉坐弟

子西鄉大戴記載師尚父進丹書武王東面立師尚父西面

道丹書之言禮記正義引皇侃說以此爲王廷之位若尋常

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壽昌案漢初禮以

東鄉爲尊如王陵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辱陵母也周

勃傳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勃自尊也皆與此類

於是用廣武君策

廣武君自此遂不知所終案通志姓氏略左車氏爲廣武君

李左車之後是廣武尙有子孫也

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

錢泰吉曰前爲左丞相位滿何下今爲相國位何上壽昌案

此說誤漢左右丞相設於孝惠高皇后時此左丞相虛稱也

樊噲亦爲之相國設於高祖十一年此則拜信爲趙相國也

故俱不見百官表

楚亡亡龍且項王恐

宋祁曰以疑作已壽昌案以已字古通用本書尤多在讀者

自知之不必改亦不勝改也禮檀弓下則豈不得以注以已字同廣雅釋言已也以易損卦已事過往詩文王傳帝乙已

上也禮雜記注而亥已殺釋文混云已本作以又本書以字皆从古文寫作巳與巳形近故巳已兩字更多通用又案卽卽作以本字文義自可通以猶困也楚因亡芈且而項王恐也背之不祥

祥下史記有雖死不易四字

實不能死死之無名

史記兩死字皆作殺殺殺者專就少年言死者兼己身言也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

案榮陽之役鍾離昧實在行間雖漢會圍之而未得想楚圍漢榮陽時昧必致死力故漢怨之甚也陳平傳稱昧爲項王

骨鯁之臣以金縱反問於楚軍首問之卽昧爲楚重將可知漢所引不擊楚已昧在公若欲捕我已媚察

案此當從在字斷句今多從公字可讀是信匿昧而漢已知之信不且以黨叛被誅哉

後陳翰爲代相監邊辭信

史記作爲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此云爲代相監邊據史記稱傳亦未闕爲鉅鹿守也

信病不從

宋祁曰漸本病字上有稱字竊謂此稱字不可妄加蓋病與稱病情事絕異也觀下相國給信語益知信之病非假稱也

史記亦云信病無稱字稱稱已死

死字各本俱作破

漢十羊稱果反呂后使武主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表俱作十一年誅信此云十年者蓋十一年正月事故傳從十年稱反後敘入不加分析也

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卽

劉敬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壽昌案田儂傳詳榮擊楚於城陽並無彭越事此漢因田榮叛項王故使越爲將軍以擊楚也觀下漢王稱彭將軍是越爲漢將軍可知劉說誤也

誣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越爲魏豹相國擅將兵而約傳內未載越一字卽豹叛漢越亦似未與聞益豹絕河津畔漢自據河以南越北居河上並未合一處也

漢王改使使召越并力擊楚

劉敬曰漢王改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壽昌案漢王被圍彭城從水還去又亡其家室魏王豹絕河津反爲楚皆此前一年事雖各轉敗爲攻而敗固已屢矣此時楚尙存情事尙岌岌不能不謂之敗也

有司治反形已具

臣瓚注曰冠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壽昌案

此亦有司迎上意文致之也張敖在趙賈高等實勸叛反赦亦不誅高等而赦卒獲全則以赦屏藩不知趙之雄桀爲上所忌也

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

王世貞曰告越舍人獨不封當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耳壽昌案越之誅高帝與后早有成謀觀上云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是舍人告越反者后令之卽帝令之也何云帝後始知之哉

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

此時布尙受楚封爲九江王未封漢之淮南王也蓋史臣追

稱之

臣竊爲大王或之

易云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此正用或之二字凌本作惑下

吳王傳置錯營或天子齊王傳上或亂不聽皆不作惑

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注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

安故易逃散

壽昌案孫子九地篇云用兵之法有散地又云諸侯自戰其

地者爲散地又云是故散地則無戰此卽所引之兵法也爲

散地下魏武注云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此卽顏注所本也蓋

凡戰於他國地勢皆生不知所往故多散而戰自戰其地各

法其鄉閭志不堅故爲散地

遂馬與上兵過斬而會讎

羅史記作甄一作甄斬之鄉名音與此同

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壽昌案親本兼父母稱因與太上皇相愛故晉灼訓親爲父

也下云高祖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相賀又以高祖縮壯同

學書復負羊酒此壯字訓作大不必如禮所云三十日壯也

高祖學書可補紀所未及

縮常隨上下

史記作縮常隨出入上下此無出入二字

稱者宛句人也

班史未立陳稀傳特附入縮傳中史記雖爲獨立小傳題目

中亦未列名又案宛胸曹州縣六國時屬梁地理志則屬濟

陰也

陰令容通使王黃曼邱臣所

本書韓王信傳史記陳稀傳俱出敘曼邱臣王黃後止王黃

見傳內又史記稀傳有千金賈黃臣及王黃曼邱臣其麾下

受賈賞之皆生得以故陳稀軍遂敗等語此書並刪去又樊

噲傳有與曼邱臣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一事

上自擊稀破之

高紀作用勢定代斬陳稀於當城勃傳則祇云擊稀靈邱破

之史記陳稀傳作樊噲軍卒追斬稀於靈邱噲傳則祇云擊

稀胡騎橫谷斬將軍云云勃噲本傳皆未云斬稀此稱上自

擊稀破與紀傳異當日隨文讀書之各不相照也

稱孫它人

它人史記及本書表作它之齊召南謂人字誤又本書表及

史表俱作稱于與本書史記不合

封爲惡谷侯

惡谷史記及本書表作並谷齊召南謂惡字誤不知惡亞古

字本通易變辭而不可惡也釋文荷爽本作亞書大傳鐘鼓

惡注惡當作亞亞次也

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

異姓諸侯王表共王右右作若靖王羌羌作產此本又作差

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注鄧晏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壽

昌案鄧說是也高祖時以功封王者如張耳臧荼韓王信彭

越英布盧縮皆以罪削奪且被誅夷耳之子張敖嗣王且尙

主卒以罪降侯獨吳芮以忠見稱身追元孫五世襲王高祖

特著於令明不在非劉氏不王之列類引鄧說而轉不取之

而止取或說何也又案高祖功臣異姓而王者八人獨臧荼

以蘇將封王旋反故無傳荼子衍亡在匈奴僅附見陳稀傳

數語

其定著令

壽昌案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

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此著令二字所本

荆燕吳傳第五

高帝從父兄也

史記作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爲布軍所殺

殺下史記云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王故荆地濞本代

王喜子與賈無涉其條傳末者以荆地故非爲荆王也此書

刪去較合越絕書云高祖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此越絕

書誤也宜從此傳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

史記作諸劉遠屬

呂將軍擊陳稀將王黃

史記作得王黃此作擊樊噲傳作虜大將王黃而史記陳稀

傳王黃以賞購得之情事各異

呂書奸澤

壽昌案奸即干字古通劉向傳故聚聚數奸死亡之誅同以

奸作干也本書後以奸作干者多

合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宋祁曰張卿一本作張澤或又作露卿周勃傳云宦者令張

釋諭告釋澤一字不知何從後又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

其名也壽昌案傳中田生屢稱爲卿則以卿爲字是也又攷

本書中如魯扶卿張恢生轅固生申培公之類僕人多如此

稱張釋卿亦猶是也

請張卿臨親修具

顏注云親父也蓋顏謂田生合子請之故云然也然觀下張卿往見田生屏人與語是仍以田生爲主也親修具者不假手加僕若魏其迎田蚡夫一信具是也

恐過及身矣  
汝本過作禍

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爲營陵侯妻

壽昌案澤爲樊哈女婿實呂氏出也此外如少帝宏以呂祿女爲皇后趙王友以諸呂女爲后趙王恢以呂產女爲后朱虛侯劉章以呂祿女爲夫人足徵呂后之爲諸呂樹黨報矣樊哈若非呂須婿雖元功恐亦不免劉澤非妻呂須女雖張卿進說恐亦未便封王

澤還輸兵西界遂跳駢至長安

顏注以與齊王傳不同疑此傳誤方扶南云此以詳序王傳故耳非不同壽昌案非直此也高后甫殂齊王卽興兵向闕漢已使灌嬰距之其跡原無可掩琅邪王求入關討事幸得脫免入朝必以與齊合謀誅諸呂爲說斷不肯說求齊王之事自示其弱也史就文簡言之而於齊王傳徵其實亦史家互見法

九年誌

表作二十六年

立四十二年國除

表作二十四年

高帝立仲爲代王

表作代王喜

廢爲合陽侯

合陽表作邵陽據地理志邵陽縣屬左馮翊今陝西同州府邵陽縣治合陽侯國屬平原郡今山西平陽府岳陽縣東北史記吳王傳亦作邵陽然仲封合陽侯合陽故侯國也則從合陽者近之

漢年二十

史記二十下有有氣力三字

吳有豫章郡銅山

注章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壽昌案豫字固衍章亦當作鄆雖章鄆古通而本書地理志鄆郡故鄆俱作鄆不作章也又案豫章在唐寶應年間以避諱止稱章郡

盜鑄錢

益史記作益

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壽昌案博局是今圍碁盤以上有爭道不恭語也班固弈旨云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局碁賦三尺之局爲戰國場先據四道守角依傍碁局多以楸木爲之取其堅而有紋也或亦玉石之類日本國產如楸玉可琢碁局南谷山有白玉碁局見披神記必此之類方可提以殺人

從顏注爲擲是世周勃傳云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卽此提字  
須共禁不與

壽昌案頌史記作訟訟亦訓公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  
集解引韋昭注公也本書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  
鞠繫者訟繫之注謂寬容之不桎梏也蓋頌亦訓容梓从容  
音史記魯仲連傳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注從  
頌卽從容此言公容隱之禁不與也

諸侯皆畏懼之

諸侯史記作諸齊

不得安肆矣

言不得安居而肆志矣

意亦可乎

意史記作億

安得不事

言安得不以君事之而遽云反乎史記事作戴亦此意

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

壽昌案發下史記更有一發字是也去此發字則二十餘萬

人五字無根而皆發二字又祇完上語不能連下讀

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

何焯曰閩東越閩東越上閩字下當有越字下閩字疑衍

故長沙王子

壽昌案漢反爵芮之曾孫靖王差已死國除長沙王子并末

從亂吳芮傳云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侯數世絕孝

惠功臣表便頌侯吳濞至元鼎五年曾孫千秋始以酎金免

侯高后功臣表沉陵頌侯吳賜至孝景中五年孫哀侯周始

以無嗣國除卽本傳景帝平吳詔亦未罪及長沙王子可知

吳王反書未盡連及之欲以搖動天下非事實也書中云絕

先帝功臣及因王子定長沙以此皆是妄言

呂漢有賊臣錯

史記無錯字

轉胡眾入蕭關

轉史記作轉音專

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

壽昌案漢在高帝時分封年二十至是王吳凡四十二年據

此云云是在高后朝卽蓄心謀反矣

條侯將乘六乘傳

案漢制非有急務不能乘馳傳恐驛置煩擾也惟昌邑王入

嗣大位乘七乘傳外此乘六乘傳者惟文帝由代入卽帝位

及條侯此役耳司馬相如使巴蜀止乘四乘傳

周邱者下邳人亡命酈酒無行

宋祁曰酈南本作酈壽昌案酈是酈字之譌也

遇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注相卽張尙也

尙以諫楚王戊不聽被殺

吳王太子駒王走閩越

吳王太子駒王走閩越

史記作吳王子子華子駒凡兩人此乃作太子駒王一人

桓發兵擊義國

義國謂梁國守義不從反也

荆王王也

王也上應有之字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一

長沙周壽昌撰

楚元王傳第六

楚元王父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壽昌案鼂錯對景帝語稱高祖庶弟元王見吳王傳

孫卿門人也

漢不避嫌名詢荀古本一字故荀卿作孫卿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劉敞曰次之二字衍壽昌謂非行也蓋之猶諸也於也禮記

少儀曰中之面拖諸鬢孟子淪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進

酒而注之江之即諸互文耳之諸一聲之轉諸訓於之亦可

訓於大戴禮事父母為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

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即於亦互文此言元王亦次繼

於申公詩傳號曰元王詩王學於申公次之以示謙也籍毛

公稱傳而鄭氏作箋也

太子辟非先卒注

師古每於古人名字好為之音注解釋如辟非辟彊之類似

可不必如本傳交與郢客何由取義能一一注明邪古人取

名自各有義後人本難懸解若穿鑿附會徒滋煩惑至於意

義瞭如通人自能意會何勞多費紙墨耶

使件曰雅春於市

壽昌案雅春雅常也論語子所雅言雅亦訓常言使之常春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慈威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

不得息也。晉注正身而春之說近。迂宋祁曰：確一作椎。一本改確字作雅。古語相雅皆奏樂者。雅春謂雅歌以相春也。子謂阮上使字似與春者相梓情事不合。益相春非上所得使也。今殿本及各本俱作確春。此從汲古閣本校。

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

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乃封耳。疑爵字衍。云壽昌案劉說是也。景帝之封卽在本傳。但謂爵字爲衍或不盡然。古爵位通稱。猶古五等稱位後之位字不必屬五等也。爵字亦然。禮記王制任事然後爵之。注謂正其秩次。準羅大夫以上與燕實然後賜爵。以章有德。故謂命秩爲爵。祿爵位此亦謂秩次。祿位比諸皇子也。宋太宗卽位初卽詔皇姪德芳不異稱。呼依舊爲皇子。皇女不必係於爵也。

我起

言起兵反也是歲戊卯應吳土反

是爲文王四年歲

諸侯王表作三年史記元王傳亦作三年

子襄王注嗣十四年歲

注史記作經十四年表作十二年

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卽位延壽自殺

史記作楚王純於地節二年謀反自殺此作純之子延壽去

同據事則史記誤也且節爲美諡若純自謀反安得有諡

富子時盟等四人

壽昌案辟彊等以共養祖母太夫人任於朝非紅侯然子也。綱紅侯者名登諡懷侯見王子侯表。

武帝謂之千里駒

壽昌案史記注引魯連子云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武帝因劉德少時數言事有智略故引此以爲稱也。

雜治劉澤詔獄注

此劉澤別一人非封燕王者青州刺史卽舊不疑

德數善呂公主起居無狀

壽昌案數責數其罪而責之也起居無狀卽指公主幸丁外人爲外人求封等事德係宗室親屬故得指此爲言至與燕王謀逆事已正刑誅不復置論侍御史劾德毀詔獄正爲此也。

呂父德任爲董郎

任用也言以父德爲宗正等官遂用其子爲郎注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爲郎也。誤王吉傳今使俗吏得任子弟注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爲郎。哀帝紀除任子令此任子二字所始。應劭曰漢儀注吏一十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益漢律如此無庸保也。

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

壽昌案德傳云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此傳復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攷百官表云昭帝始元二年光



祿大夫劉辟張爲宗正數月卒元王傳同辟彊德之父也表  
又云元鳳元年大中大夫劉德爲宗正數月免則不得云昭  
帝初矣若武帝時德尙待詔丞相府未見用不得有治獄事  
此傳自相歧異疑有一誤

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詣死

何焯曰鑄作黃金不成與鑄僞黃金者殊科吏誤當之也諱  
昌案此比例之誤也當時鑄作黃金不成事本創見無科罪  
身條漢律惟有鑄黃金棄市之語故吏引以爲比遂成死罪  
刑法志云所欲活則傅生譴所欲陷則予死比比則直予死  
比也

季布有罪至於夷滅

壽昌案言議罪至於夷族滅世也非卽行法也

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

壽昌案蕭望之傳望之子仍爲望之訟前事此云自冤者自  
白其冤於前事也

恭顯懼之數詣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遂懼其傾危  
適上封事

壽昌案此封事上於元帝永元元年宏恭已前死此當云石

顯懼之恭字是隨筆通鑑改作石顯是也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鞠今本從毛詩作告此魯詩本也

兩寧鹿鹿見脫聿消

鹿鹿今本作漣漣聿今本作曰皆從毛詩本也詩外傳鹿  
箭子非相篇俱與此同

憂心悄悄懼於羣小

壽昌案此甚亦韓詩訓也與毛詩義別荀子宥坐篇釋詩云  
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韓詩外傳云小人成羣何足慮哉皆與  
此同義

而則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

壽昌案周章卽周文爲陳勝將軍安得有師百萬攷陳勝傳  
云周文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此百字當作十  
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

宋祁曰微作微壽昌案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  
也徵象卽是此義似無用改作徵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

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  
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

壽昌案東宮指皇太后王氏言又稱王家作東宮者見淮南  
王傳然皆非加太子稱東宮爲定制并見詩經左傳

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

顧炎武云不字析文以持作按持解師古以持作扶持依地  
解則不字亦可通

年七十二而卒本後十三歲或王武代漢

壽昌案其卒當在成帝元延四年

召見成帝

召見於成帝前也倒裝句漢書多有之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

漢時經學各有師承如所稱先師棘下生先師董仲舒之類

皆恪守師法也

季布與布田叔傳第七

中尉郅都不敢加

不敢加史記作不敢不加禮此言謙以郅都之嚴酷不敢有加於彼也

加於彼也

布母弟丁公

注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壽昌案左傳倍二十四年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壽是謂同母弟為母弟也師古因丁公名固則自姓丁故以為異父也觀布弟季心亦姓季可證而史記案隱案謂布之舅也則以母弟為其母之弟說亦可從

盡拜為郡守諸侯相

張敖志至長安趙午等十餘人已自剄死獨賈高及田叔孟舒等隨至長安高設吏榜笞數千刺蘇身無完者田叔等未

罹此酷證壽昌當日反謀必午高十餘人為之田孟等未與

故午等十餘人自剄高白敖不反後亦絕死而田孟卒因

敖言之上為漢名臣也觀叔叩頭曰夫賈高等謀反云云亦

自明己不與謀可知

吾王暴露獨何為舍

案舍人舍休息也禮記月令云耕者少舍其晝無俚之至耳

史記作其計無復之耳

高五王傳第八

太后怒適令酌兩斤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

據此古人置酒為壽先自飲明其酒無惡味而後以壽長上也觀下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厄可見

微司趙王

司讀若伺即伺察也後同

高后兒子畜之

顏注曰比之於子也壽昌謂顏說誤兒子猶云小兒子也劉

章年少又呂氏壻高后篤愛養之若童孺也章為高后孫何

能比之於子也畜即如季布傳弟畜灌夫籍福之畜字也

顧適父知田耳

顏注曰汝父謂高帝也壽昌案顏說九非高帝為章之祖何

能稱父乃父指悼惠王肥也下云若生而為王子如呼乃父

為高帝何不云帝子乎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

既欺言澤既被祝午之欺也

訪呂氏故

字彙補訪同訪始也

秦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

顏注曰罷讀曰疲壽昌案罷軍亦取止戈意顏音作疲非佳

語亦無據

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

注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壽昌案廣韻中字下引賈執英賢

傳曰路中大夫之後以路中為氏是其後姓路中也

飲藥自殺

史記云齊王後悔飲藥自殺時約本書作齊王後悔背約城

守據史言王早自殺則城守者誰乎此書於解圍後始書自

殺情事較合故吳王傳內刪去飲藥自殺四字

懼大罪

大令本作以宋祁曰越本以作大據上下文大字較有義

五年燕

五年表作六年

左官附益阿黨之法

左官諸侯王表注應劭曰人道為右今舍天子而仕王侯故

謂之左官也附益二字見論語諸侯王表注張晏曰律鄭氏

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顏本注非匡衡傳丞相主簿陸賜謂

屬明阿承衡意假舉郡計亂滅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

大臣皆不道阿黨一字見禮記月令鄭注謂給獄吏以私恩

曲提摺為也本注引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為阿黨

諸侯王表注或曰附諸王侯有重法也元后傳上使尚書劾

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朱博傳言大司馬喜阿黨大臣無益政治皆足也

長沙周壽昌撰

蕭何曹參傳第九

曰文母害

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文母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母害部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語也壽昌案文無害尉是兩肩趙禹傳云周亞夫弗任禹曰極知禹無害然又深不可以居大府顏注云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即無比意較黏續百官志云秋冬還無害吏案訊諸囚

為沛王吏掾

史記佑作左右

史記索隱王吏功曹也何為功曹掾也又案曹參傳參秦時為沛掾而蕭何為主吏則主吏是何掾是參

何適給泗水卒史

秦時沛屬泗水郡何為郡卒史也索隱如氏云案律郡卒史

書佐各十人

詔曰天漢其稱甚美

案左傳晉公子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公子拜而受之蕭何此言即誦其法

何進傳信漢王曰為大將軍

壽昌案此漢拜大將軍之始

許昌從來

許史氏作許

鮑生謂何曰

漢時稱生如今先生之類凡穆生白生棘下生皆是不定為諸生也顏注誤

先封為鄼侯

壽昌案張良曹參諸人皆先封君後封侯惟何征封鄼侯史記集解璣曰鄼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嶮屬南陽者音譙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讀今多呼嶮嶮舊字作郟今皆作鄼所由亂也索隱引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音譙帝改曰臨陽郡是也今案音嶮者漢縣沛郡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西南音譙者漢侯國南陽郡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北

跳身遷者數矣

跳史記作逃據文下有遷字作跳為是

鄂千秋

各本俱作鄂秋功臣表亦作鄂秋無千字宋祁曰漸本作鄂千秋與此同史記功臣表亦作千秋而何世家祇稱鄂公無名

使使拜丞相為相國

高帝即位置一丞相至是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漢書自丞相至前後左右將軍皆金印紫綬惟相國

緣殺詳見百官表

遇下何廷尉械繫之

案何時已拜相國猶不免械繫也敬傳士怒罵械繫敬廣武

時敬亦已為郎中拜奉春君使匈奴矣此皆高帝之無禮於

大臣也

王衛尉侍

王衛尉與鮑生皆殺何者皆不傳其名字獨傳召平一人又

何以則佐軍時有一客說何并其姓亦不傳

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案此何病時帝親臨視疾為此問也惟高帝本紀帝崩時呂

后問相帝已定何後為參參後為王陵陳平茲復云惠帝發

問參為參似不由高祖遺命然者殆惠帝意本高祖而未明

說恐何意有可否遂以已說質之使何好盛言也何即因言

歸美於帝亦不再述高祖前說也此紀與傳各就當時語書

之非有異同

何薨

史記集解駟案東觀漢記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

步正義引括地志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太

平御覽職官部引漢雜事蕭何為陳留太守入為鴻臚不任

賓贊遺官案此與何生不全無涉不知雜事何以有此

高后乃封何三人同為鄰族

壽昌案史記表發侯同元年同祿壽昌同為何夫人名諡發

也而猶無其母家姓史記表中諸侯王封薨之年俱得自稱

元二等等年此同受封也

曹參

參字敬伯見史記集解引春秋緯及博物志

豐反為魏

史記索隱時兼守豐為魏反沛公

北擊司馬敗軍死東

壽昌案高祖本紀司馬戶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礪樊喻傳

云與司馬戶戰礪東是皆礪東之役皆當其時疑此欣字是

戶字誤或有一名也

取狐父祁善置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

漢祁城縣也言取狐父及祁縣之善置務檢曰漢謂祁曰

善名也

攻棘賊

史記作爰威功臣表爰威侯趙成

北救東阿

史記索隱章邯時圍田榮於東阿

取臨濟

史記正義淄川高苑縣西北二里北狄故城文帝改曰臨濟

然則當時尚無臨濟名是史臣追書也

漢王封參為建成侯

禮紀云是時曹參數有戰功封爲執事侯號建威君壽昌案  
荀紀誤也參封執事號建威君執事下不得有侯字且無既  
封侯復號君之理至是始由君號進封爲侯

王武反於外黃

外黃史記作黃集解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

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

假左丞相此卽所謂虛稱猶後世之虛銜也元年蕭何已真

拜丞相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頴注曰或以爲高密壽昌案水經濰水注云濰水自城北

又迤高密縣故城西又北卽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陣

斬龍且之處也此下云大破之斬龍且灌嬰傳云攻龍且雷

公於假密卒斬龍且合水經注證之知假密卽高密舊名

大莫廩

鄧史記作放古字通與連敖同爲楚官但此係楚卿較典客

爲大也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馬

壽昌案正堂齊丞相治事之堂也五行志日食錄下有云參

移時避正堂後書皇帝紀元和三年二月還幸元氏祠光武

顯宗於縣舍正堂皆官舍之正堂也

度之或有言

度之史記作問之述上滯酒作一句讀此作度之言揣度其

欲有言也

曰爲豈少朕與

少朕史記索隱云少者不足之辭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

哉益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顏注以爲我年少非也

壽昌案據文義以索隱解爲長周亞夫傳上視而笑曰此非

不足君所乎亦有少之意

講若畫一

文頴曰譌或爲較史記作醜壽昌案觀卽辭說文辭平斗解

也文作較亦此義

民曰竄臺

史記作一

參元孫之孫本始嗣侯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仍封平陽侯

至今八侯

壽昌案高帝時功臣封侯者凡百五十三人後嗣絕封最盛

如蕭鄒族不過終西漢而止惟曹參後裔曹宏王莽時尙嗣

封建武中立功河北仍封平陽侯子曠復使傳末云至今

者班孟堅之時也三國魏志武帝本紀云漢相國曹參後注

引王沈魏書曰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

適嗣國於容城

張陳王周傳第十

其先韓人也

史記索隱引韋昭云王符皇甫參並以巨爲韓之公族始姓

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翥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案後漢書云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

悼惠王

悼史記韓世家作桓

良年少未宦事韓

何焯曰北宋本無年字宋祁曰宦疑是管字凌稚隆曰一本未下有管字壽昌案良之父丞相韓釐王悼惠王兩世年二十卒韓悼惠子安立九年為秦所滅計不死時良尚在襁褓韓亡時良不過十餘歲故未及臣事韓宦即臣也句本明無庸疑改

韓良曰年二十卒漢書本作卒二十一年言卒後二十一年也

至博狼沙中

狼史記作浪

良與客狙擊

史記索隱應劭曰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云狙猴是也

直墜其履足下顏注直猶故也一曰正也

注本崔浩語司馬貞駁之仍訓正謂至良所正墜其履也

欲歐之

歐史記作毆集解徐廣曰一云良怒欲馬之

為其老適慙忍下取履因跪進

跪廣雅釋詁云拜也釋名釋姿容云跪危也兩膝懸地體危

危也古無高坐於所尊敬跪而致物者其常禮記跪而後食是為已納履也此跪送履者所謂授坐不立也觀張釋之為王生跪而結轡可知王生亦老人也

後五日平明

良固怪跪曰

宋祁曰浙本跪下有之字今毛本從之及本無壽昌謂史記此句本有之字浙本或因史記加人也劉攽曰怪字合在四字上壽昌案史丹傳上因納謂丹云云漢書自有此等句法非有誤何必刊也

濟北穀城山下黃石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阿縣界

用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丹擊石赤曰

曰良為韓司徒

司徒史記作申徒徐廣曰即司徒但語音譌轉故字亦隨改

案楚漢春秋作信都信即申都徒音近而轉耳

擊秦峽關下軍

史記作擊秦峽下軍

秦將果欲迎和

果下史記有和字班書因下有此和其將欲殺句補述版字

故將此版字刪去史公則以此為照應之筆也

述北至益田

逐史記作遂益史以北爲南北之北作一句此以北爲敗北之北加逐字爲一讀也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出家語

今有事急亡去不義

史記作今事有急亡去史從急字微斷此從事字微斷

鮒生說後漢

史記索隱鮒小魚也臣瓊案楚漢春秋鮒生本姓解此注亦

引瓊說而以鮒爲姓未云姓解又索隱作小魚此引服注作

小人

使請漢中地注

史記集解如氏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似較服注勝

賈河說漢王燒絕棧道

史記作夏告項王與此情事微異

行燒絕棧道

顏注作且行且燒壽昌案此行字不宜作實字解行猶言隨

隨卽也申屠嘉傳有史今行斬之之語此行字意微近言行

卻燒之也

而漢王之將

壽昌案此張夏對漢王語不能稱漢王漢字衍文前之對語

稱沛公者沛公爲官稱若王則儼然君矣況夏已爲其臣也

使韓信特將王擊之

北史記作兵案特將當時將名陳稀曾爲之亦見淮嬰傳此疑是使韓信所部之特將非必信自行也顏注謂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信此時已專任爲大將矣尙須云特將乎

陛下誠復立六國後

史記作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與下趣刻印事相照此剛去

已受印三字

此皆爭戴陛下德義

案此下連稱陛下壽昌案攷高帝五年始卽皇帝位此是三年正被圍於榮陽猶爲漢王也陛下之稱殆史臣書之

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史記作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此剛去爲大王二字此句

下史記有一曰字此剛形容取出食善以壽盡光景張注較

合觀上有漢王方食四字可知

昔陽武伐桀封其後者其不可八矣

史記以湯伐桀作不可者一武王伐紂作不可者一以下遞

異至此書不可者七爲不可者八且楚唯無罷至焉得而臣

之無其不可八矣五字直接誠用啓之謀云云與此書稍異

唯無復立者

壽昌案唯卽惟也惟猶獨也言獨者有功者無地可封耳

顏注非

運籌策帷帳中

帷帳中記作帷帳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一



陛下用臣計幸而路中

案中應諸君仲顏注書中中字多作去聲獨此反無音何也  
從復道望見諸將

復道中記作複道集解如氏曰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蓋昭  
云開道

賈從入關性多疾

壽昌案性猶生也周禮地官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

性亦猶禮也三國志魏吳質傳注上將軍真性肥中領軍朱

練性瘦即此性字上云良多病未嘗時將兵後云因疾不視

事至欲辟穀學道足徵良一生善病矣計秦滅韓時良年少

越十年從高帝事帝十三年後六年卒約其壽不能過五十

也

母愛者子純

語本韓非子

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案禮記曲禮在醴夷不爭鄭注夷猶僭也四皓曰陛下之等

夷卽引此

皆送王孫

霸上史記作霸

稱說引古

引古史記作引古今

上陽許之

陽許史記作許許益影卽許字猶許也

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

唐書漢有應璩隸於淮陽山下與四皓俱徵璩不至時人

語曰南山四皓不知淮陽一老八代孫劭集解漢書白帖卷

二十二所引同壽昌案據此四人外尚有一人徵而不至者

也

後六歲

六史記作八

平爲人長大

史記無大字

不親家生產

壽昌案史記作不親益不親者言不親身治家事產業徒

養食於兄也或謂親與親字近而誤

戶賜富人張負

史記索隱負是婦人老嫗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

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予謂非特此也下云張負既見之喪

所又云負隨平至其家據此豈老婦人行勸其爲丈夫無疑

若但以富人二字爲是丈夫之證老婦中豈無富人邪

然門外多長老車轍

案長者貴人也後書馬援傳但謂長者家兒又子石當屏屏

自守而反馮京師長者注長者謂豪俠三國魏志文帝詔三

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長者皆類是

事兄伯如事週父事嫂如事週母

奏前既云兄伯逐婦茲張負成其孫云云似嫂尚存史記集

解云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壽昌案平之嫂以一言

二過被逐或平仍勸兄伯歸之張負恐其孫輕視嫂故特戒

也

因竊無知求見漢王

史記索隱引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遂孟康云

即無知也

絳灌等或讒平曰

前古注曰舊說云絳灌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

祖之臣別有絳灌疑誅之文不可據也案李善注文選劉歆

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擊臣破敵禽將恬

死不殺將灌樊噲是也均成名立巨為爪牙世世相屬百出

無邪絳灌周勃是也絳灌自為一人姓名非勃與嬰師古

所謂疑誅者即此然史記陳平世家明云絳灌灌嬰皆讒平

班書特刪成兩字耳雖其時尚無絳灌侯封史不妨追書之賈

誼傳絳灌京陽侯之屬靈壽之注亦以為勃嬰可見

非諸項節妻之昆弟

何妻昆弟不知何姓無可攷至諸項宗族險梁伯莊外惟登

它博冠於見各傳他無聞焉知不載於史者尚多也伯名總

以楚左令尹降漢賜姓劉氏封射陽侯又機侯劉襄為項氏

然大王資侮八

資史記作恣據文恣為是恐字近有譌也

從擊滅秦

史記無擊秦事

日傳教帝

帝史記作孝惠嫡父此書改之為勝

王陵

史記陵無事傳附陳丞相世家後

行故後封陵為安國侯

後封最後始封史記作晚封

於面折廷爭

壽昌案於疑音鳥一字為句加孟子惡是何言也之惡

賈案之相推

壽昌案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注曰之其也詩蒹葭何

澌之節音禮記檀弓柳莊篇聞之死昭十六年左傳曰斬之

蓬蒿擗蒼而共處之莊子至樂篇曰之所以核下之人百姓

者俱訓之作其此言實覺其相推也檢項籍傳項籍以故疑

范增稍奪之權語相類更在此先矣

一年而覺

十史記作十呂卒臨武侯  
陵之免呂太后從平為右丞相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壽昌案呂后欲以辟陽為左丞相賊必不能與同在位矣勢

不得去陵兩相平

及為相不治

猶下之為丞相不治事也然注非

呂太后問之私喜

壽昌案呂須議平不治事曰飲醉酒處婦人平間日益甚而

呂后私喜者因辟陽為相不治而平亦然且加甚不以能加

於辟陽之上故喜之也

曰為相

此以特指周勃言時平為右丞相並未遷免也細看勃請

呂氏功及平欲讓勃位可見

平病

督費無故以病謝

臣注

本臣作怪恐解亦無義然今此亦別無解此始漢時語如野

內以支支毋害行養生之類有可解有不可解但以義食

心不必強解情勝易也

後為丞相

後無左右字矣

賜侯食其免

其封諸侯侯

之國除始平曰

路之平也始平之平陳平也則始平之平陳平在明中

附敘陳與食其後人忽接人始平曰三字似無因且與上密

平混宜作始陳平曰曰曰方醒

當日吹簫給喪事注

本臣讀史元注見集解此作師古曰忍誤

攻蘭虞

蘭史記作蒙家虞一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此蘭字忍誤漢無

蘭縣至南宋始有蘭縣屬益州府宋以來之蘭州則今甘肅

也

擊章邯車騎

顏良前擊破章邯之原兵也壽昌案嚴為高祖之嚴時高祖

破蕭縣南正撤軍故勃殿其後也當以擊章邯車騎為句嚴

一字可與情先登為多最等字似敘勃戰功屬勃身上說不

當屬章邯也

西擊益已軍

益已史記作益巴兩字俱以形近而誤未定孰是

新韓將軍乘馬歸

時史記作韓姓乘馬名歸也此降字因本傳前後降字頗多

而為

丞相算牌

牌史記作牌下時軍博史記作將勳無軍字徐廣曰其一作

皮動一作專一作博案此書作博博也宜從史記

勃曰相國代其將

壽昌案初爲丞相在孝文初此尚是虛稱也勃初拜右丞相已無相國之稱至文二年復相並左右字無之

就舍少府

何焯用宋本校舍下多一舍字

下廷尉

壽昌案此廷尉爲張釋之百官表可證

太后曰冒絮提文帝

冒絮服虔曰綸絮也通典上古衣毛冒皮則帽之名所由

故釋名曰帽冒也漢時亦自稱帽本書郵通初以刺船郎著

黃帽應劭曰陌額絮也方言云幪中南楚之謂云陌額也唐

宋以來呼曰抹額提蕭該音底擲也壽昌案卽抵物之抵戰

國策侍醫賈無且以其所奉藥案提荆刺卽此提字

許負相之

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嘉侯

邇封爲條侯

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蓀縣南十二里漢縣

史表皆作條字

曰宗正劉禮爲將軍

禮楚元王子以平陸侯爲宗正

毅曰督持滿

顏注毅張也劉奉世曰言毅弓弩是也毅未至何述持滿何

時已乎此二字疑衍壽昌案弓弩上絃爲毅持滿則出力地

之使滿持滿不發亦軍容也與毅字微有別

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

弓高侯韓頹當

果奔西北不得入

劉奉世曰兩陣相向果奔東南陣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

蓋亞夫合備西北陣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謀

失實也壽昌案亞夫先已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

食道則壁於東南陣無可奔遂從陣後西北奔欲突圍而出

也不料亞夫又使備西北故奔亦不能入也敘次分明似無

可疑

越人斬吳王頭曰告

史記正義越人卽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置

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爲越人也

人生各日時行耳

人生史記作人主索隱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一

相法也本書注從人生解

趙孟封徐盧等爲列侯

案功臣表盧容城侯

願謂尚席取箸

史記注引輿服雜事云尚席掌武帳帷幔

史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

壽昌案此史卽獄吏也時廷尉大自責問吏敢僞言其問爲

此侵侮之辭廷尉尚稱爲君侯吏直呼之曰君侵辱可想百

官表此時爲廷尉福亡其姓

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

有罪國除

壽昌案功臣表堅諡其侯子建德嗣十二年元鼎五年坐酎

金免侯無他罪也此云酎金免官又云後有罪國除似免侯

非因酎金者與表不合且漢制酎金不及官安有免官之理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三

長沙周壽昌撰

樊鄴勝灌傅新周傳第十一

呂屠狗爲事注

禮記士無故不殺犬豕又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月令孟秋

食麻與犬仲秋天子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天子以犬嘗

稻同後書續禮儀志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知古者食

犬與羊豕同漢猶然也今觀師古云時人食狗與羊豕同玩

其語是以其時食狗爲異足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

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

案泗水監名平泗守名壯皆見高帝紀泗水紀作泗川此後

曾與曹參同之

與司馬巨嚴礪東

顏注秦將章邯之司馬史記正義同此本高紀如氏注也壽

昌疑司馬爲姓以此上無章邯字不能強屬之也詳見校補

高紀注內

賜上問爵

問史記作問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若據

呂氏春秋天子以此爵賞魏文侯則當甚尊何以倫在五大

夫下也

從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史記無圍都尉三字止作攻圍東郡守尉劉放則曰圍縣名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有尉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術都守壽昌案都守尉之改  
為都尉雖在景帝中二年而酈商從高祖王漢時已為隴西  
都尉非即郡尉邪大抵秦時都尉郡縣俱有之未可知也又  
如酈及霸上皆奏縣贈新都尉一人此當是縣都尉

賜爵封號賢成君

注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謂約以秦制於義不通  
壽昌案秦漢之際沛楚起事無一不本秦制不得謂為不通  
中酒

顏注飲酒之中也說近之蓋猶云酒半也顏又云不醉不醒  
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壽昌案訓音皆誤此時飲酒中開  
並未終宴賓主各懷意慮豈能計及醉醒又豈能如尋常燕  
飲以中酒為盡歡邪此中字讀如本音不得音竹仲反明矣  
司馬相如傳於是酒中樂酣顏注飲酒中半是也而音竹仲  
反亦同此誤

項伯常屏蔽之

屏史記作肩

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

壽昌案初學記引周遷與服雜事曰樊噲冠越漢會於鴻門  
項籍圍厄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衣包楯戴以為冠入羽宮

擊章平軍

平卽子

從攻項籍屠蓋聚

注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師古謂其地當在河南非洛河之  
城明矣但未詳其處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洛陰郡宛胸有蕘  
襄城壽昌案續志作宛胸不作宛胸是也志注引史記蘇秦  
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東有淮潁蕘蕘又案高帝功臣表  
端侯革朱是已以其地作封邑矣

羣臣絳灌等莫敢入

壽昌案絳灌是絳侯周勃灌是潁陰侯灌嬰以爵封言當云絳  
穎以姓氏言當云周灌此乃參差對舉曰絳灌蓋因當時常  
稱也

佗廣貨非荒族子

案荒族市人嗚庶子孝又紹封為舞陽侯嗣哈後傳云其舍  
人上書言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弟亂而生佗廣史  
記同而其上有云族家舍人得罪佗廣怒之則舍人上書有  
因史記又云余與佗廣通為言高祖之興時若此云案隱謂  
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悉具訓從佗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壽昌謂佗廣能存故家遺乘亦濁世佳公子宜太史公與之  
為友也

賜商爵信成君

何焯謂此卽樊噲傳所云賜重封也壽昌案商先屬沛公於  
此賜爵封此則西定漢中沛公為漢王賜爵如故而賜食邑  
武城六千戶與前之虛封有異也劉奉世曰君當為族高祖  
為漢王絳灌將將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壽昌攷傳

下明云遷爲右丞相開管列侯此時何能改君爲侯也又攷  
信城縣名屬清河此食邑在武城則信成仍是虛封也武城  
爲定襄郡屬縣非清河郡之東武城

別定其地郡

史記作其地上郡案北地當州上郡鄜州實兩地此則止北  
地一郡也

遷爲右丞相

齊昌案此右丞相卽韓信傳之假左丞相也虛稱自信始故  
以假字別之後此樊噲傳竟與商皆拜此稱無須別之爲假  
也鄭食其傳云曲周侯鄭商以丞相將兵擊豨布有功史記  
同皆無右字或虛稱亦有等次猶後世之進銜也

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人

注蘇林曰景帝王后母戚兒也齊昌案戚兒始嫁王仲更嫁  
田氏前後生子女五女爲后男俱服官齒必不庫若其姊當  
更老矣觀蘇林注則姊字疑衍 殿本明江氏本汶氏本俱  
無姊字是也第攷武帝卽位始尊太后母爲平原君此時平  
原君之稱亦史臣追書之

常璩兩兒棄之

險廣韻並普活切以足踣夷草此云璩亦以足踣兩兒傳下  
也

面雍樹馳

注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弄樹齊昌案此當是漢時語

也方扶南云獲卽獲樹卽豎說亦通

賜嬰食邑折賜

折史記作祈案隱云益鄉名漢書作折楚無其縣也

因徙擊韓信軍胡騎晉陽蜀

案韓信韓王信也疑應加一王字上臧荼亦加燕王字也

復爲大僕八歲薨

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嬰馬橋夏

侯嬰家在橋南

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

齊昌案平陽公主景帝王皇后女也外家當爲王姓緣后母

戚兒爲荼孫嫁王仲死改適田王后初亦連金姓微時在

民間謂金王孫故公主稱外家爲孫氏號孫公主也

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齊昌案此或頗一支更爲孫氏其他子孫不盡然也功臣表

嬰元孫之子長安大夫信附滕公表未云夏姓孫三國志魏

志夏侯傳猶云夏侯嬰之後也

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它

項籍將魏相僅此一見殆於陶南破後被殺矣

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社平鄉

齊昌案嬰以列侯食邑於社之平鄉不稱曰平鄉侯而曰昌

文侯是於侯上別加美稱既晉列侯非止名號至定令封汝

陰五千戶則定爲徹侯矣

攻龍且謂公於假宥

壽昌案史記作甯公旋於高密案隱留縣令稱公旋其名也  
案旋一作族或謂是於字誤者是也別本史記旋字下加於  
字則旋字爲衍文

連尹一人

曹參傳有莫敖此有連尹皆楚舊官名至連敖則合二名而

一之矣

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

注如氏曰雉長之長也師古駁之史記案隱亦駁之云下有  
郡守此長卽令也正義亦駁如說吳郡長卽吳郡守也一云  
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壽昌案三說皆非  
也而表駁謂長爲令固非張守節謂卽吳郡守則下有得吳  
守句上長吳下三字不可刪乎且上云轉南破薛郡長注師  
古曰長亦如郡守時每郡置長是也但吳下師古注云嬰破  
之於吳下此亦誤夫旣破吳郡長則於吳下何待言而爲此  
贅文乎蓋吳下者吳破破而降下也觀下遂定吳云云可證  
是高紀章昭注云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之說亦不確也

及特將五人

特將楚漢間所置將名如功臣表陳豨以特將將卒五人前  
元年從起宛勝是也當時尚有幢將督將林將等名皆將也  
又案韓信亦有特將似皆其所部之裨將也顏注未審

諡曰景侯

功臣表傳寬丁注曰位次曰武忠侯師古曰漢列侯位次第  
有諡號姓名與史所記不同者表則具載矣案傳明云寬諡  
曰景則武忠之稱爵名邪諡邪又前已賜卹德侯美稱後復  
易之邪表注俱未晰

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史記作別之河內擊趙將賁軍索隱云漢書本作趙賁軍  
昌又案曹參樊噲兩傳俱作趙賁軍疑史記字有誤也

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

史記作斬兵守郡守各一人此脫去守各二字壽昌案兵守  
卽前所云郡長也

更封縵爲鄆城侯

鄆城史記傳與表俱作蒯城索隱蒯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鄉  
在城父縣音表漢書作鄆從蒯從邑今書本並作替蒯音非  
也蘇林音簿僅反晉灼云勒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僅反楚  
漢春秋作縵成侯則表過音相近此得其實也又案括地志  
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楚中輿地志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  
鄉取名也周縵所封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  
始平

諡曰貞侯

史記傳同獨史表作諡貞侯正義亦云尊一作卓壽昌案尊  
與貞聲近而誤卓則諡脫貞下半也

景帝復封縵子縵爲鄆侯



蘇林曰音多屬沛國壽昌家 殿本注蘇林曰音多寒反原  
本奪去寒反兩字 殿本從宋本明舊本校正漢雅降本從  
宋本校同

張周超任中尉傳第十二  
秦時為御史

壽昌案劉向別錄云左邱明學四傳至楚人經椒椒授虞卿  
卿授荀卿卿授張蒼蒼及荀卿門是與李斯同學其為御史  
當在此時後云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蓋得荀卿以  
為之師宜其好學如此也

蒼曰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  
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

齊召南牧王陵傳云據傳陵歸漢在漢王還定三秦後但張  
蒼傳救張蒼乃在沛公定南陽未入武關以前何壽昌

案蒼傳後云蒼德陵及貴父事陵陵死猶朝其夫人則陵救  
蒼死事必不誣攷陵傳高祖起沛陵亦聚數千人居南陽是

雖未從沛公實據眾同在南陽亦未與沛公為敵也或偶過  
沛公適見蒼被罪變而為言以救之蒼以陵非沛公將而以

遷客僂言乞請以逃其死故感之尤摯也  
遷為計相一月吏曰列侯為主計

史記索隱謂以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

李詩

漢王四年三月章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壽昌案言極知其不可也意說極字聽之若期音口吃人思  
縮舌音必連說始能達也不必以文義深求之

趙人方與公

注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壽昌案楚漢之際縣尹皆稱  
公如書中徐公薛公之類者甚多不必為其號也

刀筆吏耳

史記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刀筆吏  
堯以前有軍功食邑

堯前之軍功云何紀傳俱未載

志曰悼侯

章昭云或謚惠非也

傅子至孫類

類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顯音顯

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壽昌案本傳稱蒼好書雖所不通尤遠律曆而所著十八篇  
劉歆未入七略班氏藝文志亦未入之

食邑二十四人

他本作三十四人史記與此本同

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史記作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

餘者未死之餘人也此刪去又論多死四字則餘字無根

首盡出血

首盡言九頓首已元叩頭至地幾欲碎額故至血出也

史令行斬之

史史記作吏據百官志丞相所屬有兩長史觀下朝罷謂長

史可知似史字爲是

故宄官居其中

宄史記作他

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

灑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

陶青高祖功臣陶舍子諡夷侯劉舍史記作劉舍功臣表云

舍父襄本項氏親賜姓劉氏此書表傳俱作舍史表作舍者

誤也合諡懿侯許昌高祖功臣許溫孫諡哀侯薛澤高祖功

臣廣平侯薛歐孫莊青翟高祖功臣莊不識孫趙周其父夷

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冢貧落魄無衣食業

鄭氏注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

業無次也壽昌案此魄字音薄猶書古太誓其聲魄爾雅魄

開也皆同此音落魄蓋漢時語與呂覽費神傷魄之魄字異

王莽傳注如氏曰莽母洛薄嗜酒落魄魄卽洛薄也亦作拓落

文選解嘲李善注云拓落猶遺落不諧偶也卽此落魄意

爲皇監門然走影中賢豪不敢役

史記吏字在然上劉辰翁曰監門吏漢書以爲吏縣中賢豪

最是縣吏不敢役何足道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

意家可想轉一字大別監門卽吏縣吏常能役之齊召南曰

班氏當以監門賤役故倒吏字於下壽昌案史記注引國策

齊宣謂顏觸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又史記鄭生初謬自

稱曰高陽賤民此齊氏賤役說所本然史記原稱監門吏是

明言爲吏也觀下請沛公猶以長者自命則非賤於縣吏可

知

騎士從登言食其所戒者

儀禮士冠禮主人戒賓注戒告也聘禮戒主人亦如之注同

又通作誠所戒卽前食其所告各言也

知天之天者主事可成王者曰民爲天而民曰食爲天

知天之天及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三語本管子

玩而不能授

玩史記作剗注剗斷作剗斷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剗斷

無主角

此黃帝之兵

黃帝史記作蚩尤黃帝蚩尤皆古之主兵者故高祖起兵嗣

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此書引黃帝史記引蚩尤皆無甚區別

也

後更貧武賜

陽史記作遂正義引中牟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年有

罪國除本書表作元狩元年此傳云更食武陽子遂嗣功臣表作侯勃嗣無遂與敵名亦無更食武陽之說或更武陽未久即國除故表未列邪太平御覽引陳雷風俗傳云食其封高陽侯則因齊之高梁武陽而誤食其並未封侯也

陸賈楚人也

史記索隱引陳雷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侯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泉適楚賈其後也

與天子抗衡

仇史記作抗案崔浩云抗對也衡平輓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白天地剖判

判史記作泮

何遠不若漢

遠史記作渠音詎即遠也顏注作迫遠常解似未合

彫賈囊中裝直千金

注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囊史記索隱引此作埤蒼語師古引之亦見趙充國傳注壽昌案左傳僖一十八年甯子執納囊橐焉宣二年趙盾見靈輒僞為之饋食與肉實諸囊以

與之是囊可盛食無底何以能盛說文囊囊也殆與囊一物西分大小耳索隱引詩傳曰大曰囊小曰囊可見毛詩傳作

小曰囊大曰囊是傳寫各異也埤蒼語恐不確

卒滅趙氏

韋昭云秦伯驂後與趙同出葦廉造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

稱其書曰新語

七錄云新語一卷陸賈撰

賈千金

史記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

極飲十日而更

飲史記作飲

數擊鮮毋久涸女為也

史記作數見不鮮毋久思公為也案上既云人馬酒食極飲

十日而更似無庸更云數擊鮮既云數不過再過無庸更云

久涸女為史記作賈自謂較有味

則士豫附

豫史記作務

名聲籍甚

籍甚史記作籍盛籍籍即籍用白茅之籍言聲名得所籍而益盛也籍亦捐助即指漢廷公卿說甚與盛意同孟康注言根籍之甚失之

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問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

史記直作平原君朱建於閭平原君諫不與謀下止云得不

誅語在賧布傳中無賜建號平原君事而攷布傳並無此語

史記誤也

通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

殿本於母死下何乃上有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九字此脫

去宜補入

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朱建有此子朱建不死矣惜其名不傳

敬脫輓輅

史記此句下有衣其羊裘四字下欲與鮮衣方有因又案文

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李善注引漢書畫敬脫輅無輓字張

衡西京賦作畫敬委輅揚雄解嘲云畫敬委輅脫輓

迺營成周都洛邑爲此天下中

壽昌案此中字即五方之中也地理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爲

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即此中字讀如本音顏

注音竹仲反誤

即日駕西都關中

史記索隱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

異者劉也

後漢禮儀志龜劉之禮漢儀注作龜裏古今注作龜腹風俗

通亦作龜腹足證古劉裏一字一音也

齊虜曰舌得官

史記舌上有口字

輿攷敬廣武

顏注廣武縣名屬雁門壽昌案本書地理志屬太原顏用後

漢地志爲注失之

通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

壽昌案畫敬曰關內侯號建信侯無封國似止名號侯故表

內不列入然考乃經河之地理志千乘郡濰水又東北

運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畫敬爲侯

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者也明似本有國

非虛封也然漢初名號侯食邑者多不止於敬攷地理志千

乘郡高帝置即安知非高祖置郡其縣名則自後加者乎觀

史漢表皆無之則本傳說爲信水經注與應氏之書或紀其

古蹟未可據爲封國之證也

陛下誠能曰適長公主妻之

壽昌案高祖無二女下呂后位言一子一女可證適長公主

當指魯元公主也已於五年適張敖至此已三年故何能爲

此言下云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雖漢初無制何至蔑禮無

況若此

而呂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

顏注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壽昌案漢制臣

家人入宮無職號者謂爲家人子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之

別顏注誤若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

與此同解也

叔孫通辭人也

顏注辭縣名屬魯國壽昌疑此尚是秦之辭郡也觀下亡去之辭又及項梁之辭皆為秦辭郡尚未屬魯可知

衣一襲

史記索隱國語謂之一稱貫連案禮記禮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

生何言之諛也

生史記作先生漢時稱生即先生如先師棘下生即棘下先生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為叔孫先生也賈誼傳生之亡故令注師古曰生先生也

服短衣楚製

史記索隱秦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壽昌案通為詩人時辭已降楚故為楚製

號覆嗣君

注引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案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覆下之風矣水經澹水注引之知音義較張說為優矣總知上益廢之

齊史記作厭宜從厭字

置法酒

壽昌案法酒言內以法製酒若宋之庫酒世稱官釀也禮樂志給大官桐馬酒今梁州亦名馬醪為馬酒此即法酒之類又食貨志請法古令官作酒即法酒也猶志所云法釀也類

注非劉放說亦曲案傳云觴九行即言罷酒蓋法當飲不過烈引觴復有限制可無慮醉失禮也  
人主無過舉

顏注曰舉事不當有過失壽昌案此是周公對成王語見史記梁孝王傳通全引之與史佚所云天子無戲言義同而辭異

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

壽昌案漢之春為冬三月無菓可嘗若夏正之春櫻桃亦未熟禮記仲夏之月羞以含桃是也此春字疑有誤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德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二

淮南衛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淮南厲王長

壽昌案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注盧

文昭云今淮南子凡長字俱作修

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

史記作得幸上有身趙翼曰是時厲王尚未生何得言有子

宣從史記作有身為是壽昌案上云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

幸有身史記同此云日得幸上有子已生子也下云厲王母

已生厲王言既已生厲王非云甫生也攷高帝於八年冬從

東垣過趙趙獻美人幸有身九年十二月貫高等謀反事始

覺計已逾一年矣豈有身而尚未生乎趙氏攷之未審也

命從者刑之

史記作從者魏敬

其在王所吏主者坐

顏注云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是也下云御史主中尉主衛

尉大行主內史縣令主是皆言主其罪王若不改則國相主

其罪也又選任防蹕曹景宗云景宗即主李善注云主謂為

上首也其奏彈劾蹕云如法所稱蹕即主沈約奏蹕王源云

源即主主字同義

典容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

史記作典容臣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倫盜

賊中尉臣福此無逸與賀名亦無中尉一官案此為孝文六

年廷尉當為張釋之馮敬於文七年為御史大夫此時止以

典容行御史大夫事也

奉目二千石所當得

所當得史記作所不當得

葬之肥陵

肥陵史記作肥陵邑括地志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

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此去邑字疑與陵名混

齋帛五十四

十字史記作千

長所犯不軌當棄市

長字上史記有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

三句無所犯不軌四字春即長之郎中以爲丞相者也

臣嬰等

嬰即夏侯嬰

給薪菜鹽

史記鹽下有豉字

吾曰驛不聞過故至此

壽昌案宋書文帝弟彭陽王善順為孔熙先范蔚宗所誘謀

逆被廢後讀此傳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當

亦有感於此兩語

憐淮南王

史記傳上有上字不可去

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案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慎注文其辭乃云一尺綸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與此傳歌語小有異同昔堯舜放逐骨肉

顏注蘇及其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蘇昌黎頗說非也堯舜不傳子舜遠封象當時亦有放焉之說此不過渾舉其辭蘇與其工可為堯舜之骨肉乎

通從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

城陽共王喜景王章之子徙王四年復還

其相曰

張釋之傳云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此為景帝三年事則將

兵之相當是釋之

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曲城功臣表作曲周侯馮遂子捷嗣侯師古注作捷史記徐

廣注馮遂皆以字近而譌也而史表又作馮遂

方術之士數千人

淮南要畧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向左吳田由雷

被伍被毛被晉昌說曰八公高誘敘蘇非作蘇飛案此八人

惟左吳雷被伍被見傳中雷被即安郎中因為安所斥而亡

之長安上書者也

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調長安約結上左右

史記功臣表安平侯鄂千秋元孫但與淮南王女陵通又遭

淮南書稱臣盡力放棄市本書功臣表無與女陵通事止言

稱臣於淮南耳又功臣表岸頭侯張次公元符元年坐與淮

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

閉使與妃同內

壽昌案內房也韻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曰二內二房也

武帝紀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注內中謂後殿之室中也論

衡別經篇曰富人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周仁壽云八臥內

皆以內為房舍也

格明詔

顏注格音閣謂放閣不行之周禮牛人注挂肉格卽皮閣也

後世因皮閣之閣遂借作暹閣耽閣之閣卽此格字也今俗

書作擱

卽使所善壽春嚴正

嚴正史記作莊芷蓋班史以明帝諱改莊為嚴正芷則字近

而譌也

從南方來

史記作東方

上遣廷尉監

壽昌案此時廷尉為張湯廷尉屬有正左右監

王亦愈欲休

魏史記作偷

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

壽昌案春秋下奪一傳字

太子數言數讓之

上數字頻數也卽論語事君數之數音索下數字指數也數

其罪以讓之卽左傳以枚數閔之數音據

皆將其勳之

將蓋史記作縱案將違君之惡養長君之惡

校勘

史記作撥劫

更勁孝首匿高

顏注爲頭首而蔽匿之壽昌案首匿漢律罪名也紀表屢見

還中尉安大行息

表中尉司馬安大行李息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壽昌案高除其罪者律文也明孝自告律已除其罪矣別以

他罪與市也

五十四年堯

四他本作三宋祁曰三或作四

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

壽昌按地志泰山郡無北安縣惟嶺縣爲濟北已所郡或卽

其地所改名後旋復之然史無可攷矣

勳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劄通

史記無專傳附傳信傳中

所言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

事後作劄

僕嘗受相人之術

此句下史記尙有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

法曼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後斷等語

魚鱗雜襲颶至風起

史記襲作颶颶作鱗

有淮泗之地

淮史記作膠

常山王奉頭風颶

奉頭史作青項壬奉項嬰頭

大夫種存亡越

種下史記有范蠡

不如謹蕪之政哉

蓋史記作蕪此句下尙有騏驎之踴躍不如駑馬之安步二

句

不如童子之必至  
童子史記作庸夫此句下尙有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



如瘡之指虎也

述通通說不顯惶惑乃陽狂為至

史記集解徐廣曰一本遂不用通通則通曰夫迫於細苛不可與國夫事納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

凡八十一首

壽昌案古人文氣著作俱稱若干篇藝文志及各傳可證獨

通之偽承云八十一首不以爲篇計

初通善齊人安其生

壽昌案安其生當以策干項羽不能用欲封安其生卒不當受此說見尚書並增上

伍被

史記無專傳附淮南王傳中

呼之曰將軍上

漢制諸侯王國止有中尉掌武賦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也淮南王僭呼伍被故被以亡國爲言衡山王傳號其子孝曰將軍時王有逆計也

皆曰爲什八九成

史記作皆以爲有禍什事九成

高祖曰待之聖人當起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

壽昌案先幾後發高祖卓見此說可補本紀所未及

劉使辨士隨而說之

士史記作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

遂誅滅

方扶南云高帝赦闡通曰武帝誅被草創負承平異治也

趙王彭祖

景帝子諡敬肅

收繫其父兄案駭皆奔市

壽昌案江充時名爲趙王上客徒以趙太子丹與齊忤疑

之使吏捕齊不得遂案驗其父兄俱奔市也王父子以一疑

之故未捕得齊遂將其父兄奔市既擅誅且過酷矣後充請

闡告丹未自訟前罪趙主復云充通逃小臣苟爲姦譏亦未

申明原委當時王家行法亦殊自便

充召見大臺宮

三輔黃圖大臺宮在長安西二十八里

後充從上甘泉

顏注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壽昌案顏說誤從上從帝也玩

前後語夏明充之時在上側得行其譖構也

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臭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呂次及皇

后遂掘蟲於太子宮

是時帝疾在甘泉皇后及太子家吏請問俱不報故充得掘

蟲於皇后及後宮太子宮

趙廣 充本邯鄲人曾爲趙太子丹捕遂故呼爲趙廣壽昌案漢江

人曰虜充爲趙人斥之曰趙虜猶妻敬爲齊人高帝斥之曰齊虜也

其罪不明

中山孝王興元帝子馮太后媛本元帝昭儀馮奉世女外戚傳云爲哀帝祖母傳太后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卽此所云其罪不明也

先帝龍興

壽昌案先疑是宣

如使狂夫囋誦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顏注東崖謂東海之邊

壽昌案上方說圍城指關下復說京師精兵明以近畿可畏何至說到東海益東崖指嶺華諸山之在長安東背渭水卽在長安而向取西來捷發尤可慮也唐書武帝紀中書奏虎牢關之賊東望云云是亦都長安者指嶺而以西之山爲東也

居疆地

注臣瓚曰是其國所部地名壽昌案瓚說無據攷邊郡西域地志俱無此名或是人敦煌等處居之翁之稱疆秦疆漢云耳

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既云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此尙不足爲將軍邪若堪爲將

軍者有加於此何以不立按語但以將軍二字括之邪此明云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舉二人師古注誤劉攽刊誤說與予同而未暢故因其說而申之

妻充漢與家屬徙合

充漢躬妻名

游曠迴兮反亡期

迴一本作迴

萬石衛直周張第十六

能鼓瑟

史記作鼓琴壽昌案趙人多善瑟者魯家於趙疑從瑟爲是

徙其家長安中既里

史記注長安記既里在城內長安志云高祖娶石奮姊爲

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歐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歐

里因石奮家而名

迫近憚之

以九卿迫近上前憚其拘謹也

次乙

徐廣曰乙一作上

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壽昌案石奮四子惟長子建季子慶最著建於武帝建元二年始爲郎中令慶始爲內史皆二千石也其在景帝時四子皆二千石官不卑帝云人臣尊龍舉集其門必非以虛銜食

祿也乃史未著其始何官至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則庶祿無官也

見路馬必試焉

賦史記作式

童僕訥語如也唯謹

注晉灼引許慎云新古欣字顏不取晉說謂諸君問問謹敬之貌也壽昌案顏注非也宜如晉說作欣言童僕皆有欣欣自得之色乃形容其善化人也若如顏訓作謹敬則下何必

加唯謹兩字乎

少子慶為內史

壽昌案百官表慶為內史僅一年表云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南表無左右字此傳同惟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顏氏謂志誤殆未審也慶由內史遷大僕表亦未載

取親中裙廁輪身自洗濯

壽昌案輪音豆呂靜曰械窳褻器也窳即輪又音投賈逵解

周官械虎子也窳行清也徐廣曰輪短板以築廁牆也輪音

住師古注引孟康說是而忽自注云廁輪者近身之小衫若

今汗衫也誤矣建為親洗濯小衫即得為孝謹之至乎

萬石君元朔五年卒

壽昌案石奮年十五事高祖東擊項羽之時是為高帝二年

至景帝末年歸老當八十歲至元朔五年卒年九十七歲

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嗣

壽昌案石慶為齊相也後世生祠之始

曰戲車為郎

壽昌案戲車注引服虔說近之顏注云若今之弄車之技則非矣戲即陸也周禮貞官建大麾以田或作戲史記項羽傳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注同陸說又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視

下縮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犬遷待罪中郎將是細事文帝於代郎戲車蓋王郎郎屬官把麾於車上者故可以功遷中

郎將也若東方朔傳之設戲車方是弄車之技然是武帝時

始設細事文帝尚未有也匈奴傳戲數十顏注曰戲載有旗

之戰也戲音許宜反又音處此戲字音義俱同

漢書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注如氏曰主車曰車郎

同傳以又在駕車謂車郎也蓋此官亦車郎之屬也

不執河綽

孰柯史記作誰河蓋孰何即誰何則與誰何字近而轉

語意亦重耳

死罪病

史記作死罪實病言當日不來固死罪實亦病耳實字似不

可去

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

顏注盛謂在劍室之中也壽昌案盛謂什尊藏之以敬君賜

也劍在劍室中何待言豈有取劍於上前而拔削露鋒者乎

孫樂卿之屬

樂卿粟太子舅也

上曰猶為長者不忍

壽昌案中尉掌徵循京師武帝時更名執金吾時猶任此官  
帝恐其長者不忍盡力治捕故以郅都代之

為丞相三歲

壽昌案武紀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  
奏所舉賢良或治中商鞅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奏可武帝承文景尚黃老之後獨能尊儒向學得董仲舒諸  
人皆給此一言辨之也相業無有大於此者本傳稱其自初  
宦以至相終無可言而不詳載此奏於傳中僅於紀附書一  
語似亦疏

建元中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建元元年六月丞相縮免而此傳云建  
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因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  
之是若遺論往事免相者然然攷武紀及史與傳皆為建元  
元年則中字應正作初  
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史記作已金主覺妄意不疑

呂此稱為長者

此句下史記有文帝稱舉四字

不疑曰二千石將擊之

將下史記有兵字

仲子孫彭祖

史記作子相如孫望此傳無子名與表俱作孫堅不名彭祖

周仁

史記作周中合周文者名仁則其字為文也

仁為人陰重不泄

壽昌案陰重不泄張晏注云下澤故窮極是以得比宦者得  
入後宮也師古謂其非是因自注云為性密重不泄人言引  
霍去病少言不泄為證說極明確惟先引服虔曰陰重不泄  
人之陰謀也說亦近頗亦謂其非何也

張敞

歐史記作歐音於友反此注引孟康曰音驅顏注表則孟音

景帝時尊重當為九卿

百官表歐於孝景元年為廷尉五年為奉常中三年為廢族

乘昌為奉常則歐遷中尉即此時表失載

主武帝元朝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壽昌案百官表武帝建元六年大農令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四年病免元光四年中尉張敞為御史大夫五年老病免食  
上大夫祿與韓安國傳及此傳合疑此元朔為元光字誤也  
為涕泣面而封之

而下史記有對字壽昌案注引晉灼曰而對因讀而封之則  
似本有對字脫去也

又三王傳第十七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距吳楚

壽昌案梁孝王時人材頗多汲黯傳中傅伯注應劭曰梁人

為孝王將素執直本善儒林傳丁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

號丁將軍則皆在此役者也

於是天子意梁

意即直不疑儻意不疑之意非意之也俱作疑度解

北登梁山

壽昌案梁山史記作夏山索隱引述征記云今壽張縣南有

夏山正義引括地志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屬琅琊郡又案高

帝紀十一年立子恢為梁王罷東郡頗益梁故郡之夏山遂

改名梁山也

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注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敵六故六月六日王薨

也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

廷壽昌謂旬朔曰六月中則是月半何得云初六日也不獨

廷亦讀之未審

為帝登錢

壹二史記有知字不可去

十七年薨

十七表作七

梁孝王子五人為王

殿本提行另寫

立十年薨

十表作七

濟川王明

濟川國即陳留郡水經注引應劭曰今陳留濟川縣

取財物曰為好

以為好即以爲樂之變文也

國除為大河郡

壽昌案濟東國除也大河郡即東平國宣帝甘露二年置

立一年薨

一表作七

事李太后

李他本作於

睢陽人狂反

狂反史記作類狂反或類姓而狂反其名邪

而與睢陽太守官俱出同車

劉敞曰睢陽屬梁國無太守當是淮陽壽昌案史記梁王傳

本在睢陽太守非睢陽此書因睢與淮字近而誤到既偶未

據史記一枚耳

欲得壽昌長史

愛他本作史

晉王太后湯沐成陽邑

案成陽地志屬濟陰郡此食邑在梁國外者也

梁餘尚有八城

八史記作十

子頃王無傷嗣

頃表作貞

私聽中黃之言

黃亦作璽集韻蕤夜也玉篇六部蕤夜也詩曰中蕤之言中

夜之言也釋文引韓詩中蕤中夜淫僻之言也是韓詩亦作

夜與注引管灼舊詩說同毛詩傳云中蕤內蕤也鄭氏箋云

內蕤之言謂宮中所著成則蕤讀如構說文蕤交積材也是

鍾注所本

呂三者揆之

年齒不倫一也富厚足聘美麗且各有恥辱之心二也案事

者僅驗尚愛言未及淫亂乎乃無故自發三也故曰三者

怨相緣及離陽丞

蓋昌案百官表景帝中五年王國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此成

帝元延中雖陽安得有丞邪丞字疑誤

王陽病抵謂置辭駭不首主令與背畔無異

師古從辭字斷句既誤而注云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

無異也解亦不斷詩昌案言梁王假病拒誣致辭又復驕矜

不首實於主令即與背畔無異也主令即移書中所言丞相

長史大鴻臚丞即問之二人主法令者也

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匣中

匣論語作柙釋文匣戶甲反今本作柙匣他本作匣論語本

作柙

賈誼傳第十八

河南守吳公

吳公楚上蔡人地理志屬汝南郡以下有云故與李斯同邑

也循吏傳有文翁而無吳公

聞其秀材

書中凡秀之字曰茂避光武諱也獨此與儒林傳秀才異等

尚存秀材二字武帝紀已作茂材異等矣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書之

害忌也史記燕昭王使樂毅約趙楚伐齊諸侯害齊僭王驕

暴皆許之注害猶言患之也又屈原列傳上官大夫與之同

列爭寵而先害其能皆與此害字同文選李善注引風俗通

曰賈誼與鄒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遷為長沙太傅

據此則害之者不獨絳灌諸人也攷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

軍討匈奴在文帝十四年馮敬為御史大夫在文帝六年此

賈誼當文帝三四年間事敬始為典客也顏注馮敬事誤

誼既呂適去

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諸侯王太傅秩二千石以秩而較初非

左官其曰適去者以其去天子之側而官王國也

因曰自諭

論與喻同

謂隨文用兮謂師臨康

簡夷史記作怡夷論語史記作盜匪

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

史記作于嗟默默分生之亡故以下兮字俱在上四字下與

此異許史記作說

襄九淵之神龍兮

案舊籍書藝于休祥之號猶合也言比合於九淵之神龍也

注引鄧展鄭重也似隔又師古注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案淮南子有九璇之淵許慎注云至深也師古語本此易淵

作糾避唐諱也

紛紛其離此郵兮

史記郵作尤

服似鴛不祥鳥也至通為賦曰白廣

壽昌案孔臧鴛賦有三季夏庚子思避靜居爰有飛鴛集我

屋隅賦全做賈此作又云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鴛鳥

卒用喪已壽昌案孔臧與賈傳同時此作當在賈傳既亡之

後又世傳服利人死聞之者不久即逝故謂為不祥歟賈傳

聞服於長沙為文帝六年丁卯至十一年以梁王傳卒官去  
長沙已五年矣孔臧以孝文九年嗣封蒙侯四十五年至孝

武元朔三年始免侯其卒雖無可攷約年已不少亦必非死於聞鴛之歲也

四月孟夏庚子日科

有謂漢以十月為歲首則所云孟夏者當是夏正之正月而

以長麻推之文帝六年丁卯歲建巳之月二十四日適逢庚

子賈傳賦語不云正月而云四月何也壽昌攷春秋昭公十

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此周之六月實夏之四月也

左傳晉太史有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先儒引為晉用夏正

之證賈傳當辭以改正朔為亟奏而未行又深於左氏學其

四月孟夏四字即本於此也

異物來辟

說文萃从山卒聲卒即辟音粹言其來也猝然蓋服不

過一鳥必非類集胡云萃聚也毛詩墓門有梅有鴛萃止傳

萃集也壽昌謂墓門為鴛集之所故可云萃屋隅則鴛非常

止故來必云辟也

問于子服

子猶汝也詩相彼鳥矣又爾牛來思爾羊來思加一字以成

文字服之稱亦猶是不必為美稱也觀史記作請問于服兮

可知顏注謂子服為美稱太迂

請對巨意

意史記作臆  
水激則旱

早與悍同昌及春秋在有關天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注早向悍願注云去甚不能浸潤則誤以爲乾旱也

塊札無堪

其史記作軋王逸注楚詞云塊軋氣味也壽昌竊意與大鈞播物不合卽本注亦不甚顯蓋塊同央卽荒廣之意指六合而言此同札卽深厚之意指九重而言言其廣厚無界限也案服賦詞意與鶡冠子世兵篇近似柳子厚遂疑鶡冠子竊此賦語爲僞作壽昌竊謂鶡冠子多奇奧且爲韓文公所校疑柳說不然而鶡冠子與此賦語實多同者略摘錄數語以待後來之詳訂如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至人造物獨與道俱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懷會稽句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虛烈士徇名貪夫徇財皆是其他單句如與道翔翔安可控搏芴芒無貌塊軋無垠泛泛乎若不繫之舟此類尚有未能悉舉

使願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

壽昌案願成文帝四年自作廟名詎對文帝爲此言若在後世必犯忌諱以大不敬誅矣上云生爲明帝沒爲明神語類此

天子春秋鼎盛

鼎盛壽昌案鼎訓方亦訓當匡衡傳服虔注鼎當也賈捐之傳顯鼎貴如氏注鼎言方且欲貴也

行義未過

未過言未有失也

非有仄室之執

文帝自稱高皇帝側室之子此正指文帝言仄卽側

匕首已陷其向矣

前之審食其後之袁盎皆是也

列爲微侯而居

此在文帝時故微字尙未遷然他處已多追改如通侯顯通

之類

則莫若令如長沙王

長沙最忠高祖曾定著之令其時係吳芮之元孫考襄王非

景帝之子發也此卽誼爲王太傅所輔者

賈高利幾之謀不生

賈高卽勸趙王張敖反者利幾本秦將降漢封於潁川後以

疑懼而反

雖有長而不得復

注張晏曰長卽高爵也壽昌案長爵世及之爵也雖有長世

之爵猶起征役不得復除也昭帝紀如氏注曰雖丞相子亦

在戍邊之調是也

毋動爲大耳

漢文時尚黃老以清靜爲治故云毋動爲大不必截斷讀

家貧子壯則出贅



此故秦時贅婿最賤漢初尚如此七科誅中有贅婿一條其慈子蓄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壽昌案言愛子而不知愛親好利而不知好義如牛之抵牾猶之怒魚皆禽獸之為也人若此其不同者幾何哉顏注以慈子者利為小異禽獸語氣不類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刀筆以治文書筐篋以貯財幣言俗吏所務在科條徵斂也

顏注全誤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

壽昌案自然為天子至此時務也千餘言皆大戴禮記保傅篇語諷引之惟字句小有異耳二十餘世保傅篇作三十餘

世注云三十一世攷世表殷共傳二十八王宜從此為正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壽昌案秦紀未載此事此可以補佚聞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豈不如其身者尊君之故也

方扶南云此固古禮然則申屠之欲斬鄧通未必是而孔光

之禮接董賢未必非邪壽昌案寵臣非倖臣嬖臣之比說文寵尊辱也一曰愛也恩也易承天寵也書思寵思危左傳陳

一相公方有寵於王皆是是恭為君所貴愛之臣也不得援寵幸以為說

而今與眾庶同跡則髮則答傷棄市之法

傷字廣韻云馬本字玉篇馬也

廉恥不行大臣

言廉恥不行於大臣也一本作行字斷句者非

輪之司寇編之徒官

顏注司寇為主刑罰之官宋先生過庭錄云漢哀帝時始置司寇此司寇當作司空以百官表注司空主罪人也并引買子新書階級篇輪之司空兩語為證壽昌案司寇始見尚書

洪範三八政六曰司寇箕子陳禹九疇而稱司寇則夏制也禮記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寇鄭注此殷時制也而尤莫詳

於周尚書周官司寇掌邦禁春秋左傳康叔為司寇周禮秋官大司寇小司寇皆是也至秦廢周制不稱司寇名大李一作理

氏春秋李一名廷尉漢承秦制有廷尉無司寇此司寇是罪名非官名顏注為主刑罰之官言是官所也刑法志隸臣妾

滿二歲為司寇王子侯表楊邱共侯安耐為司寇蓋復作徒刑也在孝景四年與誼時相近哀帝元壽二年雖造司寇職

而帝旋崩未竟其事故終漢世無此官百官表亦未載也此云輪之司寇明云繫之刑所而編列於徒官下云司寇小吏

新書下亦云司寇牢正徒長小吏明非同廷尉尊官此司寇字似非誤也

吳詭無節

顏注吳音胡結反鏡泰吉曰吳說文從大圭聲此本作吳隸變作矢尚無大誤何氏焯改作吳則為吳詭切非胡結反矣

二字並在玉篇類篇大部又說文談詭恥也或從吳則段吳

作讀壽昌案額爲吳頭表態與或作吳玉篇獎別爲字云  
獎也

雖陛下財幸

出同哉易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財字本此

當吳泣和成餘亦死

世九日其列傳云賈誼爲梁王傅王墜馬誼不食臣而

死

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放梁王揖以文帝二年五十一歲齊文王以文帝二年嗣

十四年堯計生之死當文帝十一年

及漢定制度曰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

壽昌案武帝紀大初五年夏五月正厯以正月爲歲首色上

黃數用五似皆進行賈生之言即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

改爲土德未嘗非由生所自發之

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

北堂書鈔引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

薄游於朝乎

侯爵注校補卷三十六

長沙周壽昌撰

爰益龍錯傳第十九

爰益

爰史記作袁史游急就章云爰展世師古注陳申公後世孫

爰諸生爰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爲輟又作袁左傳作輟

塗公穀作袁此書則作爰益古字通也

爰兄噲任益爲郎中

益以兄噲官得任子弟爲郎中也如解誤已在是元王子德

傳詳注之

常目送之

目送史記作自送

本兵柄

本史記作主明時稱大司馬爲本兵本此

上益莊

書中莊字多改爲嚴避明帝諱也獨此與莊音韻之莊字及

鄭當時字莊未改

微繫訪室

請史記作清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氏

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

禮設驛乘  
談史記作同避其父諱

宿松羅忠濟初校

廿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五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六

上曰將軍怯邪

詩昌案此知中郎將稱將軍下丞相申屬幕亦云過不知將軍後終以是相病免家居安陵富人尚稱爲將軍也

勇六飛

飛史記作緋

獨不見人豕乎

豕史記作彘

謂爲麗西都尉

壽昌案中郎將血郡都尉皆比二千石由中而外之曰調

不得如顏注曰選也

徒爲失相辭行

辭行二字始此

今緣欲刻治

刻史記作効蓋此作苛刻史作彈効各一意

亡何

史記作亡苛此言無須誰何使氣史言無庸苛効也

幕部人

史記辭字下有野字

引與入座爲上客

言從此丞相嘉引之爲上客非僅一時事也

買一石醇醪

醇醪取其醇醪易醉也

迺已乃仗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登解節旄樓之履步行七十里

帳軍幕也仗之取道以出也史記帳作張直出史記作直隨出節旄史記作節毛履步作杖步七十作七八

張恢生

生願注作儒生壽昌案得明云學申商刑名於張恢生非

備家安得稱儒生蓋此生亦先生也史記作張恢先注徐廣

曰先即先生索隱軹縣人張恢先生蓋當時生爲先生先亦

爲先生也此傳末節先願注曰鄧先翁云鄧先生也梅福傳

叔孫先非不忠也注先先生賈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注

生先生也

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節

案宋孟劉帶俱無可考史記劉帶作劉暉

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

注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壽昌案詩書當是

詩禮之誤然張注迂拙可笑伯魚學詩禮是甫讀詩禮耶

錯是時從伏生受尚書值文帝好黃老不喜儒學故言太子

於術數無所適從以帝心之所好爲心也所謂術數即指

書說也

而法曰大有利

而法曰三字宜照宋祁所校浙本將法曰兩字郭去方可通

宋云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謀善耳誠然大有利正作有大

利明監本凌本俱從之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壽昌案上云此不習勒卒之過也此鴟字疑亦當作過

其人密理

顧注密理謂其肌肉也壽昌案密緝密也理增覬覬肉之間  
為贖理素問舉痛論寒則腠理閉骨子解離篇則足以見覬  
睥而察理矣言其人肌理緝密故能窺也顧注肌肉下似有

脫字

材官騶騎

注蘇林曰騶音馬騶之騶如氏曰騶矢也顧注騶謂矢之善  
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菽其音同耳壽昌案左宣十二年吾聞  
致師者左射以菽儀禮既夕禮御以蒲菽鄭注蒲菽牡蒲莖  
也古文菽作騶是知騶即古菽字

曰便為之高城深塹

宋祁曰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壽昌案此言以其便為之高  
其城深其塹作一句讀則以字似不可去

為中周虎落

注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簾注謂竹蔑相連遮  
落之也壽昌案外蕃當作藩即藩離也竹虎當是漢時柶若  
今呼秧馬木馬上牛之類顏說形製最晰又案楊雄校獵賦  
爾迺虎路三變以為司馬注晉灼曰路音落服虔曰以竹虎  
落此山也落與裕通李廣傳上召禹刺虎禹從落中斫絕累

注以落為網絡之也

不足募曰丁奴婢贖辜及輸奴婢欲已拜爵者

壽昌案錯意於近塞別設一城召舉人及免徒復作人居之  
數種人不足則募此兩種人丁奴婢是有罪人贖以家丁入  
官為奴婢者如文帝時女子緹縈願投入官以贖父罪是也  
輸奴婢是無罪人自願輸人入官為奴婢欲以拜爵如貧賈  
志所云其後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  
增秩是也

連有假五百

五百一作伍伯周官司服注云今時伍伯縫衣古兵服之遺  
色四軍旅什伍官府巡儆者亦襲其服後書曹節傳越騎營  
五百妻注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  
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

上親策詔之曰

壽昌案文帝本紀十五年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  
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此為漢廷策士之始

啟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己也

謂知與者取財以賞功無妄費也民知為安己而用財故不  
恨也

擊臣恐誤

壽昌案擊臣因恐懼而獻諫辭如叔孫通語秦二世鼠竊狗  
盜之類

寶財不下五帝

資財資性材智也壽昌案財材古通史記五帝紀養材以任地大戴記作養財以任地史晨後碑還所敘民錢材即錢財也

公為政用事

錯父呼錯為公是以父尊稱子也爰登之從子種呼益字曰絲是以子卑稱其叔也

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壽昌案宋寇準勸真宗親征身在行幸閉被王欽若孤注之語錯素號智囊而所謀若此宜其及也

晷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

壽昌案宋王曾乞獨留身發丁謂奏事即用此術

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東市

壽昌案錯之父已前死矣所云父母者隨筆牽連之辭也

高衣朝衣斬東市

壽昌案本傳云父曰劉氏安矣而暹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遠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又案景帝紀三年正月七國反即於此月斬錯是錯父之死去錯死前未久錯時猶朝衣行市是漢初大臣尚無奔喪之制也

庫所求

道由也即高紀內道高之道

於是暹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

壽昌案此為漢書侯爵鄧公也帝呼為公傳即作鄧公公卿言鄧先傳即作鄧先無定稱也又案喟然長息曰息字上疑脫一大字

鄧公成固人也

晉書習鑿齒與謝安書曰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成固屬漢中郡漢中在秦時為楚之地也

張馮汲鄒傳第二十

召貴為騎郎

黃史記作嘗算也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壽昌案此語必有誤考百官公卿表文帝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本傳云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奏劾後拜釋之為廷尉皆三年事也是釋之事實帝由中郎將遷廷尉調最速安得云十年也

單之毋甚高論

漢文學與老治雜霸道恐釋之遠舉三皇高談五帝故以卑之毋高論為論

問上林尉禽獸簿

上林為秩三百石釋之官謁者秩六百石也

虎園禽夫

壽昌案百官表縣置禽夫此則上林尉之所屬也儀禮觀禮

云天子寂寞負斧依齋夫承命告於天子鄭注蓋司空之屬以周禮五官無齋夫故疑之也而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曰齋夫馳知此官自古不始於漢並不始於周也

上曰長者又上復曰長者

家長者厚德也與陳平傳長者之爲貴人異史記平準書天子於是以致終長者後書冠恂傳時人歸其長者章帝八王傳論章帝長者三國魏志陳季傳注引魏書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皆此類

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壽昌謂劾其罪而奏其事也書呂刑正義云漢世謂罪謂鞠斷獄謂之劾

然後得入

釋之時追止太子梁王在殿門外必詔赦之始得入也

上居外臨廂

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廂

陳澆其間

陳澆史記作陳葵澆

然曰逆順爲基

基史記作差

王恬咸

應照各本作王恬敝史記作王恬開避景帝諱也此咸字係

宋校本誤改

景帝不過也

不以前事爲過

張廷尉誅此天下稱之

壽昌案傳云是時中尉周亞夫山都侯王恬開與結爲親友考功臣表山都侯薨於孝文三年亞夫爲中尉釋之爲廷尉皆在孝文後六年相去十八年釋之安能與山都侯吳仁傑謂表誤以釋之傳推之山都實二十五年始薨也又據傳云云釋之終文帝朝爲廷尉未過他官至景帝二年始由廷尉左遷淮南相而終而百官表文帝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十五年書廷尉賈昌後元年書廷尉信景帝元年書廷尉馱三年書廷尉勝據表所書則釋之官廷尉僅七年其較並本傳官廷尉也

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尙以前過也

壽昌案景帝三年七國反時釋之正爲淮南相釋之將淮南兵不令王從反事後卒不見錄淮南傳不載姓名本傳亦絕不敘人若非以紀傳年分推求幾無知者是不但景帝之左遷淮南相以前過恐不錄其功亦以此也

唐曰孝者爲郎中書長

壽昌案文帝紀賜三老孝者人帛五匹文帝紀同此之孝若疑是者字誤若僅以孝善亦無因爲郎也又考許宣傳有云其合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過此亦孝者選官之一證具以實言

此猶派釋之傳具以實言帝欲其稱說近事無為高論也  
父老知之乎

史記無老字蓋此以父老為稱史以父為稱而已老字屬年老說也

為官帥將

帥史記作卒徐廣曰一云官帥將國語圍閭卒百人為微行  
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帥隊大夫也

殺北地都尉叩

叩史記作昂都尉姓孫

藥尚為雲中守

藝文類聚九十一引陳留舊舊傳云閩人魏尚文帝時為太  
守有罪繫詣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鼓翼而鳴尚占曰夫

刺中心赤外有棘象我言有棘而赤心之至誠雀為命之  
祥其鳴即復也表其復故官也有頃詔還故官又謝承後漢

書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為太史曉烏語壽昌案與尚同姓  
名同時其事亦頗相照惟本傳稱尚為樓里人此為閩人不

合姑錄於此以廣異聞

及都國車士

或疑車為駟字之誤若非也衛綰傳臣代戰車士此亦車士

二字之稱

蓬字王孫亦奇士

馮遂與太史公相善奇士亦史公所稱也見史記

至黠十世

十史記作七

常慕傅伯爰益之為人善淮夫獄當時及宗正劉棄疾

史記伯作伯乘疾無疾字百官表亦在劉棄案應劭注伯伯

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而史記及班書俱無傳並未敘入梁

孝王傳中

吾欲云云

言欲上希冀舜曰觀黠對語可知張注欲施仁義則誤會黠

對為帝語也壽昌案帝元朔元年詔有云朕嘉唐虞而樂殷

周即頌云云之語

最後嚴助為請告

嚴史記作莊

然至其輔少子守成

守成史記作守城深堅招之不來應之不去壽昌案此止就

輔少子說史公兼守城一事說也

見上言曰陛下用聖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黠罷上曰人果

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曰益甚矣顏注曰言其鄙俚也或曰

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

壽昌案師古前說為是日益甚言其鄙俚自更甚非損益之

益也雖老子有為學日益之言不能如此訓也觀下文帝云

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則明以此言為妄發可

知又本傳云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宏又云黠常毀儒而觸宏

漢改帝以無學爲謬也又案文子尚德篇云雖若積新燎後者處上級賤語似出此顏注云出曾子也世傳曾子書無此語

今病力不能任郡事

顏注在力字下云力謂甚也壽昌案今病兩字句力字屬下句讀似較順

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呂河南太守卒

壽昌考百官表下元狩元年中尉司馬安二年廷尉安五年

廷尉司馬安表凡三見汲黯出爲淮陽太守正安爲廷尉時

黯當時傳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是安嘗接黯之任計

在元封二三年間後又由淮陽調任河南矣

淮陽段宏

段史記作假

其先鄉君

先鄉君表弼謂即當時父壽昌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鄉君

名榮史記與此書俱未載新唐書或據所傳家譜也

遷爲大司農

大司農史記作大農合案治粟都尉於景帝後元年更名大

農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當時以元光五年官大農

合距更名時尙有二十八年此當是班氏用後名道改書之

人多通負

八史記作人以傲人斷句  
翟公爲廷尉

案翟公爲廷尉在元光五年與鄭莊官大農合同時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六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威覆校  
平陽陶福祥再覆校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賈給事類陰侯為騎

類陰侯准要也騎侯家騎士

隱以金椎

隱即穆字以金椎築之使堅穩也

飾曰翡翠

壽昌案說文翡翠青羽雀也本書尉佗獻文帝翠鳥千

徐廣車服志天子金根中翠羽益皇后首飾步搖加翡翠禽

經肖有采羽曰翡翠注王公之家以為婦人首飾其羽直千

金

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

此言上雖智而亦蔽下雖勇而亦挫君臣皆受其傷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

壽昌案對其君稱本朝為劉氏猶見漢法近古後世必不能

行矣

術追厥功

壽昌案詩平脩厥德東平王傳引作述脩厥德術即述漢韓

勅後碑共術韓君德政脩莫廟碑歌術功稱張表碑方伯術

職之術述平互通也

二月夏歷一月

壽昌案夏之二月漢文時之五月也據此益微漢必改月矣  
若是仍用夏正之月但改歲首則山何必新之為夏正之歲  
二月乎

職事之大者也

左傳講事以度軌物謂之軌

章下詰責

似止詰責謙除錫錢令一事觀所對可知

六齊望於惠后

惠后注引孟康曰惠帝與高后也顏注一說惠帝二年悼惠

王入朝呂后欲燒殺之獻城陽郡博元公主得免六子以

此怨之全福望曰誅諸呂大臣許立齊王是為惠帝後也已

而背之故六齊怨望耳惠后乃惠後之譌壽昌案全說因辨

然當日大臣雖欲立齊王旋即罷罷並未許立之也惠後一

字無明文似不如孟顏兩說得其實若疑惠后字於文為不

辭漢書常有此等文法杜欽傳袁宗宣之饗國章昭注宗殷

高宗也宣周宣王也此之惠后亦可類推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

交龍案祿謂南本徐錯改交為蛟其實交蛟古字通文選本

作蛟

臣聞為鳥案百不如一鴟

後漢樊豐龐參孔融為輔衛皆用此二語即本於此也

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

此暗用楚不可問周鼎以折之託言於新垣平耳

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介特也亦介節也言陽特立於勝詭之間不肯苟合故勝等惡之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注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

史記作自沈於河索隱云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河韋昭曰六國時人新序作抱石自沈於河文選李善注曰爾雅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師古注同而非服虔說王念孫云雍讀為雍講蹈發自投於河也漢紀荀悅曰申徒狄蹈雍之河王氏欲據索隱引新序及荀紀語改

雍為費抹去舊注壽昌考今新序雜事篇實作蹈流之河與索隱所引傳為各異荀紀或誤雍為費未可知且服虔後漢人特為雍作注文選亦作雍李善注同皆確據似不能別立新說也又案新序節士篇申徒狄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殺子胥陳殺洧治遂負石沈於河韓詩外傳一所載同皆作負石沈於河無蹈發語據所云云即韋昭作六國時人較可信也

封比干之後

史記索隱後謂子也不見其文案元和姓纂云比干為紂所賦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

脩孕婦之墓

壽昌考史記但云封比干之墓末云孕婦疑是鄒陽說言不必有此事孕婦何人死葬何所向有墓可脩乎或云皇市謠帝王世紀云紂封比干妻以視其胎則脩比干之墓即為脩孕婦之墓矣恐亦未然

刑軻世七族

壽昌案古無族誅漢設三族刑止矣亦承秦酷法也顏注考史刑軻並無滅族之事張晏乃云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此說迂鑿鄒陽不敏甚其辭以明秦酷何關事實也王充論衡語增篇云秦王誅軻九族復滅其一里充在後漢亦是因陽此言造之未足為據

已左右先為之容也

顏注與索隱同訓容為雕刻加飾蓋泥於上為高靈器句即木檢上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語與此對舉乎此明云以篋闔投轉遭案劍者為無因而至前也雖為萬乘之器必左右先為之容等也語本詒注轉漏矣

有人先游

顏注為進納之也亦晦觀史記作有人先談知游即游說之游也即上所云借譽於左右也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

壽昌考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也顏注謂作蒙恬者非而云蒙為庶子名亦誤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壽昌案言使才識高遠之士與論流並進如牛與駘共一阜耳此與字當訓如廣雅曰與如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注曰與猶如也

目為眾不可恭

言不欲已獨出奇計蓋覆眾人之目也

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

壽昌案長君即王信王美人即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時后尚為美人信安得封侯此云後封為蓋侯猶云即後日封侯

之王信也

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

揚子法言岡明篇子貢辭而精之刑法志注精細也即此精

字

齊桓公法而不論

法今本論語作正宋先生翔風論語發微云法古文作正星

班書所引法而不論為魯論語今作正者為古論語也

夫以一縷之任至墜入深淵

案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夫以一縷之任繫

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

其絕而造之者不知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繫絕

其高墜入於深此段語全本此李善文選注詳載之

然湯之案

論語初亮切正韻音創說文寒也遠周書天地之間有倉

然用其是者終無竭列子湯問篇曰初出則始於涼涼

枚乘復說吳王曰

壽昌案傳已云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何由復說吳王豈此時復至吳或遺書以勸之耶書中齊王親身以滅其述文選

李善注曰漢書云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

與此必有一誤劉攽曰此枚乘說吳王是後人以吳事寓言

兩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劉奉世勸譔尤詳確云此書為

後人追加或傳之者增之也

南距羌笮之塞

作文選作笮六臣本作笮宋祁曰笮當從草壽昌案宋辭選

學耳此字宜從竹部卽竹而名之也若長楊五柞之笮與笮

同本名也宜從艸與羌笮異

景帝召拜乘為宏農都尉

壽昌案宏農始屬河南郡武帝元鼎四年乃置置郡何緣景

帝時召拜乘為宏農都尉耶此恐是河南二字誤也

溫舒取澤中蒲莢以為蓐編

蒲視簡札柔滑已甚且易聯綴成篇即用紙之權輿也

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

張晏注曰光解光壽昌案百官表元鳳六年廷尉李光

啟盛服先生不用於世

壽昌案此疑指叔孫通說通在秦時諸生皆稱之曰先生二

世賜通帛二十四衣一襲拜博士出即逃亡至楚故云盛服

世賜通帛二十四衣一襲拜博士出即逃亡至楚故云盛服

世賜通帛二十四衣一襲拜博士出即逃亡至楚故云盛服

世賜通帛二十四衣一襲拜博士出即逃亡至楚故云盛服

世賜通帛二十四衣一襲拜博士出即逃亡至楚故云盛服

而不用也通始以諛辭悅二世故此書下有諛與之聲曰滿於耳等語也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顏注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壽昌案大禹謨古文尙書也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聲子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懼失善也杜注逸書也足徵古文尙書晉初尙未行故杜

注如此論衡答佞篇引此兩語亦本諸左傳作夏書不作大

禹謨可證

則指道以明之

指道言指畫引導也

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四語

壽昌案此全本左傳晉伯宗語微易數字足徵成帝時左氏

學漸行也

賈田滯韓傳第二十二

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

嬰太后從子也 姻戚故得列門籍奉朝請至是太后始除

其籍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時嬰尙未封魏其侯

也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靈可以護耶

帝呼其字親之也

有如兩宮處將軍

有知兩宮處將軍 史記作營張晏曰營怒也毒蟲怒必營顏注夷怒貌壽昌

案毛詩路車有夷傳夷亦也集韻夷盛也怒則面赤與此

故夷之義亦爲怒也

學盤孟諸書注 史記注作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三十六篇此注

無銘字六作九

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弟勝爲陽周侯

同母異父之兄弟太后自姓王蚡勝自姓田已經別族蚡勝

猶得以母舅封侯漢朝家法雖厚此似過疎案成帝云封田

氏非正也見元后傳

士吏趨執利者

執利卽勢利字見此

大司農韓安國

壽昌案亦當稱大農令時孝武建元六年尙未更名大司農

也

貌侵

侵音疑

蚡呂肺附爲相

肺附兩字宜遵舊解史記本作肺肺

遂取武庫 史記作君何不遂取武庫

坐其兄益侯北鄉自坐東鄉

蓋侯王后兄王信北鄉史記作南鄉壽昌案漢以東鄉爲

西鄉

西鄉

前屢見王信與太后同產轉不如婦之爲異父弟也

諸奏珍物

史記作諸侯奉金玉

項陰侯灌嬰爲將軍屬太尉

壽昌案嬰薨於文帝四年此爲景帝三年事是必嬰子何穎

謂爲轉寫誤爲嬰是也時周亞夫爲太尉灌嬰爲大將軍

又復請將軍曰

此將軍卽灌何屬太尉不屬大將軍故下云連言太尉紀亦

書太尉在大將軍上

夫安敢以服爲解

顏注服喪服也壽昌案先時灌嬰田蚡方盛共迎魯中公以

禮爲服制故蚡以仲孺有服爲言而夫作此語以誦也灌夫

以父孟已前死吳楚軍中未聞其母存疑是期功之服截下

蚡娶夫人夫得往賀爲壽其服必早除矣

請語魏其具

具史記作帳具

蚡悟謝

史記作武安鄂謝

夫徒坐

史記作夫從坐上徒坐若詩所云舍其坐遷也

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

案傳在元光四年夏也傳後又云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

十二月晦寶嬰傳棄市渭城吞蚡疾死壽昌案武帝紀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寶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死自官公卿表同此傳中四五年字皆有誤

過丞相

史記此句上有得字

今日長者爲壽

壽昌案夫蒙灌姓且與灌何爲昆弟故夫對何之子賢自稱

爲長者此長者又與陳平馮唐傳異言年輩長者也禮曲禮

謀於長者向長者而履侍坐於長者侍食於長者屢見不煩

他引

女曹兒

史記作女兒

勅灌夫罵坐不敬

顏注云於大坐中罵詈爲不敬也壽昌案顏說非是若如所

注是下所云醉飽得過不能死夫也重在上云今日召宗室

有詔七字言夫曹坐爲不敬太后詔也此不敬罪大故夫卒

破詠

東朝廷辨之

東朝廷辨東朝於太后而廷辨之也故下嬰如帝言而東朝

印視天條其地

注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書地知分野所在也壽昌案張注

迂拙此不過以視天畫地極形其辭詭無禮之狀若如張注

不獨非事實亦全失經妙

上怒內史

怒其是魏其而後不敢堅也此明帝心向魏其

且帝固能為石人邪此時帝在朝錄錄

石人言若石為人不能稱左右也老子云不能珠球如玉球

培如石球球即鐵錄正言如石人狀時太后後黃老學故引

老子語也宋聖仲游論清祐書云噫使石人而後聽之猶

將動也正用此書語

杜門備舌白發

雜史記作雜

適幼嬰翁先帝詔書罪

鄭氏注曰婚詔有言有不害也壽昌案功臣表括侯王改坐

使酒泉燒制害當死贖罪免如氏注後婚詔大書要斬何婚

詔害婚詔不害此漢律所載與鄭說同

嘗受韓子難說鄭田生所

費子難弄子

為限難

釋名良限也時未可聽物生限止之也言七國自東向而西

限止其中與之為難水經河水注說限限蹇白衛適齊之道

也即此限字史記作爲難難一本漢書無難字

而所見者大故出極遲入言

言平日所見皆帝制之尊大習慣為常即尊卑亦不為異也

羅門馬臣豪論登

派晏注曰秦穆即也壽昌案秦穆侯民謂其邑人之傑出者

耳史記匈奴傳云漢使馬邑下人羣翁壹初本稱爲帥也本

書敘傳云班壹以財雄邊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

為字者顏注即引班壹以證是也

謀事必疑祀

壽昌案即禮王制云受命於禋也顏注云祖禘廟是也故後

世謂之廟謨

王核李惠別從代

別從代上史記尚有李廣

核行千金丞相粉

壽昌案前已壽安國以五百金遺粉此皆粉貪附枯權之明

善者武安當族克止淮南一事

至它皆天下名士

至它史記作理它則為郅姓它名又一人突那為姓若郅都

它為名若項它尉它皆是誤本書誤改也

唯天子曰為國器

壽昌案國器猶壽昌信為國士之類券有壽尉即太尉言民

第一等也顏注屬

新壯高軍衛書等有功

新壯史記作而新辛壯將軍此皆前與辛兩字便不甚確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五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漢書立學官者三家魯申公齊轅固燕韓生惟毛詩未立賈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賈公哀帝時劉向子歆上書朝廷朝中諸公卿尙相攻擊至平帝末始得與毛詩同立學宮歆王獨於其國先立博士較歆又早數十年矣時為博士者詩學即毛公左氏學即賈公皆起人

識法曰聰明睿知曰獻

壽昌案此出大行令奏即後世太常博士之謚議也因其實故於傳特書之

子共王不害嗣

表不害作不周

子剛王堪嗣

表堪作基

子頃王授嗣

表授作緩

臨江閔王榮

表閱作愍

饒恭王餘

表恭作共

脫節遊

遊同各易以往古說文作以往遊

子頃王勁嗣

勁史記作封

使男子荼恬上書

荼蘇林音食邪反顧炎武謂即今余姓之祖也後人名其艸頭耳路史云姓氏書漢有余邱炳余音蛇尚作余未改字楊慎曰余之音蛇本余字轉音而俗從人下示乃未見說文而強名字學者也說文鄉從邑余聲讀若塗趙宦光曰今百越土著民有余姓自為一類方言讀若蛇音即鄉改作吳興志余山上有東漢余將軍廟不知漢時無此音唐時無此字也今人改荼作余又改余作余形聲俱變從古轉不如從今之便矣

已鉛梓春

鉛梓較木杵重不易舂也

國除地入於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

壽昌案武帝元狩六年即以江都地封子胥為廣陵王計為郡止五年後兩次國除為郡又十四年據廣陵厲王胥傳與表考之可得此言絕百二十一年者謂易王嗣絕非謂廣陵也然廣陵國莽時尙為厲王胥之裔孫宏嗣王何能復封易王後表云封宮為廣世王而地志無廣世名或莽析江都地封之而更名廣世即傳及表志俱不詳他無可考

有所愛幸少年已為歸郎

襲遂傳稱王有諛臣侯得遂為無營官

善算也省約也言無計算簡約以忿激妄費也

自行迎除舍

顏注除舍謂初所至之舍非也除舍謂掃除行舍猶迎門擁

尊之意

諡敬肅王

漢諸王自齊惠悼後以兩字諡者惟此

樂酒好內

左傳齊侯好內好內二字所本

康王昆侈利鄉侯子雲各爲廣德夷王雲各弟廣漢爲廣平王

康表作穰循表作脩廣漢表作漢案康美證穰惡證未知何

從循脩二字漢多通用廣漢惡宜作漢蓋廣字因廣德廣平

而誤加也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王

恭時絕

壽昌案廣川惠王傳末云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

侯子寤爲廣德王奉惠王後劉氏做謂俱是平帝二年事必

有一誤劉氏奉世曰案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絕則

此倫封廣德者誤也壽昌案表止載寤紹封事並無倫紹封

一條則傳誤可知此可爲一劉加一證也寤表作櫛子赤嗣

表作子赤則以字形聲近而誤未定孰是

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讀注謂月事

釋名天子諸侯羣妾以大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

故以丹注面日的的爲識令女史見之內經女子二七而天

癸至月事以時下史記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月事張祕按

記云亦名入月王建宮詞云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

稱帶

子頃王附胸

附胸表作附胸

四十四年薨

表作四十五年

雜治鉅鹿詔獄

本廣川事雜治於鉅鹿郡中西漢廣川在今直隸冀州寧強

縣東鉅鹿在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治相距甚近凡朝廷遣

官出治獄謂之詔獄謂奉詔治獄也

子海陽嗣

海表作汝

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

出之出其罪也出猶脫也王溫舒傳行論無出者出亦作脫

解觀後王未被議徒以意自傷而死可證

立十五年薨

五表作四

六安其王陵

共表作恭

十年薨



表作十四年

二十二年薨

表作二十三年

三十三年薨

表作三十二年

天子遣大行妻

元鼎二年中郎將張壽為大行令此三年事也

一十六年薨

表作十六年

子陽嗣

陽表作揚

立十年薨

表作十五年

立二十二年薨

表作二十年

有遺腹子煇

煇表作綜

太后上書

太后涸水思王后戴王之太后

晉注校補卷三十八

長沙周壽昌撰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

壽昌案成紀武帝元鼎三年置天水郡析成紀屬之此云隴西從其朔也史記云故槐里徙成紀唐書宗室世系表云信字有成晉書李元盛傳李嵩字元盛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伏道死之子伯考遂家於狄道世為西州右族而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李嵩傳嵩為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曾孫仲翔後漢初為將軍與晉書所敘世次全相反後考唐雲麾將軍李思訓碑所敘世次同晉書李元盛傳當以晉書為準今所傳十六國春秋非崔鴻原書固不足信也將數十騎從

從史記作縱非張讀而云然也顧說誤

已縛之上山

上山史記作上馬若廣先上山匈奴又何以山上山陳耶

就善水草頓舍

顧史記作屯

不擊刀斗自衛

壽昌案方言十三無斗謂之斗斗注謂小鈴也刀音歸史記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成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晉書注校補卷三十七

案陞引碑碣云鉅滬部有柄斗似鉞無絲與蘇林說同方言所謂升卽緣也乃本一字誤佩鑄及復古篇則原有南音都率丁聊二反俗始別爲刁耳此本作乃猶存古意

因抱兒鞭馬

因抱兒史記作推墮兒

與故潁陰侯屏居葢田南山中射獵

顧注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體案竊嗣侯十三年至武帝建

元六年以罪免故稱故潁陰侯

彌節白檀

彌息也與弭同節卽太守所持節相如傅子虛賦於是楚王

乃彌節徘徊白檀孟康注縣名也屬右北平壽昌案地志白

檀遼陽郡屬縣之十一不屬右北平東漢時省去故續志無

此縣孟康三國魏人魏武時省遼陽郡併入右北平白檀縣

久省而故地實屬之故孟康云云然於漢志不合也

中石沒矢

沒矢史記作沒鏃是水經注作射之飲羽亦非益中石不過

沒鏃何至飲羽卽沒矢亦未析

封爲樂安侯

樂安地理志屬千乘郡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無安樂縣

名也自以樂安爲是東安樂西安樂南齊縣名新安樂舊安

樂金鎮名無單名安樂者此傳是表作安樂者轉寫誤倒也

樂爲人在下中

顏注謂在下輩之中壽昌案此卽古今人表九等之法計當在第八等

而諸安校尉以下

注張晏曰安猶凡也史記作而諸部校尉以下班氏特易一

字字張訓安爲凡蓋古義也壽昌案禮記儒行今眾人之命

儒也安鄉注安之言無也謂無有真儒也王肅注虛安也此

言諸無有之校尉以下也無有若云不足爲有無者也

豈吾相不當幾耶

史記此句下有且固命也四字以相與命兼說

爲人長髮髯

案史記作後髮後本一字如注是注引或曰作鬚髯解誤

代廣爲郎中令

廣於元朔六年爲郎中令五年免敢卽於元狩五年爲郎中

令適代廣也

敢從上雍

顏注云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壽昌案從上雍言從

上於雍也下云上爲諱可知若謂地形高爲上則所云敢從

者爲從誰哉可馬懸傳又薄從上上雍亦言從上於上雍也

時武帝尊漢幸雍故敢從之本紀亦止云幸雍不稱上雍也

票騎將軍總敢傷青射殺敢

案敢始以父廣之死怨青擊傷青青匿諱之去病遂射殺敢

上因去病方貴幸遂爲諱云應綱殺之上下交相隱敢於互

相殺傷一時政刑可想

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壽昌案史記云敢男禹有寵於太子好利李氏陵遲袁矣未

書其下吏死

陵字少卿

先公嘗訓壽昌云史記李陵始末僅附於李廣傳後無專傳

亦未書其字僅尋敘戰事敗降原委不如班氏此傳之詳且

盡蓋史公當日因陵事被罪心有所憤而不欲書亦竟有所

忌而不敢書也

拉擊東西浚稽

浚稽應備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所以為屏蔽唐諶

羈縻朔屬關西道壽昌案武威縣令甘肅涼州府鎮番縣北

武帝封子延年為成安侯以校尉隨陵

壽昌案功臣表韓延年於元封六年坐為太常行大行令事

留外國書一月之興人殺顯完為城旦此為天漢二年事則

延年失侯已六年以故侯為校尉從軍也

昏後陵便衣

便衣謂不介冑繪古人免冑欲致死於敵也

令軍士持二升糲一半冰

天漢二年夏五月事時軍行正熱故持冰也

而數數自備其刀環

環者還也備刀環者隱示以還漢之意握其足示以連行也

立酸大言曰

先目視未得私語此乃大言也

陵暴不廳

案墨即墨色陵聞言變色如墨不答其語也

律知武終不可脅

壽昌案新序節士篇云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

當盛暑以旃厚衣並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本傳

載雨雪齧旃獨未載盛暑一條錄此以補其缺

去中實而食

去字或作奔奔藏也集韻奔通作去去傳昭公十九年紡焉

以度而去之杜注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史記周本紀龍亡

而殽在積而去之陳遵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為

榮注云藏也即此去字

兄弟親近  
言兄嘉與賢皆為朝廷親近之臣也

陵惡自賜武

壽昌案惡猶羞惡之惡言陵自愧於武也其妻為單于貴主

故使賜之

區脫

注引服虔云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

羅落守衛官也李蓋謂是守衛之官所也師古以李說為自

號轉謂李說亦失考

其餘六人

時隋武歸者尚有馬宏前與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為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不肯降持節之苦尚在武前不止十九年至此方與武同歸當時不聞爵賞後亦無人道及僅於匈奴傳中一見其名豈獨武同歸之其餘六人姓名未載為可嘆也

時胡如適產一子通國

壽昌案蘇武年老子死上閔之武因帝舅平恩侯許伯白以金帛贖之歸後仕為郎也又張喬傳匈奴留喬十餘歲子妻有子後喬與胡妻俱亡歸足徵漢法出使絕域者可就其地娶妻生子也

凡十一人皆有傳

案此皆圖畫於麒麟閣者案邱賀獨在儒林傳中以易學世其家所稱榮邱易也

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壽昌案史記王翳傳各曰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其所殺後名矣其後受其不祥陳平傳云以陰謀為道家所禁皆此意也晉書李元盛傳李為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唐書高祖

本紀云其七世祖高祖高祖高祖高祖高祖高祖高祖高祖

後人歷後漢迨晉魏周世為顯宦晉末王西京至唐且為帝

矣又唐書回紇傳點夏斯古堅昆國也匈奴封李陵為右賢

王其國多赤髮綠瞳凡黑瞳者陵之裔裔也唐太宗高宗時

皆宋朝中宗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巨爾國與甚同宗非他蕃比大中牟冊為英武誠明可汗是廣與陵子孫雖不振於當時其後代皆昌燦燦之後且興於異域非但不亡其宗而已也

晉書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其父鄭季

壽昌案青本鄭氏子而蒙母姓為衛者以民母子不以為兄弟數也去病母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卒嫁陳掌而去病得姓霍者以貴後迎仲孺養之也史記衛霍傳敘其父母本末微賤根維絕無隱飾又皆武帝王皇后近戚王允以為司馬遷作諸書殆指此類班氏此傳全本史記無甚增損

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侯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曹如氏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曠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壽昌案漢書史記曰表俱作更侯時惟史表注作名時並無作曠者如說當別有所見也

季與主家僮衛嬃通

主家僮衛嬃史記作侯妾衛嬃外戚傳薄姬父與魏王宗女

魏嬃通則少亦可稱嬃也

大長公主女也註

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妻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

高時給事建章

類注曰建章宮中案三輔黃圖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

里子門萬戶在未央宮西長安門外

少兒故與陳掌通

下云爲詹事陳掌妻此述其故與之通也

衛夫人有男

男卽太子據也

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史記正義云今夏州也壽昌案今陝西榆林府懷遠縣西

使建築朔方城

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秦蘇建築什賁之號

益置番語也

從大將軍出冀渾

冀史記作蘇

封賈爲南郡侯

壽昌案賈本平曲侯公孫渾邪之子渾邪後以有罪失侯賈

至是復以功得侯改封南郡也郭書作命

封朔爲防朝侯

案陟朝史表作涉朝本書功臣表作朝恩澤侯表作朝侯薄

昭卽此地

中郎將綰

史記無

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勃等

注張晏曰正軍正也如氏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壽昌案康

正長史俱爲大將軍莫府屬官惟議郎是漢廷官是以朝官

從在軍中者也

霍去病始侯

史記以去病按敘未爲專傳只附入衛青傳中

封賈爲終利侯

終史表及本書表俱作罷

騎士孟已有功

史記無騎士孟

元符三年春

三年宋祁曰基本作二年壽昌案史記亦作二年武帝本紀

所載實元符二年事非三年

慶泉閣下

注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爲慶槽文類曰慶音意曹反師

古曰慶謂苦擊而多殺也言苦戰於皋蘭山下而多殺虜也

晉說文音皆得之壽昌案慶是兜闕之聲晉說慶精卽成公

經肅賦句穢勞曹王沈釋時論鼻臆亂而刺天勞曹臆亂與

慶槽皆一音但語有輕重耳

觀悍者誅全甲獲隴

顏注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田汝成曰全甲當是謂

身貫甲之謂壽昌案田說亦可參蓋上已敘殺斬南胡王此

云敵甲之銳悍者壽之其身向全甲也獲龜背屬下指執王  
子及相國都尉也史記作詠獲甲

師減率什七

顏注曰匈奴詭什減其七也一日漢兵失亡之數壽昌案如  
前注則上已敘明獲虜八千九百六十級如後注則不應得  
封蓋謂將萬騎出師所用止什之七觀下云師率減什二取  
食於敵可證

揚武平饒得

注鄭氏曰饒得張掖縣也師古謂鄭說非也此匈奴中地名  
縣轉取其耳壽昌案應劭曰饒得塞西入澤羌谷說文張  
掖有饒得縣元和志引西河舊事云此本匈奴饒得主所居  
因以名之據此本匈奴地去病取之乃置郡縣非但取其名  
也顏注失之惟傳作饒地志作饒說文亦云从角樂聲則字  
宜从饒廣韻饒德縣名在張掖漢書作德案今本漢書皆作  
得無作德者

校尉高不識

史記作校尉句王高不識蓋與破奴皆匈奴人也

先其大軍

大軍史記作大將軍

大當戶調離

調離史記作銅離

仍與之勞

典史記作與

單于遂乘六畜

顏注謂者壁種馬子家說文騶驘又馬母也亦作騶呂氏春  
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騶甚愛之知周末已用騶矣漢史則始  
見於此

別後東道或失道

顏注或迷也壽昌案顏以或即惑字因廣傳有惑失道語也  
則此或字宜仍正作惑

歷度難侯濟弓盧

史記難作離盧作問

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壽昌案封山銘功禱可至云禪幾借天子之禮本紀無禪於

姑衍四字

會興城

興史記作與注與音余

封博德爲祁離侯北地都尉衛山

史記祁作符衛作祁

封復陸支爲杜侯

杜史記作壯

昌武侯安稽

安稽姓趙故匈奴王

燕陽太守解

史記無

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

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

史記無常惠遂成

有氣感往

往史記作任

最

史記周勃世家注索隱曰最和凡也謂總舉其攻戰克獲之

數也又注於將帥之中功為最後侯崔寔傳常為邊最注最

為第一公羊隱元年會稽最也注最聚也最之為言聚今攷

其後常為大行

其後常為大行

齊昌案汲黯傳黯與大行李息議罪湯罪惡畏湯終不敢言

後湯敢上前言其罪

曰郎罪景帝

史記作以郎事武帝壽昌案衛青傳延年三年騎都公孫敖

與壯士歸青獄之則在景帝時應已為郎也

武帝立十八年

史記作二十二年

賜印

案郭昌時以太中大夫為校胡將軍以無功奪印始奪將軍

印也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

平州地志作平周周州古字通也

趙破奴太原人

太原史記作故九原

後一歲

下後一歲史記作二歲

贊曰

此贊全用史記畧易數字耳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八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慈感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少治春秋

所治春秋傳公羊家

弟子傳已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劉氏曰衍久字壽昌案後書馬融傳弟子以次相傳劉故疑

此久字爲衍也然案史記有久字授作受顏注云新學者但

就其舊弟子受業則久與次分兩層久字似非衍也

蓋三年不窺園

史記作不窺於舍園蘇文類聚引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二年

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

武帝卽位

壽昌案武帝本紀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

相縮奏罷之至元光元年始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

是卽位已七年矣本傳下云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大

曰前後曰百數其非一時一事可知是所云卽位者舉卽位

後數年言之也

壽云茂茂茂哉

今本書作懋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中也

今本論語無兩也字中作草

至周之末世天緣亡道曰失天下

壽昌案周末貧弱不振有之柳子所謂徒振空名於諸侯之

上以爲守關之主而已有何大爲亡道之事卽傳紀失載而

秦滅東周豈不形諸詔令以藉爲弔伐之資者江都此言似

乎失檢

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

壽昌案史記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其二十六年始并天下

號始皇計爲天子止十歲此蓋合二世四年言之也

腐朽之木不可彫也

今本論語作朽木無斲字之字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

壽昌案漢興至武帝初元南六十七年何得謂七十餘歲卽

七十舉成數亦不應有七十餘歲之語武紀書對策在元光

元年爲是益信傳前稱武帝卽位語爲概辭也

游於巖廊之上

卽他本俱作廊宋郭曰古本漸本並作廊余案廊本作廊後

人加广而俗人作廊則驚而不喜更改爲廊吁可惜耶壽昌

案正韻卽與廊通史記司馬相如傳陛下築廊臺恐其不高

卽此廊字

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

壽昌案史夏桀在位五十有二歲殷紂在位三十有三祀此

云十餘年疑有脫誤



亡爲而治者其舜序

今本論語虛作也與

此言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

壽昌案仲舒引易負且乘致寇至而云乘車者君子之位負  
擔者小人之事下遂如此云云案樂府本謂小人而成君子  
之器漢儒說易者亦承此旨如董子言則說成乘且負非負  
且乘矣即漢易師有此義亦非易經本旨

先是慮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至樂末上

壽昌案此對載五行志

仲舒弟子呂步舒

五行志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欲治淮南

獄儒林傳步舒官丞相長史

曰歆之言爲然

劉歆以其父向之言爲過劉歆則然歆之言從其祖以駁會

祖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相如既學

史記李德案秦必云文翁造相如受七經

曰嘗爲郎

壽昌案張釋之傳以貴爲騎郎貴即賈也董仲舒云選郎吏

又以有官者是也考釋之有久官減仲產語固有產可減也

此亦有長卿久官游不遂而困語知相如之貧亦以往故也

爲武騎常侍

案武騎常侍從格猛獸殆以能擊劍之故

曰往朝相如

壽昌案臨卭令與相如友而稱朝者爾雅釋言云陪朝也白  
虎通云朝者見也周禮春官鄭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早蓋  
每日晨往見相如故稱朝即上所云寢爲恭敬也本書項羽  
博斜晨朝上將軍宋義時羽爲次將與宋義僚友以辰謁之  
亦云朝也張蒼傳常先朝陵夫人言朝王陵之夫人也後書  
任延傳延自臨黨不朝三日時延爲會稽都尉不朝者不令  
豫屬朝之也

願以自娛

不敢云娛客故以自娛爲言

前曰琴心挑之

史記注張揖引其詩即琴曲也

雍容閒雅甚都

甚都韋昭曰閒讀曰閒甚得都邑之容也師古較之良是然

壽昌案都字原借都邑以形容都美但不可泥耳都爲都邑

風俗娉美故稱人曰都士都爲鄉鄰屬俗介俚故斥人曰鄙

人鎮氏庶謬正俗並較此說

恐不得當也

壽昌案當音丁浪切言恐不得當其意也禮記學記水無當

於五色張公問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匹義而後當於天注當

合也一曰稱也不得如顏注爲對問也下當廣之當且訓對而顏轉以爲非謬甚

長卿故倦游

倦游郭璞曰厭游宦也

上舍尚書給筆札

顏注札木簡之薄小者時未多用紙書昌黎顏因外戚傳有赫蹏書注簿小紙也疑西漢已用紙但未多耳不知彼成帝時此在武帝朝尚未有紙故止給札也

相如曰子虛虛言也

顧炎武曰子虛賦乃游梁作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非當日本文問若珠曰真子虛賦久不傳文選所載乃天子游獵賦詔明誤分之而標名耳壽昌案顧說是因謂昭明誤分善非也傳明云上讀子虛賦而善之相知謂未足觀故給筆札更賦則此賦非當日本文可知其云請爲天子游獵之賦善意前賦賦諸侯此特歸之天子而其旨固不外乎游獵也因帝嘉賞故仍以子虛立名其稱寫有亡是極虛言之證昭明必取此傳以稽其實似非誤分而標名也

與使者出田田罷

田文選作收

子虛虛言

說文選作託

亡是公存焉

存史記作在

僕業王之欲令僕

王史記文選作齊王

王駕車千乘

文選作車駕

射麋格麟

拾史記文選作射爾雅那疏引陸機詩疏云今并州有麟大

小如虎非瑞麟也故相如賦曰射麋脚麟

孰與寡人

文選有乎字

又烏以言其外澤乎

烏史記作惡文選作鳥史記乎上有考字

畧曰子之所聞見言之

史記文選言之上有而字

隆崇律率

律史記作律文選律率

琳瑯昆吾

琳史記文選作瑤

備石武夫

備史記作備文選作備武夫文選作賦賦

寫窮昌江離慶集

寫窮昌江離文選作窮昌江離

諸栢巴且

史記栢作唐巴作傅且文選作且

其高燥則生蕨栢菴荔

析史記作蕨文選作荔

東藏離胡

蒲史記作蒲離文選作離

蓮藕麻盧

鄉史記文選作祿

奄閭軒子

奄史記文選作奄

外發夫容蔽華

夫容史記文選作芙蓉茂史記作茂文選作麥

毒言應寇

毒言史記文選作毒

其壯則有陰林巨樹

巨樹文選作其樹屬下句意

其上則有紀纒孔鸞

史記則有下多赤猿猿四字宛史記文選作鳥

蝦蟇龜計

計文選作并史記此句下多兕象野犀麕奇狻狷八字

左鳥獸之離弓

獸史記作卑

繼阿萬御

繼史記作繼

暨璣璣璣璣

史記璣在上暨在下

絕阿餘

史記絕上有爾字駢文選作陶下射游獵句史記上亦爾前

字

櫛脚倚淵雷動發至星流電擊

櫛文選作櫛脚史記文選作脚發史記作櫛文選作發電文

選作發詩昌黎雷動下不應重言雷作電字是擊猶目擊之

擊也

被阿錫

錫文選作錫

與阿雲縹

縹文選作縹此下史記文選有紆徐委曲四字

蠶織垂綳

織史記作織

翁呷啜蔡

翁史記作翁

下摩蘭磨

摩文選作摩

眇眇忽忽

眇眇史記作縹平

若神之髮婦

若神下史記有袖字文選有縹字髮婦史記作彷彿

於是迺羣相與律於蕙圃

史記文選無羣字史記注爾云宵繼為療

上金隄

上下文選有平字

連駕鷲

桂馥曰淮南覽冥訓蒲其子連駕於百仞之上即此連字謂

以織繳牽連之耳

息而後游於清池

息而後下史記文選有駭字

揚旌柁

旌史記作桂柁文選作棹

釣紫貝

釣文選作鈎

榜人歌

注引月令云命榜人蓋明堂月令也

瓊瑤磴

瓊文選作瓊

閭平數百里外

百里下文選有之字

於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

陽雲文選作雲陽史記注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

臺

於是王無已應僕也

王下史記有默然二字文選王上有齊字

而盛推雲夢曰為騎奢

騎史記文選作高屬上句讀奢字屬下讀

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

文選無

充切其中者

何文選作物

亡是公听言而笑曰

文選自此句下便截為上林賦

鈴呀豁開

聞文選作聞郭音呼下反壽昌案似从聞為是下聞何聞字

音鳥可反足知此聞字為聞字之誤也

蔣茅青嶺

茅文選作蔣郭音杆據音則作茅為是而張注三枝也又似

為茅

嚴突洞房

突文選作突

仰地棟而憫天

純應作曉古學字文選作板

於是乎盧橘夏熟

注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熟壽昌  
案史記索隱引作青焉說文橘字下引作青冕此作青馬誤  
也呂氏春秋本味篇引伊尹說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  
橙焉山海經海外北經注引作有甘相焉皆無盧橘夏熟語  
孫叔奉衛衛公參乘

注鄭氏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  
青也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文選李善注同壽昌案吳仁  
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孫叔衛公非時人蓋古之善御者孫叔  
即楚詞所謂驥躡躅於敝鞿遇孫陽而得代者是也衛公即  
國語所謂衛莊公為右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殲者是也羽獵  
賦蚩尤並殺蒙公先驅東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亦借用  
古人也壽昌初疑孫叔稱公孫賀以衛公稱衛青為不類當  
日何妨以南笏長平易之長卿必不至才窘若此觀吳氏謂  
孫叔衛公非時人並借用古人之說意始豁然即就本賦前  
後徵之如靈園燕於閉館僊佺之倫羨於南榮及青琴必紀  
之徒無非借用古人但古書無傳注不妨闕必求其人以實  
之而無確據則影附與穿鑿皆失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文選注引晉灼曰扈大也張揖謂跋扈從橫不案函箒故顏  
注亦承其說謂為跋扈縱恣而行出于校之四外也據張說

則從作平聲顏說則從讀縱葉夢得石林燕語四引此韻特  
天子而言故扈可平壽昌案葉氏此說是也唐封氏演聞見  
記百官從駕謂之扈從又云扈從蓋臣下侍從手尊各供所  
職雖不知此語所始要足徵唐以前解作扈從不作從橫解  
也又案公羊宣十二年傳驅役扈養注養馬者曰扈廣雅釋  
詁一扈使也是役使於天子前皆與扈從之義協何谷作跋  
扈訓也且賦明云出乎四校之中顏注云出於校之四外亦  
與本文相背

總白鹿

輓文選作輓

撿焦明

焦明文選作焦朋一作鷓鴣又作鷓鴣皆一物而明朋字偶  
譌也樂緯汁圖徵曰焦明狀似鳳凰宋衷曰水鳥也說文鷓  
字注南方焦明

履石關

石關文選史記俱作石闕案黃圖作闕為是

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

騎字上文選有步字史記有乘字人字下文選有臣字史記

有民字

靡曼美色於後

於後二字文選無之

革正朔

華史記作甄郭璞曰更以十二月爲正平且爲朔何焯校本引徐廣曰二當作三夏以十三月爲正原出緯書郭義本之謂以建寅爲正也考相如之辛距太初改正朔十有餘年而曰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改易服制雖賈誼請改正朔之奏文帝謙讓未遑而朝野上下皆以夏正爲便武帝特有特而未行耳故相如預爲此言帝不以爲違也

逡巡避席

避席文選作避席注席席古字通然經典釋文佩觿皆以席爲席之俗字非古文也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會唐蒙使蜀通夜郎楚中

張揖云蒙故郾陽令爲郎中使行零取之

西地之長

西楚下文既有楚字史記亦註之與此同

皆鄰風暴義

文選鄰作鄰史記作皆爭時義

故遣中郎將任賢之

中郎將奉書西南傳作秀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非中郎將

今其乃發軍興制

顏注曰以發軍之法爲興軍之制也許應元曰發軍興制節

前所謂用軍興發耳顏注恐不然壽昌案本傳云唐蒙用軍

與法本書屢見緇衣御史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

事見元后及篤不疑傳至以乏軍興被其如趙廣漢蘇賢黃霸段會宗韓延年皆見本傳師古偶未之檢耳

問漢舉燧燔

梁文選作燧注孟康曰漢如覆木奠縣爲舉燧頭有冠則舉之案契舉即枯椽古今字也史記注作舉舉案招搖秦亞注引蕭該音義曰如氏招作舉舉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舉燧此說足輔孟注

證爲至愚

壽昌案燧猶名號也說見地理志類注泥

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

景帝詔曰置三老孝弟以道民焉

壺光國

於太初元年爲大鴻臚見百官表

游物以賂西南夷

此書西南夷兩處史記只作西夷

縣合負弩矢先驅

風俗通曰亭史傳名負弩此縣令加敬故代吏爲此役也

通靈山道

靈山史記作容關

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

史記亦作西南夷

德茂存乎上世

時武帝元光六年由高祖遷平高后孝文孝景至武帝凡六世

擊生需備

需濡史記作廚濡

舉苞蒲

苞蒲又記作苞蒲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

文選於作牧宋祁曰於延年牧蓋從選耳然於字為勝

且夫申作西焚之與中國並也

祚史記作祚文選作祚不宜从卅

昔者洪水沸出

史記熱作鴻沸作悖

適堙洪原

文選作堙洪堙源史記作乃堙鴻水

漚沈漚災

史記作漚沈漚雷

躬賊餅厭無賊

躬賊六字史記作躬厭無賊文選作躬勝厭無賊

豈特委瑣握蹠

握蹠史記作握蹠文選作握蹠

見將崇論攷議

敘史記作陶文選作吃注鄭展曰字詁曰吃今宏字壽昌案

敘錄亦作敘特一字也

幼孤為奴虜

史記無虜字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

壽昌案詩小序魚豢有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承教以下

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相如正引此八字足知詩序已為

前漢所選用非衛宏作也

上咸五

咸文選作咸史記注一作函

劉休明已翔平寒席

焦朋史記作焦明文選作焦鸞解見前

可曰論大

論同喻

還過宜春宮

括地志云泰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

宮之東杜之南

望南山之參差

壽昌案郊祀志南山至祠南山秦中二世皇帝在咸帝時

衡奏罷之此相如時尙有祠在南山也

汨或綴曰永逝今

汨或綴史記作汨或噏習

焉乎操行之不得舉藉職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

史記文選烏乎下有哀哉不得下有兮墓字上有墳字後  
有夏邇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  
天而永逝嗚呼哀哉五句

相如拜爲孝文園令

案陵園令六百石掌案行掃除也

世有大人兮

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

紅香眇已玄昏兮

紅或作虹

低昂天矯裾曰騎鶴兮

裾史記作裾

踏曰履路兮

孫炎曰履古界字

旃征伯僑而役羨門兮

伯史記作北

清氣氛而后行

清氣氛史記作清氣氣

予欲往平南嫁

嫁史記作婚

施曰林離

麗史記作麗

微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揭度九江越五河

兮史記作奎越字上史記有而字

枕絕浮治涉流沙

涉字上史記有而字

刑雨師

刑字上史記有而字

呼吸沆聲兮餐朝霞

史記兮字在霞字下

佻履壽而高縱兮

佻史記作媮

飄飄有陵雲氣

陵史記作凌

若後之矣

史記作若後不然後失之矣似語氣較足

人又取去

又取去下史記有卽空居三字

所忠奏馬天子異之其辭曰

案其辭史記作其書文選題作封禪文孫志祖曰李善注中

凡引此文並作封禪書考史記作封禪書非文也豈後人因

與太史公書名相同遂改作文耶善昌案上云有使來求書

又云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則作封禪書亦宜此作其辭最遲

紛輪威裝

注張揖曰紛輪威裝亂貌文選注引張說無威裝二字或疑



說服詩昌謂非也紛輪史記作紛紛文選同索隱謂摩曰紛亂也紛沒也或疑委頓也案威即委委遲韓詩作威遲說文草水華垂貌故胡訓爲委頓不能與紛紛同訓爲亂也文選注擇取之必非誤脫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顏注此虞書益稷之辭也文選李善注同詩昌案益稷篇原合在皋陶謨自晚晉古文尙書出遂以分篇而顏與李皆從之知古文尙書已盛行於唐初次師古注引古文書目凡數

導一葉六穗於庭

注鄭氏曰導擇也顏之推家訓書證篇力主鄭注而以說文導是禾名不能釋此句師古引此本其祖訓也惟文選李善注作鄭玄曰之推本之云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言說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是舊本鄭氏原作鄭玄師古時始考爲鄭德改作鄭氏也

設壇場望幸

望幸史記注云或作望華蓋是以華蓋爲星名下句蓋字連

上讀也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百祇

曰史記作地與下句謁款天神爲對舉語

匪唯偏我

偏我史記作偏之

而冬十月君徂郊祀

詩昌案武帝冬十月祠五時各四元光二年元符元年元鼎五年元封二年據注文類曰漢白麟則當元符元年也

相如既卒五城上始祭后土

詩昌案武帝紀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脰上禮畢相如之卒計當元符五年

揚雄曰爲庶麗之賦

案此傳贊語盡用史記而雄後於遷甚久遷何得引雄語乃史記先有此語江藻謂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理或然也則此贊自揚雄以下皆班語不得據馬遷稱云云貫下

不已戲乎  
戲史記作虧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祚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十九

長沙周壽昌撰

公孫宏卜式寬傳第二十八

公孫宏菑川郡人也

史記云字季壽昌菑地志菑川國無詳縣縣屬魯國是時

或尚屬菑川也

乃學春秋雜說

壽昌案藝文志春秋家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宏所學殆即

此書也說即記傳寫偶異宏為公羊學見儒林傳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

壽昌案武帝紀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

綽奏所舉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請皆罷去元光元年詔賢良

策之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

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考董仲舒傳云武帝

即位仲舒以策對由博士拜江都相宏傳則云初以賢良徵

使匈奴不合意移病歸至是復徵即紀所云與計偕者也乃

紀與董仲舒均列於元光元年而發策之詔與兩傳又不相

合紀或是渾言之宜各取傳為據

太常奏宏第居下第奏天子擢宏對為第一

此廷對由下第為天子親擢第一之始若據紀此次是復徵

宏當六十五歲

一歲中

史記作二歲

談笑多聞

談笑史記作恢奇

後母卒服喪三年

壽昌案漢律不為親行三年喪不得選舉然不行者多有如

翟方進詳嘗皆以漢相不為母行服列傳中惟前有公孫宏

後有原涉行三年喪耳後來惟河間王良一行之遂蒙詔獎

時又東置蒼海

蒼海史記作滄

宏位在三公

時宏尚為御史大夫踏稱其位在三公知漢制御史大夫其

尊也張湯傳陛下幸致位三公云云時湯亦止為御史大夫

外戚元后傳又以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云云

御史大夫之列三公此為明文

封丞相宏為平津侯

壽昌案百官表宏以元朔五年為相元狩二年薨傳云年八

十是為丞相時已七十六矣

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宏力也

案偃與仲舒傳皆明載宏議語故本傳及之若汲黯出為淮

南守距宏卒已五年矣

陛下過意擢臣宏卒伍之中

意猶言恩意言過垂恩意也

顏師侯

此句下史記有印字

守成文

案守成下史記有尙字

遭遇右武

顏注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史記同注引顏氏云言

遇禍亂時則上武也翟鴻臚云一本作遭禍右武不作遇壽

昌案據顏注則一本是也

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

善善下史記有惡惡君宜知之六字無及後世三字若茲行

史記作君若謹行

卜式

史記附式事於平準書內未立傳此書始有事傳

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

史記作上富人助貧民者籍錄式姓名即載籍中也若無籍

字則所上者何物乎

將漕最

課第一謂之最

北邊有典

輿謂運輿

事歐陽生

歐陽生字和伯與竟同邑人生先生也

卑體下士

案禮記論救賈精倪寬練袍衣若僮僕食若庸夫賈良曰倪

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

定水合呂廣概田

壽昌案召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圍定水合遺法也

輪租編屬不絕

案此民完官通之始

統榷擊元

注臣瓚曰統猶總榷當作榷師古曰榷榷與集三字並同皮

書曰榷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爲榷不通壽昌案書輯

五瑞作輯不作榷注徐音集王曰合馬曰斂史記作揖五瑞

從才不從木師古說云輯榷第三字同又本書立訓何能謂

瓚說不通或不字是亦字之誤耶

合祛於天地神祇

注引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於義晦於文不

辭壽昌案祛惡當作法易曰崇效天卑法地是也法作祛字

近而誤也觀下云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可證祖卽法也

肅也永亨

案豈卽雍字亨各本作亨

寬爲御史大夫巨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

壽昌案武帝時寬有重罪繫以案道侯韓說諫而免見劉向

傳又向云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前事此傳未載後說與

此傳所云官屬易之之語不合

張湯傳第二十九

湯掘窟得鼠

嘉史記作窟

周陽侯為諸卿時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史

記注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

而封為周陽侯壽昌案師古注姓趙則應為周陽由徐廣注

田勝則應為田盼之弟據本傳云及出為侯則以徐說為勝

蓋是時趙氏已失侯只姓周陽耳若田勝為侯正當此時至

於為諸卿繫獄兩人皆不傳此事無從考

始為小吏乾沒

乾沒史記注言檢取貨利沒為己有如水盡涸也又云謂無

潤及之而取他人也

平亭疑法

平亭史記無平字蓋亭即平也

必引正監據史贊者曰

案廷尉屬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

與錢通

此以錢相交通即前所云乾沒交私也

騰數從中文事有可已傷湯者不能為地

脫史記作惠文事史記作文書事壽昌案騰游也言文為中

丞後游數從臺中文事言其治公事有可以為湯者不能為  
之餘地使得遷避也下竭磨告文姦事亦言李文凡書公事  
也似以文為李文名為是

弟繫導官注蘇林曰導官無獄

壽昌案導官屬少府其屬有若盧服虔曰若盧詔獄也漢制

百官俱繫於若盧獄雖導官無獄而少府有獄若盧與導官

伍故以繫之也

使史捕案湯左田信等

注李奇曰左證左也壽昌案楊惲傳左驗明白即此左字今

俗書作佐矣

復稍進其子安世

壽昌案溝洫志湯子印為漢中守殺數萬人作竅斜道五百

餘里道果便近印所見止此其湯之次子安世之弟耶湯傳

未絕未敘及

用善書

壽昌案善書言善讀書贖博下問亡書三篋能知即善書之

證不比陳遵傳云性善書為工作善也

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

孝昭始元六年事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在七年

唯天子財寔

壽昌案財即裁哀憐也愛也呂覽人主胡可以不務寔主他

傳作財幸財擇皆是

安世瘦懼形於顏色

因內憂而瘦恐懼之狀形於顏色也應從瘦字句而以懼字

逆下讀

微移病出

壽昌案移病出移書稱病出歸其家不內直也注作移居非

是

郎淫官婢

案漢官舊儀云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婢官殿中宦者署郎

署皆官奴婢其法給尚書郎女侍史一人皆選端正者從直

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薰從入臺護衣

欲封其家為恩德侯

壽昌案霍去病傳去病薨上悼之為冢象祁連山衛青傳青

薨起冢象盧山皆賜葬也孔光傳光薨太后使九卿策贈以

太師傅山侯印綬此策贈也若就冢封侯則終漢世僅此一

事至後安世薨天子贈印綬賜塋杜東起冢祠堂飾終之典

大備矣

賀有一子蚤死無子

無子賀無次子也下云孤孫霸則其蚤死之子有子可知

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

書指言同受詩也

其為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

壽昌案漢大臣賜葬冊附皆備至賜置守冢則自霍光置園

邑三百家外唯張賀賀木置守冢三百家安世求捐守冢戶數故止三十家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相入歲千餘

萬又數上書讓減戶邑天子以為有讓迺徙封平原井一園

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壽昌案安世以昭帝十三年封富平侯宣帝初益封萬六千

戶富平一縣自不能給故兼有別邑之租惟地志富平本在

平原傳乃云國在陳留後又云徙封平原豈徙富平屬於平

原故未易名耶抑陳留原有富平以平原之富平易之耶觀

傳未安世之後嗣張純至東漢建武中位大司空更封富平

之別鄉為武始侯案地志魏郡有武始縣殆即所謂別邑在

魏郡者是雖除去富平之封而仍以舊所食邑封之也

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

壽昌案彭祖在宣帝時出常參乘號為愛幸故延壽得因以

口陳也彭祖為其小妻所毒死國除詳侯幸傳

諡曰愛侯

壽昌案愛之諡僅見此

放子純嗣侯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

壽昌案西漢嗣侯至東漢猶襲爵不廢世動者開國時曹家

中葉時張安世

常從微行出游

成帝與放微行自稱富平侯家時童謠所云張公子也

宮中皆奔走伏匿

古者宮室通訓禮君子將營宮室又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備有一畝之宮皆是宮中卽室中也

漢曰馮商稱張湯之先

蓋文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在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與孟柳俱待詔章昭曰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據此則班氏當有其文豈卽在漢書中未經別出耶商字子高賦家有待詔馮商賦九篇知商所著尙多借班氏未爲之立傳尋傳其文字也書中王尊傳當是馮商所作原文見趙尹韓張兩王列傳贊內

杜周傳第三十

周中廢後爲執金吾丞補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壽昌案據百官表元封元年御史中丞杜周爲廷尉十一年免天漢二年周爲執金吾一年遷三年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是周卒於太始二年也閏八月上官桀始爲左將軍桑宏羊始爲御史大夫又七年桀與宏羊始以謀反誅是距周之死已十五年何由爲執金吾時有捕逐桑宏羊等事耶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

壽昌案漢時稱爲小杜律見後書郭躬傳

尤持刑罰嚴延年輔之已寬

壽昌案治宏羊等獄正杜延年事耳杜周傳中特誤載之觀此傳云尤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豈有其父以刻深爲證

力而子復能以寬輔大將軍之理足證杜周傳爲誤無疑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

言以上皆丞相素行無甚罪惟擅召二千石一事爲無理可議耳

延年曰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

顏注曰比於諸侯不爲最也壽昌案進效也禮樂記禮減而進注進謂自勉強也蓋謂延年以九卿出治邊郡不勉力自效也

家富而目偏盲

病目者謂之盲病一目者謂之偏盲擅病半體枯者謂之偏枯也荀子非相篇湯偏尸子偏枯之病

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又與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合職問無辜欽所好也

時成帝許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輪政己八九年及成帝立復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說鳳讓嘉帝卒退嘉專任鳳皆欽畫策之力也續百官志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

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

注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爲萬代法也壽昌案據顏注則本文從色字斷句而以聲字乙置音字下以能字下斷句音聲是唐人語唐書太子承乾傳習

音聲語體言音聲人皆是然本書作音聲首技以能字屬下  
讀語義自順似不得因韻注而故也

小下之作

詩昌黎小下毛詩作小弁集韻補宮切音樂西雅釋詁樂也  
或作弁廣輿記下山一名弁山左傳成十八年弁糾御戎釋  
文本亦作下音語魯有下費左傳作弁費東方朔傳弁殿子  
爲衛尉卽下莊子毛詩疏云爲幽王太子宜咎而作趙岐孟  
子注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或本三家義此注張晏用毛詩說  
本書中山靖王傳宗室橫都骨月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  
干所以橫分也其下卽引此詩以伯奇比干對舉作比偶用  
則非謂此爲伯奇作也弁作下或從魯詩以下引關雎用魯

詩論也

在夏后氏之世

今本詩經無氏子

是以佩玉曼鳴關雎賦之注

魯詩今不傳惟張超謂青衣賦有云周漸將寢康王晏起畢  
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紀以芻蕘  
防微消漸諷論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超字子並河明鄭  
人兒蔡邕作青衣賦志蕩詞淫作此以規之超漢末人多見  
古書必有所受欽此語尙在超之先知魯詩故有此說也

說不可以僕僕爲

注師古曰爲治也或疑治爲是爲祖譚師古不得有此注詩

昌黎師古原本小臣雅釋詁文而其上此書在貞觀十五年  
辛丑十二月稱爲太子承乾命作高宗尙未爲太子安得諱  
治耶書中惟世作代民作人爲師古改寫此外如治作化作  
理皆後人追改之

事不羈揚

善昌黎王章非以劫風見罪竄以奏薦馮野王詆張美人爲  
罪外間不知故欽欽鳳巢揚之也

誠哀老姊垂白

長母王若爲太后姊故立稱老姊

伏曰復發

善昌黎長嚴傳長定官謀立左皇后時以私書交通故云伏

罪也

而方進復奏立黨友

言紅陽侯王立黨之友也黨友二字始此本書後屢見

白謂唐杜荀鶴豈其然乎

善昌黎張湯傳贊云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

遷不言故闕焉此贊復作此疑度語知氏族譜牒之學在漢

時已多不可信如此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慈威覆校

番禺梅福庭再覆校

與善注校補卷四十

長沙周壽昌撰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

史記無張騫傳於大宛傳中詳之

必更匈奴中

史記注更經也

立其夫人為王

夫人史記作太子

單于死

在漢元朔三年

其俗土著

卽世所謂居國也漢時中國謂之地著見食貨志

出驪出桂出徙出玃

史記作出驪出冉出玃燠無出徙二字徙音斯李奇云蜀那

有徙

而蜀賈閉出物者

附史記作姦

迺封壽為博望侯

博望顏注云取其能廣博瞻望壽昌案地理志南陽博望縣

注侯因水經注亦以為卽騫所封宣帝復以封王舜為侯顏

注不引地志但取美名幾疑無此地名矣

然騫擊空

史記注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擊空而通之也

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

姑師徐廣曰卽車師姑車一音

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

時從票已失侯因此役更封泥野侯也此應稱故從票侯

宛中貴人怒曰

顏注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壽昌案顏注非也此言宛國中

之貴臣也不得以中貴人連讀觀李廣利傳云宛貴人皆以

爲然又云虜克貴人勇將煎靡可證

故游侯王恢使道軍

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時太初元年此處當先敘李哆不然後

敘功授官爲無因

詣大將軍

案此爲軍中尊稱非真大將軍也

惡暗所謂昆侖者也

壽昌案此班氏節史記語而誤者也注引鄧氏云河原出積

石不出昆侖亦遷就班氏此語而云然無論昆侖載在禹貢

爾雅山海經水經注班班可考卽後世考西域探河源無不

以此山爲主名安得云無暗也檢史記本文云惡暗本紀所

謂昆侖者乎上文云其上有醴泉瑤池下文禹本紀山海經

所有怪物全不敢言之蓋本紀所述之昆侖卽爲當時言蓬



萊神山神怪奇方者之所託漢武求仙邪說惑聽故史公於  
大宛傳後發此語隱以規之今班氏節去木紀二字幾疑昆  
命並無此山并非河原所出皆誤也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史記作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揚子法言重黎篇同  
此作火正無北字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爲司馬壽昌案  
據史記黎當爲北正據漢書當爲火正曾不云南正後書張  
衡傳應問篇別重黎之爲也章懷注引國語乃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知稱黎爲南正彪之誤也  
司馬氏世典周史

史記雖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兼爲史衛宏云司  
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壽昌案宏說不確司馬自序  
極詳豈得獨爲此說

在趙者以傳叙論類

何法盛晉書及晉書王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

錯孫斬

簡史記作斬

刺職玄孫印

司馬氏系本云刺職生昭預昭預生印

昌生牙輝

釋史記作澤

談爲太史公

漢舊儀曰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司馬遷父談世爲太  
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壽昌又案孔  
融傳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僕射調者鄧公又云南山四  
皓有園公夏黃公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  
事大夫也是則公非官稱孔融說最早尤可據觀下報任安  
書云嘗廁下大夫之列注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比下大夫  
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

輿舍史記作輿合不巧史記作不朽壽昌案此兩語以韻叶  
之似作合與朽爲是此書恐因字近而譌

有子曰遷

史記同史通雜說篇議敘傳不書其字爲遷生之大忘班固  
仍其本傳爲韓子之守株固爲遷傳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  
翊陽夏人世遠謂子長字不知所出考法言寡見篇問司馬  
子長有言君子爲多愛不忍子長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此兩  
漢所述也至後漢荀紀有司馬子長遭李陵之禍句後書張  
衡傳問篇子長讓之論衡尤屢見不勝述文選西征賦李  
善注云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報任少卿書曰問注云漢書  
云字子長今史記及此書實無其語或古有之今本脫去也  
年十歲則誦古文

史記同索隱案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的書劉氏以爲左  
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古文也壽昌案史公生於景帝後

元年距龍錯死已十一年錯於孝文時受書伏生生已九十餘歲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計伏生當遷生時應一百三十餘歲遷十歲誦古文尚及事伏生生不已一百四十餘耶索隱

緣泥古文必是尙書故致此誤自從劉氏說爲正又考許沖進說文表有云學孝經古文說是孝經亦稱古文矣更即本傳考之云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不應獨遺卻受尙書一條下文詩書禮樂皆帶敘語無一事指尙書益知古文之屬尙書爲誤證也

且夫孝始於事親五此孝之大也

顏注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壽昌案說字衍

四百有餘歲

裴駟曰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

十一年

而遷爲太史令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壽昌案當元封六年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太初元年遷年四十二歲壽昌案太史公之父卒三歲而公爲太史令至是五年是謙實卒於元封元年也

上大夫胡遂曰

胡遂爲詹事秩二千石位上大夫

余聞之董生

董生之生亦先生也太史公親董相自居後學故稱先生受命於穆清

壽昌案於字爲語助讀如本音頗音義皆舛

向十篇缺有錄無書

注張晏曰亡兵書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卽律書蓋當時有爾何焯曰太史公自序甚明謂亡失與本無者皆疏壽昌案劉何兩說是也考史記律書云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以下序兵事

自黃帝顛頊以來至漢孝文而止史公作贊後始作麻書專言造麻之事史公又作麻書贊明是兩篇文字不知何時併

在律書後爲一篇序目云律書第三下復以麻運麻術爲一篇云麻書第四及於竟宣建始年則在元成朝而其後文多

未周倘雖是褚先生補撰非完書今宜取史記序目爲律書者分爲兩篇律書言兵麻書言麻而以褚補一書附載於後

則不致後人疑誤矣

爲中書令豈能任職

壽昌案中書令爲少卿官屬秩中二千石視太史令秩千石官爲尊雖尊寵任職究與黃門宦者同官遷云爲掃除之隸

閭閻之臣是也

選報之曰

案文選此句下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案文選作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多一獨字無字易作與又在誰字下

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顏注點汗也文選束皙補亡詩莫之點辱注點與玷古字通集韻音店發笑文選作見笑

會東從上來

他本作會從東上來依此本爲是

得竭指意

文選六臣本指作志尤本作至

涉旬月迫季冬

壽昌案文選六臣本作涉旬無月字劉屈楚傳云太子召北軍使者任安令發北軍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後上聞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考衛青傳云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獨安不肯去顏注云安榮陽人後爲益州刺史卽遺司馬遷書者據史公書當卽征和二年事三年正月上幸雍故遷於二年季冬卽言從行也距衛青死已十六年安殆以益州刺史入爲北軍使者也漢制會冬決因此云迫季冬任安應卽於時被誅矣似不得到旬月從文選六臣本無月字爲是

同子參乘

同子者趙談遷因避其父諱而稱之不曰趙同者嫌古有趙同恐其相混也

呂求親媚於主上

文選注引毛詩卷阿篇曰萬多士媚於天子壽昌案此截引也原詩萬壽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毛詩思齊篇傳曰媚愛也

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與陵同爲侍中官

足歷王庭

匈奴王之庭也

張空卷

注李奇曰空弩也顏注曰讀者適呂奉擘之拳大謾矣奉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壽昌案文選壽作拳胡克家文選考異曰正文作拳善注先如字解之復引顏說乃解爲弩字所以兼載異讀下李奇語卽顏所引當作卷不當作拳漢書注可證案宋楊伯崑臆乘亦以師古張空卷之說爲長然左氏桓六年傳注張曰侈大也北史辛雄傳云軍威必張唐書劉仁執傳戰勝之日開張形勢所用張字皆振奮之義要卽振臂一呼之狀且李陵與蘇武書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首卽徒手既是徒手相搏則拳不必作弩弓解考周官六弓六弩弓弩並用玉海載漢制弩則有弩將射則有樓煩將史記講陵帥射士五千人侯書謂陵將荆楚勇士奇材解客而彊弩都尉尉博德羞爲後距則五千人非弩將可知况是時死傷畧盡所未死者豈皆習

等而有空拳可張者乎。編國語已有拳勇股肱之語。鹽鐵論亦云。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後漢書皇甫嵩傳。雖兒童可使奮拳。以致力。北齊書神武帝紀。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凡皆言拳。非言拳。至隋書達奚長儒傳。云戰關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云此雖後代事。亦可證軍中未始無用拳者。李而注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情。狀正相同也。

塞睡毗之辭

睡毗之辭。德家之辭也。恐素絕陵者。藉此報陵。而故有辭。故以此塞之。

遂下於理

延尉景帝中。六年曾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朝廷。此

稱理者從舊名也。

奉拳之忠

顏注引劉向傳作憐憐。字音義同耳。壽昌案文選注引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賈捐之傳。尚卷卷顏注。謂與拳拳同。國語有捲勇。齊語作卷勇。後書張堪傳。捲握之物。卽拳握。後書西羌傳。特其權勇。通鑑作拳勇。知卷卷權音義皆通。拳也。而侯又耳以聲室。

壽昌案文選作侮之是也。蘇林訓。詳爲次師。古注耳推也。言推置之。蓋室之中。考爾雅。何試也。說文。侮。仗義。同。次。蓋言陵。以降而族。己以爲陵。言遂次於陵。而以宮刑也。從選作侮。謹

較長

其次鬚毛髮

類篇鬚刺也。說文。鬚。鬚。同。髮也。

定計於鮮

注文。類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壽昌案爾雅。詳善也。詩。鮮。鮮。不鮮。豈同。似較文注爲詘。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

壽昌案。摩卽磨。詩如。砥如磨。釋文本。作摩。莊子。徐無鬼。備古而不摩。釋文一本。作磨。漢州輔碑。所謂摩而不磷。卽論語之磨而不磷也。宋先生。過庭錄。繫辭。剛柔相摩。音義。摩本又作磨。未柯反。京云。相磨切也。馬云。摩切也。案說文。無磨字。磨作礪。俗書作磨也。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壽昌案。時左氏春秋傳未顯。故止言國語。

然此可爲習者道

一本初作如

求封樂後爲史。通子

注李。今曰。史。通國子。誨也。壽昌案。地志及王莽所更名。俱無此地名。是蓋美稱。如奉春平國之類。非實有此國也。

或有抵牾

壽昌案。抵牾。應止作抵牾。說文。觸也。牾。觸也。俗多誤作牾。牾。嚴延年傳。莫敢與牾。正作牾。王莽傳。亡所牾。意後書。牾。

典傳以倍臣官賞不行皆倍字俗謬也此概倍二字借用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戾太子據

他本戾太子提行另書

使東方朔枚舉作祿祝

據朔舉傳朔與皋尚作皇太子生賦

從其所好

從請曰縱

納史良娣

良娣家魯國

太子召問少傅石德注師古曰石慶子

壽昌案萬石君石奮傳奮子慶慶子德後為太常坐法免民

除百官表太初三年牧邱侯石慶為太常二年坐廟牲瘦入

毀論外戚恩澤侯表牧邱侯石慶下太初二三年侯德嗣天漢

元年坐為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為城旦是德從末官

太子少傅亦無勸戾太子矯節發兵事且德免官失侯在天

漢元年距征和二年已十年無緣復為太子少傅劉屈氂傳

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又云其隨太子殺兵以反

漢族武帝功臣表德侯景建以長安大夫從葬通殺如侯得

少傅石德侯是復德之景建以獲反若侯德以隨太子殺兵

反應族誅矣而萬石君傳及各表皆無之此等大事班史不

容有遺誤兼以年代考之亦不合此蓋別一石德非石慶之

子德也師古偶未審耳

御史章黃被劾突亡自歸甘泉

案突亡言突圍出兩奔亡也時助充掘鑿者三人案道優韓

說黃門蘇文及韓也說格殺文後焚死請突亡後不知所終

殆被劾而死矣

豈關三老茂

注引荀悅漢記云合狐茂班史未載其姓不知如何得也壽

昌案後漢郡國志注引上黨記曰關城都尉所治合狐微君

隱城東山中亦稱合狐茂且稱三老為微君也又案水經濁

漳水注云漢有豈關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擊治京兆功是

壽昌案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擊治京兆功是

興為湖三老非豈關為王尊訟非為戾太子也酈氏引作一

事誤矣而漢武故事又作酈茂不作合狐則又與荀紀異

吾豈得而食諸

壽昌案吾豈得而食諸師古注引論語同史記孔子世家同

今本論語無豈字又案阮氏元校勘記云皇侃本高麗本吾

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無

吾字太平御覽二十二引作吾豈得而食諸

管管青蠅止于藩

藩毛詩作樊壽昌案下昌邑哀王傳傳冀遂引此作至于藩

不作止說文言詭管小聲也從言變省管詩曰管管青蠅之

部隸藩也詩曰止于林史記滑稽傳作止于藩論衡商蟲篇

引詩作蕭後齊楊震傳高懸點孝同茲在魏陳奐毛詩傳疏云三家詩作蕭

待罪建章閣下

黃門建章宮在長安城外於未央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宮在道以上下二輔事建章宮周圍三十里又於宮門北造回閣高二十五丈有銅鳳凰

裝蘇文於橫橋上

師古曰橫音光師古曰卽橫門謂橋也昌黎注師古曰三字重出三輔黃圖云長安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武帝紀建

始三年甃上小女陳持弓走入橫城門卽此三輔舊事云奈造橫橋漢承秦制漢六文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

爲石柱橋黃圖云謂橋秦始皇造中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

孟賁像擊之方可劬注在長安甘路水爲橋文選潘樞西征賦橫橋而旋軫歷蔽邑之南垂注潘岳園中記曰秦作

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考漢

法無其人律惟王莽婚陳氏等始造製如之謂蘇文助江充無過於皇后太子宮后死又殺以小棺瘞之城南故帝特

焚之根其非當惡卽不用常刑也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土地太守後族

案此太子死雖由白經而前已劾於刃矣此當在吏圍捕

太子時事北地太守何人無姓名疑太子者下有脫漏字

皇孫二人

皇孫進尙有兩弟未傳其名

梓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

詩曰案禮記祭法曰考廟稱父曰考自天子至大夫士皆然其曰皇考廟則留廟之稱惟胡禮父曰皇考唯駭朕皇考曰

伯庸始以皇考稱其父悼太子爲孝宣之祖其廟稱皇考是

元康元年丞相魏相奏定見章賢傳後時亦稱悼皇考蓋此

字是得稱猶尊帝之字皇曾孫不必如禮記注之謂皇爲

尊夫人曰皇后

案太子位在諸侯王上不追尊帝則無尊尊矣故亡尊夫人

爲后

王猶見執金吾廣義

義他本作意

章問穆和

言表章合問襄陽和美也

郎中韓義等數諫且

助亂之成軫亦官郎中不在此數

不疑收捕澤以聞

澤謀欲先殺青州刺史當以語侯發其謀故得先行收捕也

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劉德傳德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欲徙大鴻臚丞

使人祠葭水白水

家鼓水地志在廣平國南和名列鼓水燕王時尚爲廣平郡  
屬冀州白水地志在雁門郡陰館屬并州朝治水也

漢當有大臣戮死者

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宏羊等以謀反誅諸大臣也

髮紛紛兮冥冥

真音闕

王莽時皆廢漢諸王爲家人

表云莽時嘉爲公明年廢未獻符命前事也

其人輒心揚州保疆

書淮海惟揚州疏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此語

云其人輒心文似不足應云其人心輕揚恐是心輕兩字倒

寫之故去一揚字也

皆爲列侯

太子劉白應張王故不在此內

左右皆服

尚監不闕本服作伏昌家服伏一也衛青傳服聽史記作

伏聽與此同

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

八子及視千石比中更爲第十三尚家人子視有秩斗食斗

食佐史也

表作六十四年而誅

表作六十二年

三年薨

表作十三年

十六年薨

表作十五年

五二十年薨

表作十七年

九年薨

表作八年

三十三年薨

表作三十四年

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案七乘傳非極急事不輕發世此一見

使大奴善

顏注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壽昌案大奴謂奴之

年長者也五行志昌邑王多治制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

足證昌邑之素縱使其奴也王尊傳云衛又使官大奴入殿

中又云輔常尊過導大奴利家後書馬融傳注東觀記曰嚴

年十三至繼陽大奴步護視之是漢時人奴年長者皆謂之

大奴

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漢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

也

壽昌案三百五篇是爲詩篇數詩正義曰三家三見詩序不

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王式傳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式事魯許生免中徐公傳魯詩爲昌邑王師則王誦者必魯詩也龔遂爲此言疑亦傳魯詩之學至中尉王吉學韓詩而所引韓詩說亦與魯詩同義殆就王所學而導之也詳王吉傳

廉吏一人

廉察也

測宮清中備盜賊

壽昌案此言巡測宮垣清除中禁皆以防備盜賊也蓋清有潔除之義後書儒林傳盛清道之儀注清道以旄頭爲前驅也文選東京賦清道案列注清道謂蹕止行者西京賦測幸清候武士赫怒卽此中稱內也卽上奴婢在中者之中字本書藝文志對向以中古文易經注中者天子之書也百官表中謁者令卽續志之內者令也中人注奄人也後書蓋勳傳多出中藏財物以銀士注中藏內藏也故奄人古謂之中涓亦取涓潔內中之義測宮與清中本對舉語注引鄧展李奇說亦是特清中二字義未析故或疑爲不辭耳

臣故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

壽昌案同時有嚴延年字次卿者正爲涿郡太守故稱字長孫以別之羅紉卽羅敷如漢樂府日出東南隅采桑女子名羅敷焦仲卿妻詩東家有女自名秦羅敷是羅敷爲古美人名故漢女子多取爲字也

消狂不惠

類注消狂如今白癡壽昌案左傳成公十八年周子有兄而無慧杜注不慧蓋世所謂白癡此類注所本也惠卽慧古通列子穆王篇逢氏有子少而惠後書孔融傳將不早惠乎皆謂慧也

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

壽昌案象封有鼻不聞嗣君况象有子與無亦莫考世代無經典籍無徵豫章太守迎合宣帝意造此典故并云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特以擬海昏之不應紹封耳

傅子至孫今見爲侯

壽昌案今者班固時也海昏之封東漢時尙令羅紉以貞節卽尊位也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一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感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嚴朱吾仁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二十四上

後得朱賈臣吾仁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

皋膠倉終重嚴慈奇等

台嚴助共十二人惟膠倉嚴慈奇兩人無傳壽昌案慈文志

縱橫家有待詔金馬聊倉三篇注越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

傳作膠倉而此志作聊詩賦家有常侍郎莊慈奇賦十一篇

注枚臬同時師古曰七略云芻蕘者或言莊夫子子或云族

家子莊助昆弟從行至茂陵造作賦莊書作嚴避明帝諱也

又縱橫家有莊安一篇知嚴安亦不姓莊也

嚴助助日節發兵會稽

李元四年事

避南將軍將兵誅閩越

建元六年事兩將軍王恢韓安國

處之上塗

注蘇林曰塗音耿身之身壽昌案耿身之身字有一定之音

耶何可據以訂音韻引之亦陋

且越人絲方薄材

絲方字始此孟康絲音滅益轉音也

閩越王弟甲  
須注云甲者闔王弟之名壽昌案非也蓋史佚其名以甲乙

呼之如石建弟次甲次乙又徐甲翁甲之類後檢顧炎武日知錄亦謂顏注為非云卽下文所云閩越王弟餘善當淮南王上書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

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案今易經無而字

朱賈臣吳人也

案上嚴助傳云台稽吳人故此不言會稽

呼飯飲之

此傳云呼飯飲之飯可以言飲也于定國傳云定國會酒至

數石不亂酒亦可以言食也古人飲食通訓如此

白守丞

顏注謂守丞繫太守而言壽昌案守丞自一官顏說非也詳

見陳勝傳

任四千石之重

壽昌案壽王拜東郡都尉上遂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是為

兼任之始

後徵人為光祿大夫侍中

壽昌案攷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公孫

宏相在元朔五年踰三年薨當元狩二年下距太初元年凡

十八年此當公孫丞相稱光祿大夫是史臣追書也

從卒事誅  
壽昌案壽王誅死後武帝頗悔世見劉向傳案道侯韓說諫

帝語

游齊諸子開

觀下云諸儒生又云以諸侯其足游者益知諸子為諸侯子

游齊為游齊王侯開矣攷史記諸子作諸生似又非諸侯王

子與師古異

諸儒生相與排償

濱史記作償

諸侯賓客多厭之

史記作諸公賓客

御史成諫曰

壽昌案成在漢初為御史未傳其姓其諫高祖語惟見此及

匈奴傳中

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

案偃初拜郎中秩比三百石遷謁者比六百石中郎中大夫

皆比二千石中大夫於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此是元光

年間故曰存中大夫之號

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巨地侯之

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

亂取民皆可從茂陵

吾日暮

吾日暮

日暮下史記有途遠二字

獨孔車收葬焉

孔車沛校人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

壽昌案地理志無燕郡惟此一見又案史記無徐樂嚴安專

傳惟載此兩人文各一篇附入主父偃傳中莊氏雖列兩傳

亦止載此兩文並無生平事迹樂拜郎中後遷中大夫

名何必夏子

以夏子代禹湯此僅見下復又用禹湯二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曰故丞相史上書

壽昌案以時及之嚴安應是故丞相田蚡之史也蚡以元光

四年薨書中何南夷置亭障衛青燔龍城皆元光五年事略

茂州建滄海郡則元朔元年事時薛澤為丞相蚡故己四年

也又案蚡傳云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宜

僚屬中有嚴安諸人也

和之至也

史記無和之至也以上一段

丁男被甲丁女轉輸

此秦時女口亦僉下也賈捐之罷珠崖對則孝武時女子亦

乘亭障

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茂州建城邑

壽昌案南夷置亭障衛青燔龍城皆元光五年事略茂州建

滄海稱則元朔元年事荀紀載此書在元光二年通鑑在元朔元年宜從通鑑

燔其龍城

龍史記作龍

形東壤判帝爵諸侯

帝即形東爵即壤制史記帶爵作蜀

後曰安為騎馬令

騎馬令六百石屬太僕

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

案漢武帝得鼠終軍知之曰厥號曰鼯其文如豹詔何以知之對曰名見爾雅帝嘉之賜帛爾雅之業遂盛見郭璞爾雅

注何承天纂文

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

案此元符改元之議

便著事者有紀焉

案此即善紀

由是改元為元符

案終軍白麟奇木之對票騎抗旂等語下齊召南謂此對在

元符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事

在二年秋軍此時何能預言耶元朔六年衛青率六將軍絕

幕克復霍去病以票姚校尉至元符二年始為票騎將軍在

元年何以預言票騎冠一語後人所改試就誤承用也改定

告元語下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案紀獲麟在元符元年

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太緩又史記封禪書元鼎三年有

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為符蓋於此年追述二

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史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軍

對非真史誤因之壽昌案齊與劉說所疑皆是致荀悅漢紀

述此對從昔武王以下云云以上等語皆刪去亦以年事互

校多不合也終軍此對不必定在元符元年因時元符係追

改稱尚未定軍上此對有合帝意故遂改為元符對中以元

符元年後事為文中數張揚厲之助故多滯礙也說詳武帝

紀建元二年下

上奇軍對

重時正二十三歲

九江被公劉向張子儵華龍柳寢渤海趙定梁國龔德

藝文志詩賦家光祿大夫張子儵賦三篇漢中都尉丞華龍

賦二篇又有軍郎張豐賦三篇注云張子儵于是子儵且有

子能文也樂家雅琴趙氏七篇注云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

相魏相所出此趙定也雅琴龍氏九十九篇注名德梁人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定俱召見待詔後

拜為侍郎亦即此龔德龍字或傳寫偶脫也數人惟被公楊

襄無效又案張子儵與華龍俱附見蕭望之傳龍非正士為

宏兼石顯傾望之子儵則僅見姓名儵作嬌又見東平王傳

時以大中大夫奉璽書諭王

擊乘巨

注張吳曰駕則且至故曰乘巨顏注乘音食證反壽昌案且即但疑即後世之但馬也宋書江夏王恭傳平乘護馬不過二唐書儀衛志一品函箠有護馬六程大昌演繁露護馬猶徒馬今外官儀從有敬馬前行名坐馬亦曰引馬即但馬也

萬祥畢漆

顏注漆與琇字同壽昌案王莽傳聖瑞已漆亦同琇也莽傳又有百蠻并轄語又借轄作琇字

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

顏注辭語順澤不聽致命皆誅殺也劉放曰不聽而誅即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何說不聽致命乎壽昌案劉說是也王制有旨無簡不聽孔疏雖有旨意無誠之狀則不聽之此四誅者不以聽鄭注云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習此聽字屬上言猶聽訟之聽也不知顏氏何誤至此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史記褚先生作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

案洞冥記及朔別傳云朔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

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

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其他神異事不錄錄其

父母姓氏

朔給聘朱儒

顏注曰朱儒短人也壽昌案駢說文曰緩御也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馬使訓羣駟知禮孝惠本紀謂者執楯執戟武士騎比外郎顏注曰駢本殿之馭者百官表有騎卒屬僕射此朱儒蓋又騎卒所屬若傳稱羣駟者也

朱儒

壽昌案禮記作侏儒注訓短人即顏說所本蓋漢時取短人備供御戲弄若幸倡之類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八引語林云董昭為魏武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為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衛尉啼面云云是魏承漢制猶備有此等人仍名為侏儒也

適與為隱耳

顏注曰隱謂隱語也壽昌案藝文志有隱語十八篇世謂之度辭亦謂之謎說文曰謎隱語也文心雕龍曰自魏代以來顯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為隱語隱也者迴互其辭使之旨迷也鞠窮庚癸見左傳即隱之權輿郡姓名字詩見孔北海集黃絹幼婦見蔡邕題碑并謎見鮑照集皆總朔而起者也

歸遺細君

漢武故事朔娶長陵民家女宛若為小囊生子二人與朔俱死史記褚先生補傳云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

初建元二年微行始出

壽昌案漢自文帝後武帝益爲微行下云微行常用飲酎已又云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又云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又嘗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榻耳且疑上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姬賸上狀貌異之止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翁不聽姬醉翁以酒而縛之少年散走姬殺雞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姬賜金千斤拜其夫羽林郎此事見漢武故事御覽引之未詳史通述之通鑑引入

自言郭杜合

民自詭言於郭杜合也

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

壽昌案武帝屢幸雍幸甘泉幸汾陰踰隴登空同幸緱氏登嵩高登封泰山臨汝河通中道出蕭關自代還幸河東幸東都南巡狩登滎天柱山自潯陽浮江出縱陽北至琅邪並海東巡海上幸東萊安定皆自建元六年太后崩後車駕四出刻無安歲故史特載此言於此

後迺私置更衣

漢注爲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官人壽昌案注以更衣爲易衣誤也蓋更衣卽行清之地俗謂之廁亦云圖也論衡四諱篇更衣之室可謂臭矣語可證又案本書孝武衛后傳云帝起更衣于天侍尙衣是帝之易衣爲尙衣不云更衣也大約臣

所曰廁帝奏廁爲更衣以敬至尊不敢褻言也若灌夫傳有云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其更衣方是易衣與此有別又案王莽傳下云及後閣更衣申注皆約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壽昌謂此亦宮內廁屋也曾注誤故顏亦本之

累郎臺

郎卽廊

斥而營之

顏注曰斥卽也壽昌案史記李廣傳云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害索隱曰斥度也此斥字亦宜訓度

願陳秦階六符

壽昌案藝文志天文家有秦階六符一卷注引李奇曰三台謂之秦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疑朔所陳卽陳此書也此注引應劭曰黃帝秦階六符經云云亦引此書而不云朔卽陳此然則朔所願陳者何言耶藝文志無黃帝字無經字與此傳同

陰慮主病國巨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

壽昌案病困之困 殿監各本以病字斷句困字作困屬下

句毛本作困則從困字句似作困字爲勝以困字可省困則

下豫贖句及陰慮平句有根也又案外戚呂后傳云病困以

趙王祿爲上將軍云云正與此同

安陵爰叔者爰益兒子也

爰益有兒子名種曾爲益畫策卽呼益字爲絲者也此復有

姜叔亦益兄子亦善畫策不知卽姜桓或別一人

集上書卷曰爲殿帷

應劭曰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榭壁階  
漸濫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舍儉好醜不相副  
俾見風俗通

設戲車

壽昌案戲爲戲弄之戲顏注衛箱傳云如今之弄車之技是  
也可移注此處戲車設在武帝時文帝時尙未有也韓延壽  
傳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駢卽此戲車也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注師古曰今易無此  
文已解於上也

壽昌案此易緯通卦驗語也大戴禮禮察保傅兩篇小戴記  
經解賈子胎教雜事大史公自序說苑建本篇皆引之亦小  
有異詞准文選任彥升竟陵文宣王行狀聽受一謬差以千  
里李善注引易乾鑿度云云但於本下多一而字

好作問之

顏注故勳作而問以言辭也壽昌案禮記樂記作者之謂聖  
注作造也言好造一說以問之也

弁嚴子爲衛尉

弁與不同弁嚴子卽下莊子也莊字亦避明帝諱改爲嚴非  
當時語也

伊尹爲少府

壽昌案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主天子內藏也伊尹一介不  
與一介不取故以此屬之應注謬

益爲右扶風

季路爲執金吾

伯夷爲京兆

管仲爲馮翊

仲山甫爲光祿

壽昌案右扶風以下四官皆太初元年所改而公孫宏之爲  
丞相在元朔五年莫在元狩二年皆下去太初二十餘年此  
文下云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云云則所引官名多不合

疑朔此等雜文後有改易流傳轉寫致多譌舛也  
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壽昌案竄之爲細史大夫在元封元年距公孫楚時已十有

二年其中如司馬相如等多已故者此乃以方今兩字冠  
下相提並舉益徵此文雜出不能以事實繩之也

俱在左右該明而已

史記諸少孫補傳云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講者常持節出  
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

避世於朝廷開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

酣據地臥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  
何必深山之中菑廬之下

同胞之徒無所容括

案此足徵朔有兄弟也

并為十二國

顏注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文選李善注引張異說同即顏所本也然案鄭為韓哀侯所滅在周烈王元年去儀秦時已遠似不當有鄭也

故談說行焉

文選作故說得行焉

安於覆孟

案此下文選有天下均乎合為一家八字

動猶運之掌

文選作動發舉事猶運之掌

吾敢望常侍節平

文選無常字

故曰語異事異

文選此句上有傳曰天下無善難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

同雖有賢人無所立功二十六字

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

文選李善注云說苑太公七十而相蜀案此用說苑尊賢篇

而檢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舉而用之韓詩

外傳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皆作七十二與此同

微行而不敢忘也

文選敏行上有修學一字

碎若鸞鶴

鸞鶴詩小雅作脊令左傳昭公七年引作即令爾雅釋鳥作

鸞鶴

天有常度至人之言

文選李善注云皆孫卿子文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案兩語出家語

冕而前旒四語

文選李善注云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

枉而且之六語

文選李善注云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同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

壽昌案朔此篇託辭於吳王而云海內晏然天下大治又云

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吾奉其職而來朝賀此文啟諸侯

王兵命辭特失檢史乃稱文為最善全引入傳中亦未審

八言七言上下

注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壽昌攷東方集末之見詩經如我不

敢傲我友自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不過一兩語耳以後古

人集中未見此體又案朔集有騷辭名七諫七篇本傳未敘

人

戒其子呂上容

壽昌案朔本集錄其子詩全篇云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三

戲游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

依隱玩世詭時不違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

和遺餘不遷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

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贊止節錄首陽以下六語而柳下

作柱下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三

長沙周壽昌校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二十六

賈少為騎士

案賈祖文昆邪以功封平曲侯於景帝中四年以罪免故賈

未得耐賈少為騎士猶以足家故也傳未敘及免侯一層

後八歲

武帝太初二年

安世者京師大俠也

游俠傳獨不敘朱安世以其造巫蠱之亂貽賊國家不足稱

俠也

遂父子死獄中家族

征和二年事計賈為相至死獄中前後十三年壽昌案武帝

朝丞相以罪誅死者五人李蔡莊青翟趙周外劉屈氂更始

妻子梟首於街市而公孫賈則族誅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

壽昌案此宗室為相之始時甫分丞相為左右屈氂為左丞

相而其右仍闕

會侍郎莽通使長安

壽昌案此莽通應正作馬通在莽何羅未造逆以前也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

注如氏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即當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二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三



謂憚爲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爲通矣壽昌案顏駁如說雖是而不盡然也攷漢舊儀云列侯爲丞相相國號君侯楊敞傳代王詎爲丞相封安平侯敞夫人謂敞曰使九卿來報君侯云云是列侯爲丞相稱君侯之證傳憚憚爲平通侯邊中郎將旋以罪免侯爲庶人樞素驕貴邱常之稱爲君侯亦借尊稱以諂之非典故也如氏據漢舊儀爲說自是正論後漢以來凡尊官俱稱君侯六朝更濫馳矣若憚傳所稱一時諛語顏似不得以此一言駁如說爲不通矣

### 車千秋車姓田氏

本田千秋也車丞相時人號之拜非本姓乃傳首作車千秋轉以本姓田氏附敬項安世曰田千秋好乘小車子孫遂爲車氏壽昌案其子田順嗣侯尚爲田氏其更姓車者或其裔孫也

### 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

此麗字不可作美好訓公孫宏傳亦有此語時宏已六十餘田千秋雖不知其年而長八尺餘與宏皆不可以美麗言案麗雖也雖明也言其容貌俊偉光明也正謂麗亦訓光明朱雲傳長八尺餘容貌甚壯壯則麗互文也金日磾傳長八尺一寸容貌甚威嚴卽壯也

### 又無伐閱功勞

伐閱卽閱閱猶門弟也正讀門在左曰闕門在右曰閱史記

功臣年表人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閭積日曰閭後章功

紀以起明不繫閭閱與此同意

敬不舉君之顰

臣下上壽允之則曰敬舉君之顰如兒實是也不允則曰敬

不舉君之顰如田千秋是也後書明帝紀十七年五月百官

公卿奉顰上壽制答之末云不敢有辭其敬舉顰恭中興後

制尚如此

子順嗣侯

千秋尚有弟爲函谷關都尉一子爲雒陽武庫令見魏相傳

聖莽妻卽戚女

莽自以爲田氏之後故與王氏結婚而不諱也其稱曰宜春

氏者蓋以侯封爲氏猶周陽侯趙兼後氏周陽也

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

傲始以大將軍長史爲搜粟都尉

傲夫人遽從東箱

此卽太史公之女

宣帝卽位月餘傲薨

帝六月卽位傲八月薨

脛脛者未必全也

脛脛卽脛脛

真入所謂鼠不容穴銜囊數者也

注李奇曰真入正人也壽昌案此真字煩語助本可不注注

轉未析矣蓋言真是恆人所謂云云也李注正字通俗言正是也

總領從官

壽昌案光祿勳爲郎官之長楊惲於神爵元年以中郎將爲諸史光祿勳五年至是以罪免故追述云云柏梁詩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

其詩曰田波南山六句

壽昌案張晏詳作詩注文致周內顏注取之壽昌竊意宜帝更而生惡者且書中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數語蓋先時數長樂告惲罪有昭帝崩今復如此又上行不至河東等語帝觀此書更實其言矣不單係此詩語

曰爲人主師當爲宰相

義授經於昭帝尙爲御史大夫迨宣帝六月卽位義於九月始爲丞相光云爲人主師尙指昭帝時事

語至夜半至萬年邇不復言

壽昌案夜半父子相語胡以泄於外而傳之史策乎感不獨廉平不如父矣

公移救書曰顏注公然移書以約救也

壽昌案唐時惟詔命始稱救時有不經鳳閣覽臺不得爲救之語師古注此故云移書約救案之本文則云救書不云書

救也蓋漢時救爲上命下之辭凡官長行於掾史祖父行於子孫皆可稱救時延壽傳救功曹譙謂白孫寶傳徵爲京兆

尹故吏侯文東部督郵寶救曰今日應車始當順天氣後

書張奮傳臨終救家承又奮稱純遺救固不肯受歐陽氏集

古錄書韓敕碑後云書無以救命名善秦制天子之命稱敕

漢用秦法臣下豈敢以救命名而繁陽令楊君碑陰有故民

程救字伯嚴是漢時不獨一韓敕也董道廣川書跋云南齊

時有劉救爲始興內史是名救者不獨漢爲然歐陽或承師

古此注而攷之未密也

主守盜受所監

案卽今律監守自盜也注引如氏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

市是漢律最重而陳威僅坐免殆所取未足十金也

問汝南朱生

壽昌案鹽鐵論朱生作朱子伯

魯國萬生

案鹽鐵論作魯萬生無國字

斷斷焉行行焉

案鹽鐵論作問問焉侃侃焉

中山劉子

案鹽鐵論作劉子雍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楊王孫者

壽昌案王孫名貴京兆人見西京雜記

款木爲匱葛葛爲城

壽昌案禮記禮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槨周人棺槨明棺槨之制至殷始備上溯有虞而不及陶唐想所謂窆木爲匿萬墓爲緘者亦必堯始有之羣臣百姓尙未必能備也

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

案此胡建呼其走卒也而稱之曰公大約漢時稱公不甚重如高帝好殺罵者也而呼蕭何周昌爲公馮唐郎官也文帝呼之爲公鄧公校尉也景帝呼之爲公罷錯人子也其父呼之爲公秦漢縣令皆稱公此則建之走卒建亦以公呼之知公必當時爾汝之稱非甚尊也

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

光傳云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安之父也據鹽鐵論賢良文學議在昭帝始元六年二月已云胡建不得其死則此必是年正月事

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

壽昌案守丞自是官名詳見陳勝傳若加顏注當云守華陰

承嘉上封事矣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

至福復上書曰

壽昌案百官表鳳死於陽朔三年八月成帝本紀鴻嘉二年廣漢男子鄭躬反永始二年山陽鐵官蘇令等反福上書中有此二事則必在永始一三年矣距鳳之死已八九年則是時以下云云疑有舛誤

今不評伯者之道

顏注曰伯讀曰霸壽昌案此文從王道入下又云亡益於時不願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此伯者之伯疑作王毋令火始甯甯

廟今書作災矣

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壽昌案續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縣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白後漢以來郡縣皆祀聖人唐宋以後益盛漢成帝時因梅福復言綏和元年謂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自後歷代襲封公侯爵皆由梅福此言發之舜曰爲惡人黨皆當禁國

案石段陳咸等傳皆作禁網固卽網也後漢黨錮之禍皆自莽此說倡之也

擢爲魯郡大尹

壽昌案漢之魯國王莽時改爲郡終漢書僅此一見東漢時復爲魯國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止書室中不入

壽昌案畫室當是殿前西閣之室楊敞傳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云云又云畫人有堯舜禹湯則知西閣畫古帝王像故稱畫室校晉漢官典職曰明光殿中皆以胡粉塗殿紫青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讀文苑英華盧碩畫諫曰漢文帝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薶善旌諫諷

本故諫鼓擊象益知漢宮殿皆有圖書也時臨帝御殿內光  
止西閣之室中以待命不入言不入殿也何焯曰或云畫室  
即武帝畫周公負成王朝諸殿以賜光光奉之於室中也案  
何說附會無據且若爲光私室者然是與如氏注爲近臣計  
畫之室同誤不如顏注爲應畫之室尚近

獨目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

壽昌案光爲大將軍正武帝朝無印綬官屬延年初以材略  
給事大將軍莫府故稱故吏

唯大將軍令

壽昌案晉書禮儀志引漢儀云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  
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說時光無印  
綬官屬而大將軍可以令行知令最尊也上云遂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必皆以令召之故議  
者皆叩頭爲此言則統丞相以下悉尊其令也

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

顏注屬耳近耳也壽昌案都廣明總也後書宗室傳柱大都  
郎注都郎都總其取也耳語辭言總取中郎所屬之人自隨  
耳光之初出屬曰者必多何但取證於屬耳也

光祿大夫吉

吉卽下顏注之景吉也本兩吉唐避兩字諱作景

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曰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

案漢世以孝爲謚不載表志得此發明後書荀爽傳曰臣聞

之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燥於火故其德爲孝又曰故  
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造孝經  
長信少府臣嘉

顏注不知姓案下有侍中傅嘉或卽此人

獨衛孝武皇帝二十有餘年

壽昌案官中紀謂風惟本傳前云出入禁闥二十餘年追征  
和二年武帝始心重光謂可屬社稷至後元二年凡五年合  
計之約論三十年矣

及顯寡居與長史亂

注晉灼曰漢諸東閻氏亡顯以婢代立壽昌竊以情事推之  
疑東閻氏無子僅一女爲上官安之妻顯生子璿璿故光以  
爲後妻光薨後璿奉其母爲太夫人遂總所欽也  
禹故長史任宣僕問

此禹爲右將軍時之長史也大司馬無官屬卽前太中大

夫護喪事者

琴我印綬

時禹爲大司馬本無印綬也右將軍金印紫綬禹出拜右將  
軍至是罷其職僅領大司馬虛銜也

令人不省死

不省言不自明其何遇不省死猶俗云不明白死也

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

徐仁字中孫

使樂成小家子

使字疑是史字之誤表作便樂成則又因與使字近而誤也

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

宣帝時亦居尚冠里中應與博陸居相近三輔黃圖云京

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

元始元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壽昌案光後子孫族誅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而其

從父昆弟尚有曾孫在河也

日碑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

言皆為帝所愛以為弄兒也愛字不屬上日碑說

走趨臥內

壽昌案內房也臥內即天子臥房也上云坐內戶下即坐其

房之戶下也

日碑兩子

日碑本三子為弄兒時自翫其長子故此止兩子

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

壽昌致百官表金賞為太僕在宣帝甘露四年賞即位之一

十四年踰年宣帝崩是其末年也賞上書去妻當在未為太

僕以前

上召岑拜為使主客

宋祁曰拜為下當添郎字今凌本毛本俱添而殿本無之

蓋照其宋舊本也

使待幸錄車

注李奇曰蓋錄車常設以待幸也如氏曰幸錄車常置左右

以待召載皇孫晉灼曰漢注錄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

從壽昌案續志云皇孫錄車注獨斷曰錄車名曰皇孫車天

子有孫乘之若太子則乘子青蓋車也時武帝無孫故製錄

車以待幸取嘉光也如氏名之曰幸錄車既不成文且待字

何屬也

而參使匈奴中郎將

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為匈奴中郎將也是使匈奴下

原本有拜字也今各本俱脫去惟凌本有且從之

徵為大司徒司直

一本作大司馬殿本從之壽昌案此哀帝時更丞相為大

司徒丞相有司直大司馬位雖尊於元壽二年始置官屬有

長史不聞有司直也

本曰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壽昌案日碑本匈奴休屠王子入中國受姓金氏之始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二十九

至符奚盧山

壽昌案匈奴傳封題除渠堂為度奚盧侯蓋即其地符與盧

譯寫各異也匈奴有大山曰盧山殿本作盧亦寫官之誤

屯緣邊九郡

壽昌案傳前言六郡緣邊自西及北此九郡自北及東也

是後羌人秀錄前言抵冒瀆渎水

前先秦蒙所言雖經安國奏爲充國所劾朝議故未許也羌人乃殊前言抵法冒禁而獲故云抵冒

恐怒亡所信鄉

方扶南云恐怒言恐其見怒于匈奴怒其被擊于安國也亡所信鄉言欲信匈奴而不及讎謀欲鄉漢朝而已爲所擊也下文青岬犯塞甚明師古注不得上下文原委壽昌案恐怒須仍作恐中國之怒解下亡所信鄉則依方說較注爲透夜引兵上至落都

注服虔曰山名也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落都水又東逕樂都城南樂都卽洛都也後書馬武傳又戰于洛都谷注云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續志金城郡浩疊有雒都谷亦卽此落都也

合疏補山間虜注

疏跡亦字近而謫師古注作跡字爲勝

此虜在竟外之册

册卽策此傳中凡策字俱作册

合擊罕丹在鮮水上者

壽昌案方輿紀要引括地志云合黎水一名鮮水破合黎出張掖之刪丹地志云西至酒泉合黎卽此水也蓋鮮水卽西海王莽傳羌蒙獻地爲西海卽卽此今謂之青海也

目一馬自化負三十日食

俗用化負化字本此案揚子方言凡以驢馬駝駝載物者謂

之負他他卽化字本書同馬相如傳駟駝蒙駝顏注蒙駝者言其可負蒙壘而駝故以名云是唐以後借作駝不作化矣後又出一駝字見廣韻集韻顏會正韻等書玉篇云馬負貌卽此化負之化今皆承用駝字竝不知爲化矣

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

顏注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又注曰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凌本無此注九字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凌雅隆謂劉說爲勝壽昌案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顏說案師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微不作敵也劉讀雖亦有身然歲數以勝微是對舉相較語究以顏讀爲勝

遺繡衣來責將軍

漢制直指使者繡衣案部可以軍興法從事

金城隍中穀斛八錢

壽昌案食貨志穀至石五錢是中土也此每斛八錢是邊地也皆當宣帝時豐穰屢歲

計度臨羌東至浩疊

壽昌案臨羌浩疊皆金城郡之屬縣也謹案 大清一統志

臨羌故城在今西甯府西甯縣西浩疊故城在今西甯府碾

伯監東接平番縣與西大通堡相近浩疊水一名閭門河入

渥水渥水又東合羌水逕臨羌縣故城蓋昔羌戎故城也其間郵亭多壞敗者

壽昌案金城郡爲昭帝六年所置王宣帝神爵初不過二十  
年而郵亭已多壞敗觀下云繕鄉亭浚溝渠始湟廕以西道  
橋七十所足徵壞敗不少又案馮奉世傳羌虜攻隴西府寺  
繕燒置亭絕道橋是元帝永元二年金城故隴西郡分置  
地界相連其郵亭壞敗又可想見

居民得並田作

壽昌案並田作言民田與屯田同時並作固不相妨也顏注  
曰並且也非是

唯明詔博許公卿議臣採擇

議臣計議之臣也張蒼稱計相後世稱議政大臣之類非專  
指議郎也

五府復舉劾

漢傳先云四府者丞相御史大司馬左將軍也此云五府者  
加入右將軍也攷段會宗傳五府舉段會宗爲西域都護時  
王前爲右將軍壽昌又案杜鄴傳鄴說王音曰成都族商以  
特恩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蓋前後左右將軍皆  
得府皆得舉吏但四將軍不常置亦不並置故時止四府也  
印家將軍已爲安世本持襄營筆事孝武數十年

注張異曰囊囊也近臣負囊營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  
壽昌案製即囊筆囊言可擊之以行也案書劉蒼傳周捨問

壽昌書官善其術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查各曰張安世  
傳曰持囊爲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囊囊  
也近臣營筆以備顧問今無韋昭注而張安世傳亦無此言  
此查一時誤記耳

朝廷每有西夷大議

朝廷宋祁曰庭改作廷壽昌案庭廷古通用說見前

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  
守

充國殺辛氏應卽充國傳所載辛武賢罷官恨充國上書告  
趙卽卽下吏自殺此時之事然未明趙家何人殺之殺辛氏  
何人也慶忌傳稱三子皆貴官皆有將帥材亦未聞何子殺  
人殺趙氏何人並有以殺人被罪者其左遷酒泉太守以傳  
與表慈之應在成帝初年未久也

傳常鄴甘陳段傳第四十

介子以駭馬監求使大宛

壽昌案駭馬監屬太僕而城百官表駭馬有舍丞無監續百  
官志注引同後漢有左駭舍亦無監疑此監字爲舍丞字誤  
也

樓蘭王安歸

安西域傳作嘗

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

時傳爲假吏